

列仙全傳

列仙全傳序

濟南李攀龍撰

嘗觀魏文帝典論有云年壽有時
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
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味斯言
也豈非念吾生之匪易不應偕草

木而齋彫假文辭以寄聲將與
天地而同永哉是誠高論何謂狂
談然要之終為虛名而已於吾身
何益也張季鷹曰使我有身後名
不如生前一杯酒陶澐明之曰吁
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夫二子者

豈不以身既不存名將焉用者神
已後令嬰安知暢哉斯言抑又達
矣若迺等而上之俾形神永合則
身名俱存不有神仙之學乎哉道
遙玄圃屢看東海揚塵嘯傲丹
丘幾見桃花結實是效堯君三皇

教主奄隋唐而猶現赤松炎帝兩
師逮秦漢而還存東方曼倩三
竊瑤池之桃純陽呂祖每醉岳陽
之酒黃安負龜于武帝張果辯鹿
于明皇之數尺者或萬年或數子
年或數百年皆棲神碧落遊化

人間無藉文章而顯不做聲聞而
存良生人之要道不朽之鴻圖哉
是以高人逸客罔不慕其休風智
士名賢咸思步其芳躅等珠玉於
瓦礫以軒冕為糞籠收軒皇龍
牙視萬乘若一毛玉子鳳升棄儲

宮猶歎屨至如匡裕結茅於廬山
安期賣藥於海上黃初平牧羊於
金華丁令威化雀於遼水譚景
升辟穀於嵩山陳國南服氣於華
嶽一朝有悟輒飄然長往而不返
者良有以也善乎方城宗子有曰

人世有二樂上焉者乘青雲弄紫
霞而次則宏辭麗句照耀今古
名並日月萬世莫得而掩焉殆兼
三子而有之哉龍鳳事辭林慨
碧紗之空兆晚耽玄理翼石髓
之倘逢習靜山中澹然無事日念

劉向陶弘景二神仙傳所載僅漢
晉以上而六朝逮今闕焉讀者少

之迺搜羣書希二傳舊所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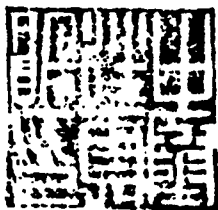
共得四百九十七人合而揀之名曰列

仙全傳雖乏江淹之彩毫無能

增輝闈苑廢幾裴航之玉杵預將

通贄瀛洲他日乘雲瓊島邀白
傅以論詩跨霍瑤天覓青蓮而醉
月一喚相逢固非未同而言客也

新都汪雲鵬書



黃一木鑄

有象列仙全傳目錄

第一卷

老子

木公

西王母

太真王夫人

東王公

上元夫人

赤松子

炎帝少女

容成公

廣成子

黃帝

甯封子

赤將子輿

洪厓先生

馬師皇

王倪

何侯

帝舜

偃佺

宛丘先生

姜若春

附

鐵拐先生

務光

孟岐

匡裕

彭祖

錢鏗

青鳥公

范蠡

劉越

匡續

葛由

蔡瓊

彭宗

馮長

王子喬

沈義

賈氏附

周亮

涓子

亢倉子

琴高

寇先

馬丹

王偉玄

韓崇附

負局先生

列子

莊子

尹喜

尹軌

第二卷

丁令威

李八百

明香真人

折象

宋倫

王子

太陽子

太陽女

絕洞子附

太陰女

太玄女

墨子

浮丘伯

祝雞翁

皇太姥

古丈夫

毛女

徐福

孔丘明

駱法通附

黃石公

控鶴仙人

鬼谷子

馬成子

茅濛

魏真君

蕭史

弄玉附

劉海蟾

盧侯二仙

蔡女仙

白石生

涉正

杜宇

安期生

朱仲

清平吉

劉京

武夷君

茅盈

茅固附

茅衷附

屈處靜

魯妙典

脩羊公

鮑叔陽

司馬季主

巫炎

朱璜

阮丘附

劉安

八公附

尹澄

緱仙姑

金申

王真

李根

蘇耽

東方朔

稷丘君

李少君

衛叔卿

衛度世

許由

巢父附

王興

黃安

車子侯

郭墁 太山老父 拳夫人 魯生女

程偉妻 壽光侯 史通平 馬明生

丁義 丁秀英附 莊君平 薊子訓

焦先 唐公昉 靈壽光 南陽公主

陰長生

第三卷

王褒 王仲都 樂巴 徐登

陵陽子明 張惠明 雞窠小兒 瞿武

上成公 范幼冲 毛伯道 劉道恭附

謝稚堅附 張兆期附 方回 陳末伯

陳增族附 趙丙 董仲 陳安世

莊伯微

東郭延

華子期

蘇林

仇先生附

江妃二女

劉根

谷春

梅福

龍述

姚光

魏伯陽

虞生附

王老

張道陵

雍夫人附

王長附

趙昇附

劉晨

阮肇

沈文泰

李文淵附

王喬

蕭綦

王遠

蔡經

麻姑附

子英

于吉

宮嵩

董奉

封衡

介象

鍾離簡

鍾離權

劉諷

介琰

李阿

朱孺子

王玄真附

左慈

張魯

王梵志

第四卷

呂恭

黃初平

黃初起

附

羅真人

賀元

蘭公

湛姆

費長房

壺公

附

嚴青

藍采和

沈建

耆域

王質

蓬球

葛玄

屈氏二女

附

梁謚

曹仙媪

鮑靚

孫登

王烈

嵇康

吳猛

行客

吳彩鸞

文簫

附

許遜

陳勲

附

時和

附

周廣

附

魯亨

附

施岑

附

甘戟

眭烈

許遜姊

附

黃仁覽

黃萬石

附

許遜女

附

潘茂名

彭抗

郭璞

許毛

王道真

鄭思遠

許邁

許穆

許羽附

葛洪

鮑姑附

張元化

黃野人

晉麻姑

第五卷

劉綱

樊夫人附

東陵聖母

張昭成

孟欽

范豹

交趾道士

王玄甫

鄧伯元附

謝仲初

馬儉

王嘉

扈謙

文斤

麻衣子

鄧夫奢

韓越

孫博

孫遊岳

陶弘景

桓闔

寇謙之

成功興附

韋節

鹿皮翁

王知遠

張岳

萬振

鄧郁

羅郁

韋坊

魯文迪

徐則

蕭子雲

楊羲

白鶴道人

王延

李順興

孫思邈

黃子陽

趙真人

潛翁

岑道頤

崔之道

瞿夫人

張果

葉法善

崔子王

苗龍

羅通微

匡智

匡大郎

明崇儼

王旻

蘭冲虛

韋善俊

僕僕先生

應夷節

王帽仙

王遙

司馬承禎

焦靜真

饒廷直

班孟

鄔通微

黃華姑

附

附

第六卷

許宣平

許明怨婢

附

聶師道

傅先生

王可交

李筌

驪山老姥

附

李白

白居易

附

李長者

商榷霞

懶殘

湘中老人

邢和璞

吳道元

羅公遠

羅子房

申泰芝

薛昌

薛季昌

徐佐卿

武攸緒

裴玄靜

帛和

張盪

邊洞玄

趙惠宗

顏真卿

鳳綱

黃升

蔡道人

附

王昌遇

張落魄

附

何仙姑

呂巖

張志和

李賀

韓湘子

瑕丘仲

江叟

許栖岩

俞靈瓚

伊邪玄解

王四郎

李珣

柳實

元徹

權同

盧山人

威道遙

唐居士

第七卷

裴航

雲英附

軒轅集

劉元靖

錢朗

鄭全福

羊愔

侯道華

廖師

劉德本

劉瞻

黃洞源

瞿栢廷

閻丘方遠

譚峭

何令通

馬大仙

何氏九仙

甘大將

赤肚子

汪台符

麻衣仙姑

爾朱洞

二漁人附

陳搏

劉玄英

譚紫霄

景知常

蘇澄隱

劉女

劉希岳

馬湘

張九哥

甘始

王鼎

賀蘭

曹國舅

侯先生

曾志靜

陳易

陳太初

張伯端

劉斗子

石泰

趙吉

徐問真

黃希旦

徐熙卷

申屠有涯

朱有

陳仁嬌

邵曉

雷隱翁

林靈素

李鼻涕

吹角老兵

張俞

莎衣道人

王文卿

陶道人

王畫龍

附

李思廣

羅晏

張虛白

魏二翁

羅昇

劉益

武元照

孫賣魚

梅志仙

范子珉

第八卷

武志士

薩守堅

憑觀國

王壽

宋耕

孔元

石坦

馬銓

孫仙姑

上官道人

呂道章

譚處端

劉處玄

徐彎

丘處機

唐廣真

陳楠

訾亘

葛長庚

彭耜

朱橘

鞠君子

附

郝大通

賈躉翁

李志方

王處一

李靈陽

顏筆仙

郭志空

宋有道

李雙王

盧六

李戡子

張留孫

吳全節

黃公望

張仙姑

張模

趙友欽

周史卿

張拱

洪志

李笈

洞真子

岳真人

景素陽

莫月鼎

張三丰

劉道秀

張中

周顛仙

冷謙

周玄初

任風子

裴仙

沈野雲

海上老人

第九卷 補遺

姮娥

吳剛

長乘公子

張天翁

馮延壽

宋來子

王中倫

王次仲

張麗英

王暉

翟天師

灰袋

敖仙

王纂

魏存華

單道開

祁嘉

黃道真

蕭防

宋玄白

陸法和

神和子

錢妙真

劉珍

潘師正

謝自然

胡惠起

鄧紫陽

殷七七

李昇

費文禕

杜光庭

劉無名

葉千韶

山圖

晏仙人

楊昭慶

柴通玄

丁少微

趙自然

張無夢

徐道士

抱一道士

石仲元

林遇賢

郭上竈

甄棲真

管歸真

魚肉道人

藍喬

趙棠

劉混康

侯谷神

楊父

崔自然

陳葆光

韋恕女

劉野父

許碯

蘇舜卿

沈鱗

牟羅漢

劉遁

李常在

張遠霄

費孝先

張道清

二張仙翁

張先生

楊權

裴老人

張秉

田志亨

吳守一

程守善

吉志通

王當陽

張得一

梁野人

鄧牧

張金箔

無名道

董伯華

周思得

列仙全傳目錄

及自三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一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老子者太上老君也。混沌圖云。初三皇時。化身號爲萬法
天師。中三皇時。爲盤古先生。伏羲時。爲鬱華子。女媧氏
時。爲鬱密子。神農時。爲大成子。軒轅時。爲廣成子。少皞
時。爲適應子。顓帝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錄圖子。堯時。
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禹時。爲真行子。湯時。爲錫則
子。老君雖累世化身。而未有誕生之迹。迨商陽甲時。分
神化氣。始寄胎玄妙王女。八十一年。暨武丁庚辰二月
十五日卯時。降誕於楚之苦縣瀨鄉曲仁里。從母左腋



老子

而生於李樹下。指樹曰：此吾姓也。生時白首面黃白色。額有參牛達理。日月角懸長耳。矩目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美鬚廣頰。踈齒方口。足蹈三五。手把十文。姓李。名耳。字伯陽。號曰老子。又號曰老聃。周文王爲西伯。召爲守藏史。武王時遷爲柱下史。成王時仍爲柱下史。乃遊西極大秦竺乾等國。號古先生。化導其國。康王時還歸于周。復爲柱下史。昭王時去官歸亳。隱焉。後復欲開化西域。乃以昭王二十三年。駕青牛車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知之。求得其道。二十五年降於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時復還中夏。平王時復出關。開化蘇隣諸國。復還中國。敬王十七年孔子問道於老

聃退而有猶龍之嘆。烈王三年過秦。秦獻公問以歷數。遂出散關。赧王九年復出散關。飛昇崑崙。秦時降峽河之濱。號河上公。授道安期生。漢文帝時號廣成子。文帝好老子之旨。遣使詔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卽命駕詣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一也。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屈何。乃高乎。朕足使貧賤富貴。須臾公乃拊掌坐。躍冉冉在虛空中。如雲之昇去地百餘丈。而止於玄虛良久。俛而答曰。今上不至天中。不類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富貴貧賤乎。帝乃悟。知是神人。方下輦。稽首禮謝。授帝道德二經。成帝時降曲陽泉。授于吉太平。

真經。章帝時授于吉。一百八十大戒。安帝時降授劉圖。罪福新科。順帝時降授天師三洞經錄。桓帝時降天台。授葛孝先。上清靈寶大洞諸經。魏明帝時降嵩山。授天師寇謙之。新科符籙。唐高祖時降牟角山。語古善行。唐公受命符。玄宗天寶初降丹鳳門。帝親享之。興慶宮。隨又降語田同秀。以函谷所藏金匱靈符。又降語王元翼。妙真符。宋政和二年降華陽洞天。授梁先生。加句天童。護命經。蓋無世不出。先塵劫而行化。後無極而常存。隱顯莫測。變化無窮。普度天人。良不可以具述者矣。史云。老子西昇之時。五色光貫紫微。昭王令太史占之。云。當有聖人西去。千年之外。聲教返北。此西化之兆也。自昭

王甲寅至漢永平。果千年焉。續博物志云。唐高祖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父老。呼善行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即其祖也。高祖因立廟。高宗追尊。玄元皇帝。明皇為註道德真經。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京師號玄元宮。諸州號紫極宮。尋改西京為太清宮。東京為太微宮。皆置學生。尊號曰太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

木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民物時。鍾化而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道性凝寂。湛體無為。將贊迪玄功。育化萬物。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東王公。凡上天下地。男子登仙得道者。悉所掌焉。嘗以丁卯日登臺。觀望轉劫。



木公

學道得仙之品。品有九。一曰九天真皇。二曰三天真皇。三曰太上真人。四曰飛天真入。五曰靈仙。六曰真人。七曰靈人。八曰飛仙。九曰仙人。凡品仙昇天之日。先拜木公。後謁金母。受事既畢。方得昇九天。入三清禮太上而觀元始。漢初有群兒戲謔於道曰。着青裙。上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莫之知。唯子房往拜焉。乃語人曰。此東王公之玉童也。

西王母。即龜臺金母也。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於伊川。姓緜。一作何。詳向字婉姪。一字太虛。配位西方。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調成天地。陶鈞萬品。凡上天下地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居崑崙之圃。閼風之苑。王樓玄。

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女也生而頂有六毫唐武后時
住雲母溪年十四五夢神人教曰食雲母粉當輕身不
死夢明甚因餌之遂誓不嫁常往來山谷其行如飛每
朝去暮則持山菓歸遺其母後漸辟穀語言異常武后
遣使召赴闕中路復失去景龍中白日昇仙天寶九載
見于麻姑壇立五色雲中大曆中又現身于廣州小石
樓刺史高翬上其事于朝

呂巖字洞賓唐蒲州永樂縣人祖渭禮部侍郎父讓海州
刺史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生因號純陽子初
母就蓐時異香滿室天樂浮空一白鶴自天而下飛入
帳中不見生而金形木質道骨仙丰鶴頂象背虎體龍

腮鳳眼朝天雙眉入鬢頸脩顴露額闊身圓鼻梁聳直
面色白黃左眉角一黑子足下紋起如龜少聰明日記
萬言矢口成文身長八尺二寸喜頂華陽巾衣黃襦衫
繫太皂絲狀類張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襁褓馬祖見之
曰此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外物他時遇廬則居見鍾
則扣留心記取後遊廬山遇火龍真人傳天遁劍法唐
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時年六十四歲遊長安酒肆見
一羽士青巾白袍偶書三絕句於壁其一曰坐卧常携
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都乾坤許大無名姓疎散人間
一丈夫其二曰得道真仙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
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峯其三 筭莫厭追歡笑



語頻尋思離艷可傷神。閒來屈指從頭數。得到清平有
幾人。洞賓訝其狀貌奇古。詩意飄逸。因揖問姓氏。再拜
延坐。羽士曰。可吟一絕。予欲觀子之志。洞賓援筆書曰。
生在儒家遇太平。懸纓重滯布衣輕。誰能世上爭名利。
欲事天皇上。王清羽士見詩曰。吾雲房先生也。居在終
南鶴嶺。子能從遊乎。洞賓未應。雲房因與同憇肆中。雲
房自為執炊。洞賓忽就枕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
第。始自郎署擢臺諫。翰苑秘閣。及諸清要。無不備歷。兩
娶富貴家女生子。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
幾四十年。又獨相十年。權勢薰炙。偶被重罪。籍沒家資。
分散妻孥。流于嶺表。一身子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

東王公與王女投壺梟而脫誤不接者公爲之笑開口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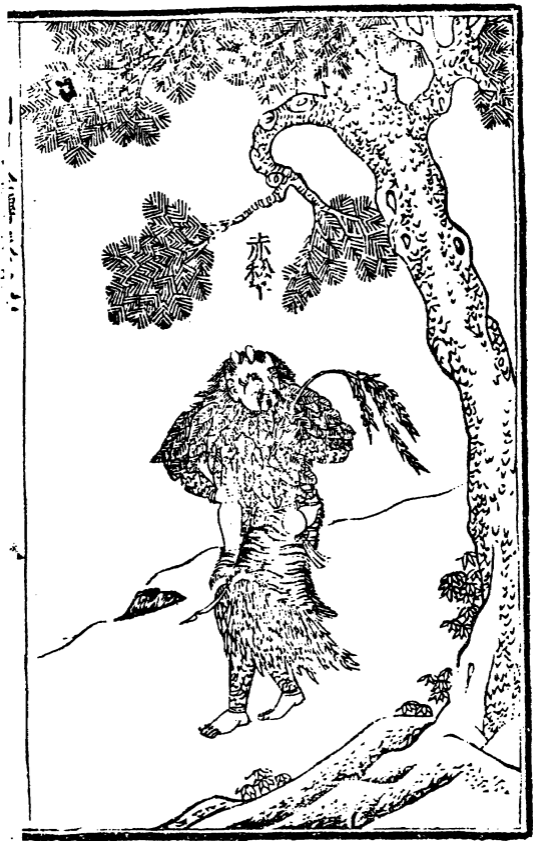
光今電是也

按此東王公與王女仙等搜神記云王女即掩其光以作雷神

上元夫人漢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乘紫雲輦駕五色斑麟降帝宮東向坐帝跪問寒暄畢乃命帝坐遣侍女迎上元夫人云劉徹好道適來觀之夫人可暫來不侍女返云阿環再拜遠隔絳河遂替顏色近五十年帝問上元何真曰是三天真皇之母總領真籍上元之官也俄夫人亦乘麟至服青霜袍頭作三髻餘髮散垂至腰帝拜夫人曰汝好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舍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于榮衛之中五臟之內雖數招方士而慕長生亦自勞耳授帝以靈飛十二事乃去

上元夫人





赤松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王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
山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
得仙俱去高辛時爲雨師間遊人間

容成公者自稱爲黃帝之師見周穆王言其補導之事煉精
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髮白返黑齒落更生
道與老子同

容氏



廣成子。軒轅時人。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焉。問以至道之要。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俾爾思慮營營。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智多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乃往見之。曰。敢問至道之精。廣成子曰。自汝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居三月。復往見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從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之精。



廣成子

黃帝

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心靜神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帝再拜曰。廣成子之謂天矣。退而養心。服形。晝而魂遊于華胥氏之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離中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師長。民無嗜欲。不知樂生。惡死。故無夭傷。不知親已。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乘空若履。實寢虛若枕。牀雲霧不垓。其勢雷霆不亂。其聰美惡不滑。其心山嶽不躡。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惺然自得。召力牧等語之曰。朕閑居三月。思有以養身矣。而於治物之道。弗獲其術也。

今所夢若此方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不可以告若矣
其後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帝後採首山銅鑄鼎
於荆山之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乃乘
之後宮及群臣從之者七十餘人。餘臣悉持龍髯龍髯
拔因墮黃帝弓。百姓仰望帝既上乃抱其弓與髯而號
故後因名其處曰鼎湖弓曰烏號

甯封子爲黃帝陶正有異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
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能隨煙氣上下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噉百花草至堯時爲
木正能隨風雨上下時與市中貨繳亦謂之繳父



赤子

洪堡先生



洪厓先生。或曰黃帝之臣伶倫也。得道仙去。姓張氏。或曰堯時已三千歲矣。漢仙人衛叔卿。在終南絕頂。與數人博。其子度世問卿曰。同與博者爲誰。叔卿曰。洪厓先生輩也。

馬師皇者。黃帝時治馬醫也。知馬形氣死生之胗。理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師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理。乃針其唇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一旦龍負而去。



馬師皇



王倪卽老君弟子。得道于羲農之間。黃帝過之。因傳道德。歷少昊顓頊之世。常遊人間。帝嘗以前爲齧缺。師行飛走之道。堯舜之時。猶有見者。後昇天。

何侯者堯時隱蒼梧山。慕長生。三百餘口皆耕耘。舜南狩。止何侯家。天帝五老來謂舜曰。昇舉有期。翌日五帝下迎。舜白日昇天。夏禹時。五帝以藥一器與何侯。使投酒中。一家三百餘口。飲不竭。以餘酒灑屋宇。拔宅上昇。位爲太極仙人。今崑山有何侯廟。在舜廟側。

何候





偓佺采藥父也好食松子。體毛數寸。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受。時受食者。皆三百歲。

宛丘先生。服制命丸得道。至殷湯之末世。已千餘歲。以方傳弟子姜若春。服之。二百年。視之如十五歲童子。彭祖師之。受其方二首。姜若春吟

鐵拐先生。李其姓也。質本魁梧。早得道。修真巖穴時。李老君與宛丘先生嘗降山齋。誨以道教。一日先生將赴老君之約於華山。囑其徒曰。吾魄在此。儻游魂七日而不返。若甫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疾迅歸。六日而化之。先生至七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莩之尸而起。故形駸惡。非其質矣。





孫光

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好服蒲韭扱湯伐桀以天下讓於
光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
利非廉也乃負石自沉藜水後四百餘年至武丁時復
見武丁欲以爲相遂遊尚父山不出

孟岐清河逸人也尋師不避險阻漢武帝時談及周初時
事子如目前嘗云曾見周公且抱成王朝於周廟岐時
侍周公陞壇公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遺岐
岐常執之每以衣袂拂拭笏今銳欲折耳嘗餌桂葉在
華陰山下拾藥聞帝好仙披草萊而出



阿彌陀佛



正裕

匡裕周武王時人。兄弟七人，皆有道術。結廬山中，後得仙去。惟空廬在焉。故曰廬山。漢武帝封裕爲廬山君。

彭祖，錢鏗帝顓頊玄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爲事。穆王聞之，以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晶、雲母粉、麋角常。有少容采女乘輜輶，往問道於彭祖。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爲之，有驗。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往。其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西見之。一云：周衰始浮遊四方，晚入蜀。抵武陽，留家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





晉烏公者彭祖之弟子也。身受明師之教，精審仙妙之理。乃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液而昇天。太極道君以爲三試不過，仙人而已，不得爲真人。

呂尚，冀州人。生而內智，豫知存亡，避紂亂，隱遼東三十年。西適隱於南山，釣于下溪，三年不獲魚。或曰：可以止矣。尚曰：非爾所及也。果得大鯉，有兵鈐在腹中，乃服澤之地衣，石髓，二百年而告亡，葬之無尸。惟有玉鈐六篇在棺中。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爲越大夫佐勾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爲陶朱公財有億萬復棄之往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見之

劉越周時有匡先生名續修道于南嶂山後有一少年數來相訪言論奇偉先生異之問曰觀子風猷有日矣僭問鄉邦姓字答曰予姓劉名越居在山之左山下有石高二丈許叩之即應當相延先生如其語訪之叩石石忽自開雙戶洞啓一小鬟迎先生行數十步繼有二青衣絳節前導漸見臺榭參差金碧掩映珎禽奇獸草木殊異真人冠玉冠朱紱劍佩來迎先生意欲留居之真



人已覺謂先生曰子陰功未滿後會可期他日相從不
晚也飲王酒三爵延齡保命湯一啜而出先生返顧所
叩石宛然如初他日復叩無所應矣今廬山太平興國
宮二門外即石建亭名曰仙石石上尚有劉仙二字存
焉。

匡續字君平南楚人號匡阜先生生而神靈兒時便有物
外志周武王時師老聃得長生之道結茅南障山虎溪
之上隱焉室中無所有惟置一榻簡書數篇而已武王
屢徵不起一日有少年詣之自通曰姓劉名越家在前
山之左邀先生過之且曰至山下有石高二丈許即予
家也續後如約而往至山下四顧無人家惟有一石乃

叩之石爲之開若雙扉然有二青衣執絳節前導入其中。瓊樓玉宇見前少年傳以仙訣。由此得道。遂煉丹于其所。漢武帝元封元年。南巡狩。登祀天柱。嘗望秩焉。繼而射蛟潯陽江中。復封先生爲南極大明公。仍命立祠於虎溪。舊隱。列於祀典。迨至東晉。鴈門僧慧遠遊羅浮。夜宿祠下。愛其溪山之勝。謁郡守桓伊曰。昨夢丘先生願捨祠爲寺。伊從之。而遷先生祠于山口。唐開元間。再加興建。尊爲仙廟。凡水旱疢疫。禱之皆應。

葛由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日騎羊入蜀
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嵋山西南最高
無極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諺曰若得綏山一眺
雖不得仙亦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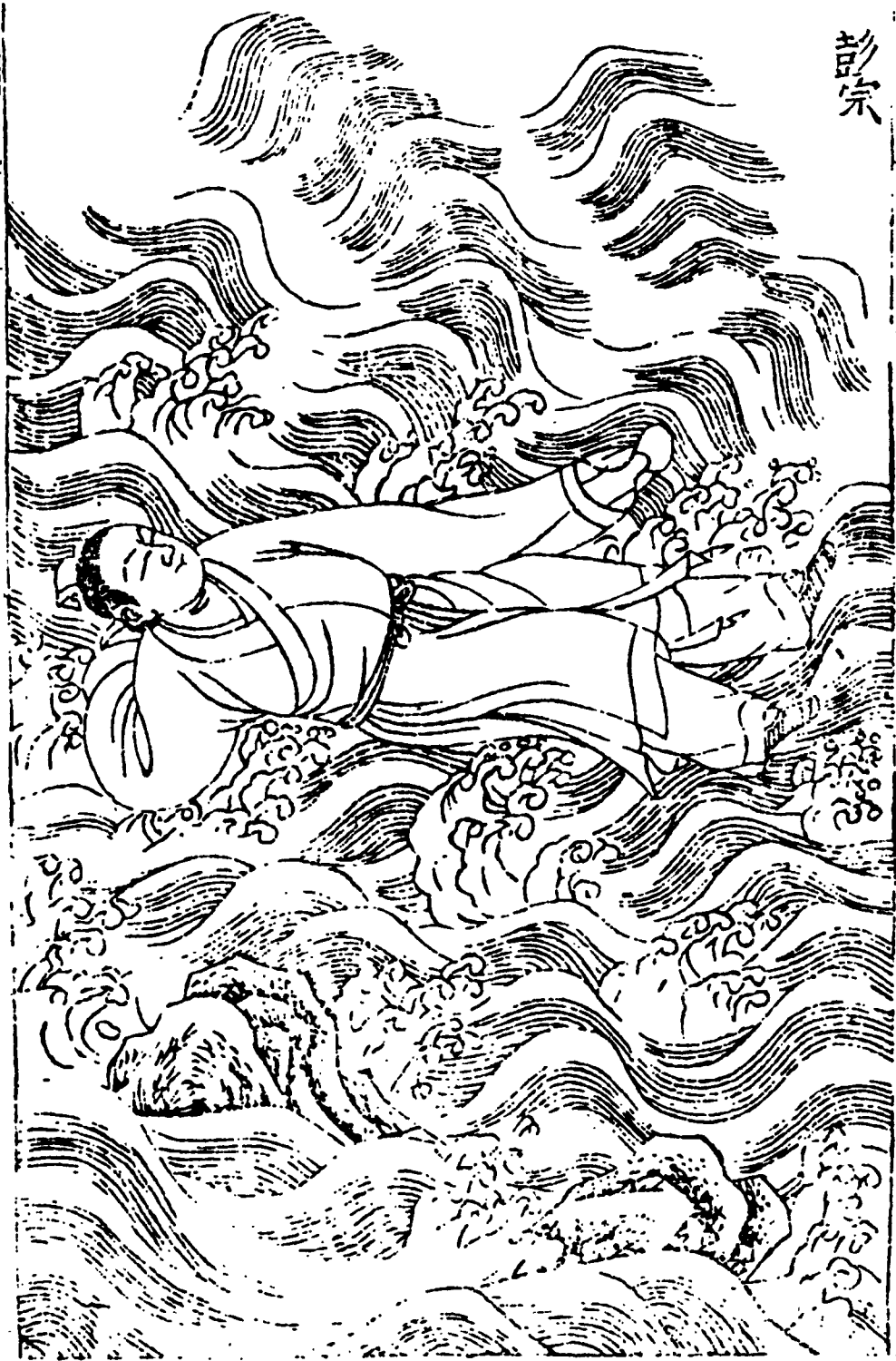
蔡瓊字伯瑤師老手受太玄陽生符還丹万合服得道曰
日昇天常用陽生符活已死人但骸骨存者以符投之

即起

齊景公



彭宗



彭宗字法先彭城人年二十學於杜冲嘗從之採藥忽墮
深谷手足傷損逮至危困良久蘇息肅恭如初又使之
採樵被蛇中亦無愠色冲憫之乃授丹經五千文及守
一之道宗寶而修之日臻幽妙嘗宵中有神燈數枚浮
空映席又五色雲霞霏霏繞座間能三晝夜爲一息或
自卧水底竟日方出或瞑目僵卧輒一年許不動塵委
其上積厚如指見者皆疑已殞及起顏色愈鮮能以一
氣誦五千文通爲兩遍山中毒蛇猛虎能以氣禁之潛
伏終不能動宗解之方去嘗有獵者遙相毀罵且及門
欲相凌辱宗用氣禁之獵者手足不覺自拘蠢然尸立
使幽靈擊之傍人惟聞杖楚之聲莫測其所以俟其悔

過乃釋之年一百五十餘歲常如二十許厲王十三年
正月老君遣仙官下迎授爲大清真人治赤城宮

馬長驪山人周宣王時爲柱下史觀天文之變乃退隱攝
生遇鄧真人授以靈書功行垂成復遇彭真人授以太
上隱書遂得仙用術活人平王二十年春昇化而去



揚長



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
人浮丘公接晉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見栢良謂曰可
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至期果乘白鶴駐山
頭可望不可到俯首謝時人數日方去後立祠緱氏山
下

沈羲吳郡人學道蜀中善醫一心救人功德感天周赧王
十年老君遣使召之與妻賈氏共載授羲碧落侍郎白
日昇天時道間耕鋤人共見之須臾太霧霧解失其所
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田中食禾或有識爲羲車牛以
語羲家弟子數百人恐是邪魅車牛入山谷間乃將數
百人分布於百里之間求之不得至漢殤帝延平元年

沈義



凡四百一十二年乃復還鄉里推求得十餘世孫名懷
喜懷喜曰聞先世相傳果有遠祖登仙義歸留數日云
初上天時不見天帝惟謁老君老君向東坐宮殿尊嚴
雲氣五色庭中皆珠玉樹侍從數百多女少男四壁烟
媚有符書老君長可丈餘身體有光不可正視老君令
王女持金案玉杯盛藥賜義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
妻各得一刀圭飲畢復賜大棗二枚大如鷄子復以符
一道仙方一道賜義令且還人間救人疾苦苦欲上昇
以此符懸之笄杪仙吏當迎汝也語已奄忽如睡已在
地上竇太后疾嘗遣使請問安帝時猶在人間後復昇
天。

周亮字泰貞。太原人。母宵寢見五色流霞覆其室。因感有孕。經十五月而生長。長而師事姚坦。授五千文。及八素真經。能治鬼怪。各見真形。周靈王太子晉聞之。召與相見。賜以九光七明芝。亮修服之。遂能變化。或如老翁髮白齒落。經宿不出。復爲少年。姿容如花。或被咒人侮之。其人。不覺自縛。至於拷擊。呻號口中流血。求哀乃釋之。年一百九十餘歲。威烈王二十四年。上帝遣天官下迎。授爲秦隴真人。出入太清。



涓子。齊人。好餌水。蓄食養精。至三百年。仍見於齊。若天地人經四十八篇。後釣魚于河澤。得鯉。腹中有符。隱于岩山。能制風雨。受伯陽九仙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意也。獨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亢倉子。姓庚。桑名。楚陳人也。得老君之旨。隱毘陵。孟嘗嘗云。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靜言語則福全。後道成仙去。

琴高。趙人。能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涪彭之術。浮遊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入涿水。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某日當返。諸弟子日齋潔。待于水傍。設祀高果。乘鯉而來。觀者萬餘人。留一月。復入水去。

王公高





三先

寇先者宋人也。釣魚爲業，居睢水傍百餘年，得魚或放賣，或食好種荔，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後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十日而去。宋人家家奉祀焉。馬丹，晉狄人文侯時爲大夫，獻公時爲慕正，公滅狄，殺恭太子丹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候之，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俄迅風發，丹入颶風中而去。北方人尊而祠之。

王瑋玄不知何許人，得道居林屋山洞中。吳國韓崇好道，遊名山，訪方術於林屋，遇瑋玄，求度世之道。瑋玄以流珠卅授之，謂崇曰：子行此道無妨居世，功成之日，自當仙舉也。崇行之，大驗。仕爲汝南太守，十四年，治化。

大行著爲天下最。年七十四。瑋玄又降人間。授崇隱遁
解形之法。人大霍山。又授崇道化泥丸。并紫房之術。後
俱昇天。韓崇附

負局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磨鏡。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
者否。若有輒出紫丸赤藥與之。莫不愈。時大疫。每列戶
與藥。愈者萬計。不取一錢。後止吳山絕崖。世世懸藥。吳
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日有水。白
色。從石崖流下。服之者多所愈。鄉人乃立祠祀之。

負薪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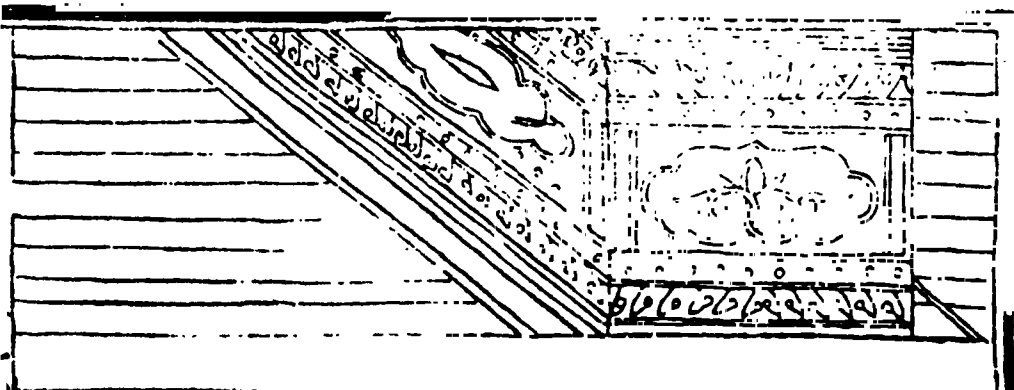
列子鄭人名禦寇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九年能御風而行隱居鄭國四十年無知者著書行於世唐天寶初冊爲冲虛真人題其書曰冲虛真經宋景德四年敕加至德二字

莊子蒙人名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於老子著書六萬餘言率御言也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笑謂使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使者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徃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又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者曰子見夫



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任役。竟仙去。帝命爲闈編郎。以紀諸仙戒善。

尹喜字公文。天水人。初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霄流繞其身。及喜生時。家陸地自生蓮花。遍滿及長。眼有日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堂堂有天人之美。少好學。墳索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大度不修俗禮。損身濟物。不求聞達。周康王時。爲大夫。仰觀乾象。見東方有紫氣。西邁。知有聖人當度關而西。乃求爲函谷關令。預敕關吏。



孫景曰若有形容殊俗車服異常者勿聽過喜嘗候物
色而迹之時昭王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甲子老君果
乘白輿駕青牛徐甲為御欲度關吏入白喜喜曰今
我得見聖人矣即具朝服出迎跪伏叩頭邀之曰願暫
留神駕老君謝曰吾貧賤老翁居在關東田在關西今
暫往取薪何故見留幸聽度喜復稽首曰太聖豈是取
薪久知大聖當來西遊暴露有日願少憇神駕老君曰
聞關導坐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為永存綿綿是以身就
道經歷關子何過留耶喜又曰今觀大聖神姿超絕乃
天上之至尊邊夷何足往觀願不托言少垂哀愍老君
曰子何所見而知喜曰去冬十月天理星西行過昂自

今月朔融風三至。東方真氣狀如龍蛇而西變。此大聖人之徵。故知必有聖人度閔。老君乃怡然笑曰。善哉。予知之。吾亦已知子矣。子有通神之見。當得度世也。喜再拜曰。敢問大聖姓字可得聞乎。老君曰。吾姓字渺濶。從劫至劫。非可盡說。吾今姓李。字伯陽。號曰老聃。喜於是。就官舍設座。供養行弟子禮。老君乃為喜留閔。下百餘日。盡傳以內外修煉之法。時老君之御者徐甲。少賃於老君。約日顧百錢。至閔時。當七百三十萬錢。甲見老君去官。遠適。亟來索錢。老君謂曰。吾往西海諸國。還當以黃金付直償尔。甲如約。及至閔。飯青牛於野。老君欲試之。乃以吉祥草化為一美女。行至牧牛之所。能以言

戲甲。甲惑之。欲留。遂負前約。乃詣閔令。訟老君。索備錢。老君謂甲曰。汝隨我二百餘年。汝久應死。吾以太玄生符與汝。所以得至今日。汝何不念此。而乃訟吾。言訖。符自口中飛出。丹篆如新。甲即成一聚白骨。喜乃為甲叩頭。請赦其罪。以賜更生。老君復以太玄生符投之。甲即立生。喜乃以錢償甲。而禮遺之。一日老君謂喜曰。吾重告爾。古先生者。即吾之身。嘗化乎竺乾。今將返神還乎無名。吾今逝矣。喜叩首請侍行。老君曰。吾遊乎天地之表。嬉乎玄冥之間。四維八極。上下無邊。子欲隨吾。烏可得焉。喜曰。入火赴淵。下地上天。灰身沒命。願隨大仙。老君曰。汝雖骨相合道。法當成真。然受道日淺。未能通神。

安得變化隨吾聖身。汝尚精修此道體入自然。斯可與
汝行化諸國爾。於是復以道德五千言授之。期曰。十日
之外。可尋吾於蜀青羊之肆也。言訖。聳身空中。坐雲華
之上面。放五明身。見金光洞然十方。冉冉昇空。光燭館
舍。五色玄黃。良久。乃沒。喜目斷雲霄。涕泣攀戀。其日江
河汎漲。山川震動。有五色光貫太微。徧及四方。喜遂以
老君所說理國修身之要。去奢滅欲之言。叙而編之。為
三十六章。名之曰西昇經。喜乃屏絕人事。三年之內。修
煉俱畢。凡所授書。悉臻其妙。乃自著書九篇。號關尹子。
至丁巳歲。即往西蜀。尋訪青羊之肆。老君以甲寅年昇
天。至乙卯歲。復從太微宮分身降生於蜀國大宮李氏。

之家已先敕青龍化生為羊。色如青金。常在所生嬰兒之側。愛玩無斁。忽一日失羊。童子尋覓得於市肆。喜至蜀徧問居人。無青羊肆者。忽見童子牽羊。因自解云。既有青羊。復在市肆。聖師所約。其在此耶。因問此誰家羊。牽欲何往。童子荅曰。我家夫人生一兒。愛玩此羊。失來兩日。兒啼不止。今却尋得。欲還家。喜即囑曰。願為告夫人之子。云。尹喜至矣。童子如其言。入告兒。兒即振衣而起。曰。令喜前來。喜既入其家庭宇。忽然高大湧出蓮花之座。兒化數丈白金之身。光明如日。項有圓光。建七耀之冠。衣晨精之服。披九色離羅之帔。坐於蓮花座上。舉家見之。皆驚怪。兒曰。吾老君也。太微是宅。真一為身。太

和降精耀魄為人。主客相因。何乃怪耶。喜將慰無量。誓首言曰。不謂夢會。復奉天顏。老君曰。吾向留子者。以子沿世來久。深染恩愛。初受經訣。未克成功。是以待子於此。今子保形煉氣。已造真妙。心結紫絡。面有神光。金名表於玄圃。玉札繫於紫房。氣參太微。解形合真矣。即命召三界衆真。時諸天帝君。十方神王。消諸仙衆。頃刻浮空而至。各執香花。稽首聽命。老君敕五老上帝。四極監真。授喜玉冊。金文號文始先生。位為無上真人。賜紫芙蓉冠。飛青羽裙。丹襪綠袖。交泰霓裳。羅紋黃綬。九色之節。居二十四天王之上。統領八萬仙士。自此方得飛騰虛空。參侍龍駕。其家長幼二百餘口。即時拔宅昇天。

尹軌字公度太原人。文始先生尹喜之從弟也。少學天文兼通讖緯。父事先生。因教服黃精花。及授諸道經。凡百餘篇。皆蒙口訣。先生登真之後。即與隱士杜仲同修煉於先生宅。時年二十八歲。絕粒養氣。專修上法。上帝憐之。賜為大和真人。仍下統仙僚於杜陽宮。軌時帶神丹。周歷天下。濟度有緣。或煉金銀。以賑貧苦。求哀之人。咸得其福利焉。晉惠帝永興二年。從東來降于尹真人之觀。語道士梁謚。以得道之素。及上帝命所司之事。語畢。忽聳身騰空冉冉而登天府。

有象列仙全傳一卷終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二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集華表而吟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壘繁。

李八百蜀人名。真居筠陽五龍岡。歷夏商周年八百歲。動行則八百里。時人因號為李八百。或隱山林。或居廛市。又修煉於華林山石室。丹成還蜀中。周穆王時居金堂山。蜀人歷代見之。號紫陽真君。





丁令威

明香真人李八百之妹也。初修道於華林元秀峯。後于峯南五龍岡設壇。道成。中舉唐天寶中。即其地為元陽觀。封妙應真人。

折象。廣漢人。少好黃老術。師事東平先生。家世豐贍。以為多藏必厚亡。散千金以賑貧苦。或諫之。象曰。寶子文有言。我之施物。乃逃禍。非避時也。自尅亡日。尸解如蛇蛻焉。

宋倫。字玄德。洛陽人。專心好道。服黃精二十餘年。周厲王時。老君授以通真經。及丹符。倫得經修行。遂自然通感。嘗有玉童六人更遞侍之。凡未來事。預知其吉凶。言無不驗。能飄然飛舉。凌波涉險。與神仙遊。日行三千里。或



宋倫

化為鳥獸。以試人心。有獵者逐之。常相去五十步百步。不能至。善射者射之。亦不至。與病者同寢。其病自痊。年九十餘。宣王三十二年。上帝遣仙官下迎。授為太清真人。下司中獄。

王子。姓章。名震。南郡人。少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起。乃嘆曰。人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盡氣絕。雖為王族。金玉如山。何益。獨有學仙。可以無窮。乃師長桑子。受其衆術。著道書百餘篇。其要術以務魁為主。尤精於五行。演其微妙。能起飄風雲雷雨霧。發屋折木。又以草芥瓦石為六畜。龍虎立。使能行分形。為數百千人。又能步行江海。含水噴之。即成珠。遂不復變。或時閉氣。休息舉之不起。推



1874

之不動。屈之不屈。伸之不直。如此數十日。乃起復如故。每與諸弟子行。各丸泥為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皆乘太馬。一日千里。又能吐五色雲氣。起數丈。見飛鳥過。宿之即墮。又臨淵投符。召魚鼈。魚鼈皆自投岸。又能使諸弟子舉眼。即見千里外物。但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箸兩魁之間。吹而噓之。水上立有赤光。燒之。燁燁而起。即以此水治百病。病在內者飲之。在外者浴之。皆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丹成。白日昇天。

太陽子者。姓離。名明。王子之友也。王子學道已成。太陽子乃事王子。盡弟子之禮。不敢懈怠。王子特親愛之。而好酒。恒醉。頗以此見責。然善為五行之道。雖鬢髮班白。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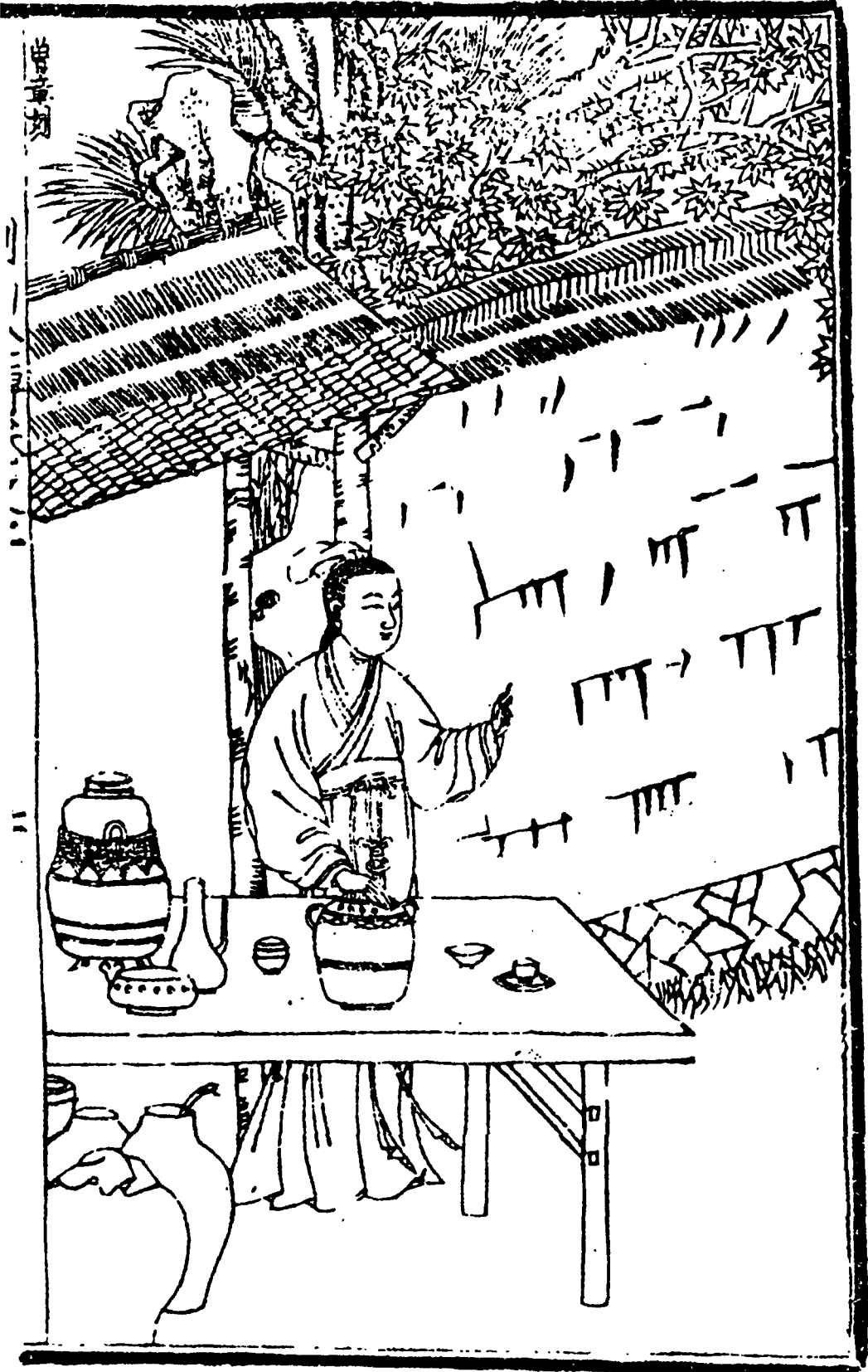
太陽子

肌膚豐盛。面自光華。三百餘歲。猶自不改。王子謂之曰。汝當理身養性。為衆賢法師。乃昏迷大醉。功業不修。大藥不合。雖得千歲。竟難免死。况數百歲乎。此凡庸所不為。况達者乎。後著七寶樹之術。深得道要。服丹得仙。常有世間五百餘歲。面如少童。愁多酒。其鬚鬢皓白。不能全其嬰兒也。

太陽女。姓朱。名翼。敷演五行之道。感盡微妙。甚驗。且速年二百八十歲。色如桃花。口如含丹。肌膚充澤。眉鬢如畫。綽如十七八處子。奉事絕洞子。丹成分賜之。俱得仙昇天。

太陰女姓盧名全賦性聰達智慧過人好王子之道頗得其法未能精姪苦無明師乃當道沽酒密欲求昏積年累久未得勝已者會太陽子過之飲酒見女禮節恭脩言詞閑雅太陽子喟然嘆曰彼行白虎騰蛇我行青龍玄武天下悠悠知者為誰女聞之大喜使妹問客上數為幾對曰不知也但南三北五東九西七中一耳妹還報曰客大賢者至德人也我始問一已知五矣遂請入道室改進妙饌以享之因自陳訖太陽子曰共事天帝之朝俱飲神光之水身登玉子之魁體有五行之寶唯賢是親豈有所吝遂授以道要及煉丹之方丹成服之得仙時年已二百歲猶如少女顏色

太玄女。姓顓名和。少喪夫。有術人相其母子曰。皆不壽也。乃學道。得王子之術。遂能入水不濡。盛寒之時。單衣卧冰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温暖。可至積日。能徙官府官殿。城市屋舍於他處。視之無異。復指之。則還其所在。又門戶積櫃有闕籬者。指之即開。指山崩。指樹死。更指之。皆復如故。一日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扣山石。石開。皆有門戶。入其中。有屋室床几。帷帳厨廩酒食如常。雖行萬里無異。能令小物忽大如山岳。大物忽小如毫芒。野火張天。噓之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裳不熱。間化為老翁小兒車馬。無所不為。行三十六術。甚有神効。起死無數。不見其脩煉服食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後白。





日昇天而去。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為大夫。外陳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為墨子。公輸子魯為楚王造雲梯以攻宋。墨子說楚王而罷之。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已。榮位非可長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遊矣。乃謝遣門人。精思至道。想像神仙。於是夜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每卧後。每有人以衣覆之。墨子乃伺之。見有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嶽之靈乎。願誨以道教。神人曰。子有仙骨。志且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三十五卷。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効。



乃撰集五行記五卷。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遼東帛加
壁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如五六十歲人。周遊
五嶽不止一處也。

浮丘伯姓李。居嵩山修道。白日飛昇。嘗作原道歌云。虎伏
龍亦藏。龍藏先伏虎。但畢河車功。不用提防拒。諸子學
飛仙。狂迷不得住。左右得君臣。四物相念護。乾坤法象
成。自有真人顧。又作相鶴經。王子喬傳存于世。

祝雞翁洛陽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
十餘群。暮栖樹上。晝散放之。翁每呼名。即種別而至。賣
雞及子。得千萬錢。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見吳山
白鶴孔雀。嘗止其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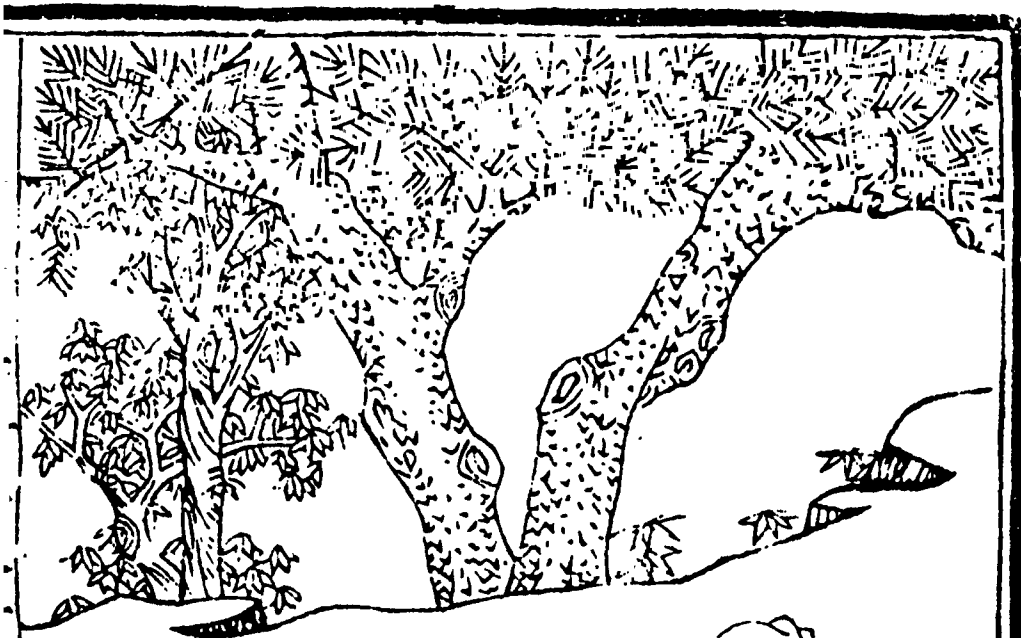


皇天姥

皇太姥閩人相傳為婺星之精母子二人居武夷採黃精以餌。能乎風激用乘雲而行秦人呼為聖母。

古丈夫漢恂太與尹子虛同遊嵩華松下見古丈夫忽一女子。二生曰。神仙何以至此。古丈夫曰。予本秦之役夫。此為毛玉姜亦秦宮人。合為殉者。同脫驪山之禍。匿此。不知今幾甲子。二生曰。幸遇大仙。願求金丹大藥。古丈夫曰。我本凡人。初餌栢子。後食松脂。歲久凌虛。巨髮紺綠。不知金丹大藥為何物也。

毛女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始皇宮人。秦亡入山。食松葉。遂不飢寒。身輕如飛。



徐福字君房。秦始皇時。枉死者滿道路。有鳥如烏狀。食草覆死人面。皆登時而活。始皇使人持草以問鬼谷先生。先生云。海中有十洲。祖洲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名養神芝。其葉似菰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乃遣道士徐福入海尋祖洲。不返。後不知所在。逮沈羲得道。老君遣徐福為使。乘白虎車迎羲。後人始知徐福為仙。又唐開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醫張上客等俱不能活。因謂曰。聞大海中有神仙。盍求治之士人。乃從登州下海。隨風行十餘日。近一孤島。島上有數百人。須臾至岸。岸邊有婦人洗藥。問彼皆何人。婦人指云中坐鬚髮白者。徐君也。又問徐君是誰。婦人云。君知秦始皇時徐福否。

曰知之曰此即是也。士人遂登岸致謁求治。徐君初以美飯哺之。器物皆奇小。士人心嫌其薄。徐君覺之曰。但恐食不能盡爾。士人連啖之。如數大甌。至飽而竭。復以小器盛酒飲之。至醉。翌日以黑藥數丸與食。利黑水數斗。其病輒愈。士人求住奉侍。徐君曰。爾有祿位。未宜即留。當以東風相送。毋愁歸路遠也。復與黃藥一袋。治一切病。持歸。救人。士人還數日至登州。以藥奏聞。玄宗令有疾者服之。即愈。

孔丘明秦時人。與駱法通等十人避亂。相與結友。遠訪大道。在玉笥山修煉。歲久。道成。騰空而去。惟仙良一人漫遊。不與。但成地仙云。

黃石公漢張良于下邳圯橋遇老父躡蹻令良取履良每
曲事之老父喜曰孺子可教遂授良書且謂曰後十三
年齊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後良功成封留侯從高
祖於穀城山果得黃石良請立祠以祀焉。

控鶴仙人名屬仁天台元虛老君第七子也常控鶴至武
夷山按定仙籍時魏王子騫等禱雨龍潭之上仙人適
過其處魏王與張湛等十二人因得謁見仙人見魏王
等骨骨異常乃遣何鳳兒往天台取仙籍檢視果載子
騫與張湛等名於是賜魏王等胡麻飯九品丹書仙人
以飲酒過度故謫居武夷須八百年後方得脫骨仙化





松鶴仙

十一

見谷子。春秋晉平公時人。姓王。名詡。嘗入雲夢山採藥。得道。顏如少童。居青溪之鬼谷。蘇秦張儀嘗問道三年。辭去。于遺之書曰。二足下功名赫上。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求。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異。輪痛哉。鬼谷處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有陰符。鬼谷子二書行于世。馬成子。秦扶風人。志專修道。素家訪師。遇黃蓋童子。授以胎元煉氣之法。乃入蜀之鶴鳴山石洞中。復遇異人。授以神丹曰。氣為內丹。藥為外丹。今授子此丹。服之當列為高真矣。言訖而去。成子遂白日昇天。

茅濠。字初成。咸陽人。博學深鑒。知周室將衰。不求仕進。嘆

紫雲



曰。人生若流電爾。奈何久迷塵寰中。於是師鬼谷先生。受長生之術。遂入華山修煉。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乘龍白日昇天。先是邑人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州戲赤城。繼業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秦始皇聞之。因改臘為嘉平。玄孫盈固衷三人皆得仙。居茅山。

魏真君名子騫。求道於武夷山。後遇控鶴仙人。授以換骨之訣。秦始皇時尸解。真君顛骨。至今尚存。紅白堅潤。

簫史得道。好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有鳳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後弄玉乘鳳簫史

乘龍共昇天去。

弄玉附

簫史

列仙全傳卷三



十一

劉海蟾汲郡白鶴觀知事崔重微忽見道人謁於堂下揖
之坐不語但微哂重微起取金相贈未入房已聞弄筆
聲急回視已失道人壁間有題字以仙書證之乃秦人
劉海蟾之筆。

盧侯二仙秦始皇遣盧生入海求神仙藥不得盧與侯生
謀隱入邵陵雲山今山有侯仙跡盧仙影秦人古道煉
丹井飛昇臺掃壇竹皆其遺迹。

蔡女仙襄陽人幼善刺繡忽有父老詣門請繡鳳一雙畢
功之日自當指點既而繡成老父指視安眠功畢俄雙
鳳騰躍飛舞老父與女仙各乘一鳳昇去。



蔡文姬



白屋

白石生中黃丈人弟子。云彭祖時已二千餘歲。不修飛昇。但以長生為貴。不失人間之樂而已。所行者止以金液之藥為上。初患家貧。不能得藥。乃養猪牧羊。十數年。致富萬金。乃買藥服之。嘗煮白石為糧。因就白石山居。遂號白石生。亦時食脯飲酒。亦時辟穀。日能行三四百里。顏色如三十許人。或問何以不愛飛昇。荅曰。天上未必樂于人間。且天上多至尊。奉侍更苦于人間也。

涉正字玄真。巴東人。漢末說秦始皇時事了。從二十弟子入吳。而正常閉目。雖行不開也。弟子隨之二十年。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乃為開目。開時有聲如霹靂。有光如火電。弟子皆不覺伏地良久。乃能起。

波正



而已。復還閉目。後道成仙去。其所眠食施行。并授諸弟子。皆以行氣絕房室。及服石腦小丹。時李八百呼正為四百歲兒。

杜宇。古蜀主也。蜀嘗大水。宇與民人避水於長平山。後鼈靈開峽治水。人得安居。宇禪位與之。自居西山。得道昇天。

安期生。瑯琊阜鄉人。賣藥海邊。時人皆呼千歲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夜。賜金帛數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并赤玉為一量。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者數輩入海求之。未至蓬萊山。輒遇風波而還。乃立祠阜鄉亭。并海邊十處。





卷之三

朱仲會稽人漢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乃齋三寸珠詣闕上書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白金從仲求珠仲復獻四寸珠至闕即去帝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輒去竟不知所在

清平吉漢沛國人即高帝時衛平也至光武時容色不老後尸解去百餘歲復還鄉里數日間又尸解去

劉京者漢文帝侍郎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雲母朱英方服之百三十年餘視之如三十許人能先知吉凶之期又能為人祭天益命可延十年五年至魏武時京遊諸弟子家皇甫隆聞而隨事之以雲母九子方教隆隆合服之得三百歲不能盡其道法故不得度世又有三公

于京得九子丸。時王公已七十歲。服之。能御八十妾。生二十兒。騎馬獵。日行二百里。飲酒一斛。不醉。得壽二百歲。

武夷君者。昔有神人降於武夷山。自稱武夷君。云受上帝命。統地仙。授館於此山中。漢武帝嘗遣使築壇祀之。

茅盈字叔申。濛玄孫。弟固字季偉。次弟衷字思和。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少秉異操。獨味清虛。年十八。遂棄家入恒山修道。餌木。後師王君。因西至龜山。得見王母。授以太極玄真之經。歸入恒山北谷。時年四十九也。盈父母尚存。父怒其久出。遠遊。欲杖之。盈長跪曰。盈已受聖師符籙。常有天兵侍衛。大人杖盈。恐天兵相阻。盈罪愈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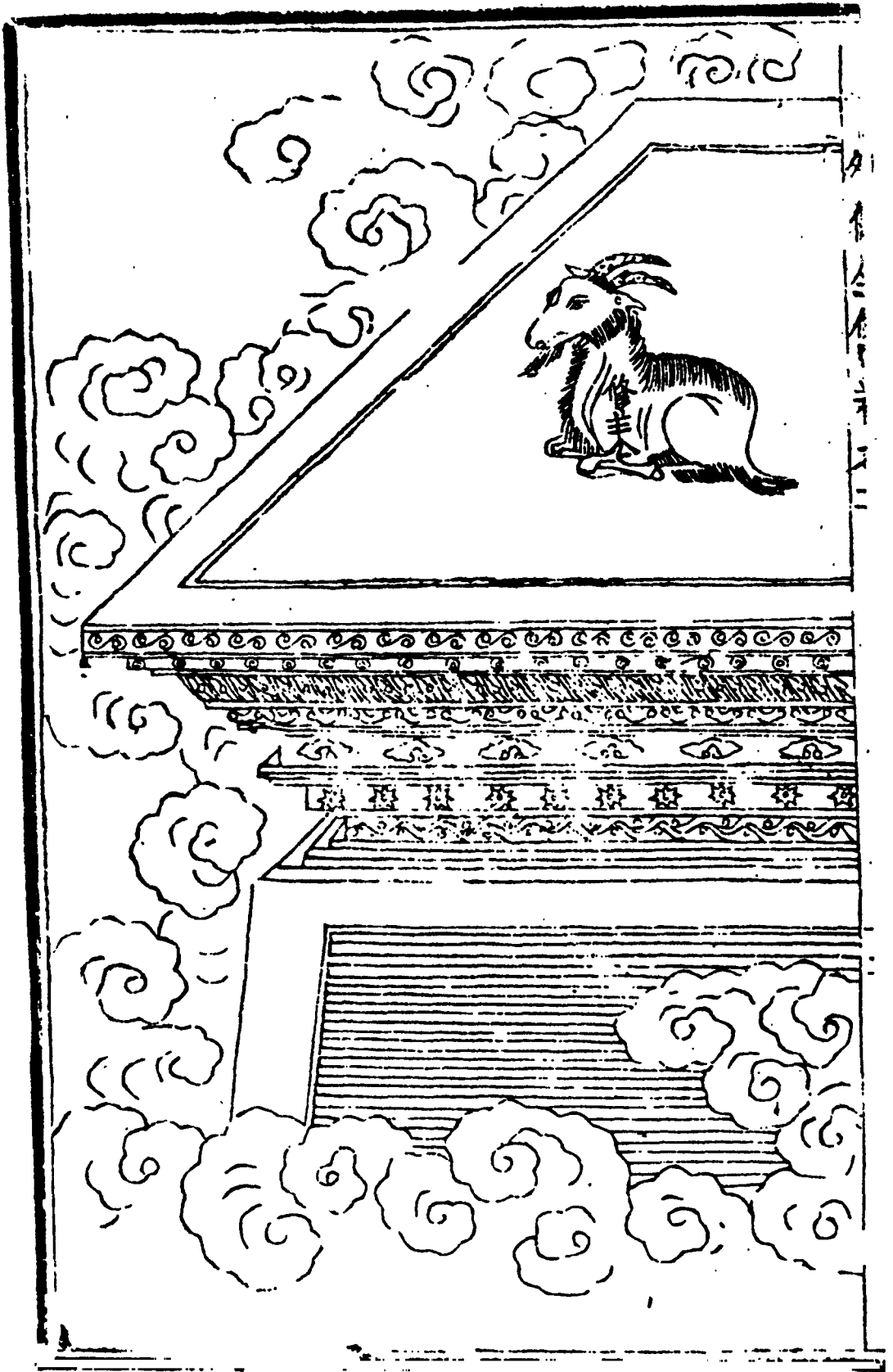
重也。父欲驗其言，故杖之。杖輒折成數十段，如弓矢之發。中壁則壁穿，中柱則柱陷。父母始知其道成，乃止。後二弟俱貴，衷為西河太守，固為武、夙太守，並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時盈亦在座，笑謂賓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來年四月三日送僕登仙，當亦不減于今日也。」眾皆不之許。時宣帝初元四年也。至期，門前數頃地，忽自平治，無寸草。皆施青縑，幄屋下盡鋪白氈，可容數百人。眾賓並集，大作宴會。交無使從，但見金盤玉杯，自至筵前。美酒奇殺異果，不可名狀。復有妓樂絲竹金石之音，滿耳。蘭麝之香，達數里外。少頃，迎官畢至，朱衣王帶者數百人。旌旗甲仗，光采耀日。盈乃與家人親友辭別，登車乘

雲冉冉而去。時二弟在官，聞盈飛昇，皆棄官還家求死。千東山盈乃與相見曰：「悟何晚也！今年已俱老，難可補復。縱得真訣，但只可成地仙耳。」於是教二弟延年不死之法。長齋三年，授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真之氣。又各授九轉還丹一劑，神方一局，各佩服之後，亦成仙居茅山。世稱三茅真君。

屈處靜，漢祁陽人。楚白公之後，幼而悟道，絕迹人表。凡十二年，一日駕鶴而去。

魯妙典，九疑山女冠也。遇麓林道士，授人洞黃庭經。入九疑山十年，白日升天。

修羊公，魏人。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公卧其上。石盡穿。



陷公略不動時取黃精食漢景帝禮至之使止王邸中
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公何日發語忽化為白石羊白
如王題脇曰修羊公謝天子後置羊於通靈臺尋復去
鮑叔陽廣甯人爲趙王張耳之大夫少好養生服桂屑與
司馬季主俱往委羽山師大玄仙女西靈子都後尸解
司馬季主楚人初賣卜長安而後入委羽山大宮師西
靈子都得服霜散藏景化形之道顏轉如少女鬚三尺
黑如漆時携弟子范零子入常山石室室傍有石匱將
出遊令零子守之戒勿開零子思歸竊發具見其家父
母大小乃悲逐季主經數載復令守一銅匱又違戒所
見如前竟不得道季主臨解留枕席如其身

家人果葬
蜀山南



五十年

巫炎字子都。非海人。漢武帝出遊渭橋。見子都頭上有紫氣。高丈餘。帝召問曰。君年幾何。炎曰。臣今已一百三十八歲。帝問有何道術。炎曰。臣年二十五時。苦腰脊疼痛。脚冷。口中乾苦。舌燥。涕出。百節四肢皆痛。足痺不能久立。得此道以來。已百十三年。有子三十六人。身體強健。氣力轉勝壯時。帝曰。可得言乎。炎曰。臣誠知此道爲真。然男女之事。臣子之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樂此者少。故不敢以聞。帝遂受法。炎年二百餘。白日昇天。武帝後循行其法。雖未能盡用之。然得壽勝于他帝遠矣。

朱璜。廣陵人。少病毒癘。就睢山道士阮丘醫。丘憐之。曰。卿若能除去腹中三尸。再得真人之藥。可度世也。璜曰。病

愈當為作傭二十年。不敢日還。丘與璜七物藥。日服九
丸。百日下如肝脾者數斗。養之數十日。肥健。心意日覺
開朗。又與老君黃庭經。令讀。目三過。能會其意。丘遂與
璜入浮陽山玉女祠。八十年。白髮盡黑。鬚髯更長三尺
餘。還家數年。復去。至武帝末。猶在焉。

劉安。漢高帝孫。封淮南王。好儒術方技。作內書二十一篇。
又著鴻寶萬年二卷。論變化之道。有八公徃詣之門吏。
乃自以意難之曰。王上欲得延年却疾不老之道。中欲
得博物洽聞精義之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死橫
行之士。今先生老矣。應無註書之術。賁育之勇。三者並
之。不敢相通。公笑曰。聞王敬賢好士。吐握不倦。苟有一



介莫不畢至。古人貴九九之學。養鳴吠之士。且市馬骨。致騏驎。吾才雖鄙。不合所求。就令見王。無益亦不為損。奈何限之。若王必欲見少年。則謂之有道。見垂白。則謂之無能。恐非發石取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言畢。皆變為十五歲童子。露髻青髮。色如桃花。於是門吏驚悚。馳報王。聞之不及履。即跣足出迎。登思仙之臺。列錦綺之帷。設象牙之床。燔百和之香。進金玉之几。穿弟子之履。北面拱手而言曰。安以凡才。少好道德。八公皆復成老人。曰。聞王好道。故來相從。但未知王何所欲耳。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為江湖。撮土為山岳。一人能崩高塞。淵牧虎豹。至龍蛇。役神鬼。一人能分形易貌。坐

在立亡。隱蔽三軍。白日盡暝。一人能乘虛步空。赴海臨淵。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刀之不傷。射之不中。冬東不寒。暑熱不汗。一人千變。萬化恣意。所為禽獸草木。立成轉徙。山川陵岳。一人能防火。度厄辟邪。却害延年益壽。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煅鉛為銀。水煉八石。飛騰流珠。乘龍駕雲。浮游大清。惟王所欲。安乃叩拜。躬進酒果。請歷試之。皆驗。遂授丹經。及三十六水銀等方。藥成未服。而安有子名遷。好劍。郎中雷被與遷試劍戲。而誤中遷。被懼誅。上書告安。謀反。尋伍被謀事亦露。天子使宗正持節治安。八公告安曰。可以去矣。此乃天所以遣王。願王勿疑。於是與安登山。

大祭埋金於地。白日昇天。八公與安所踐之石皆陷。至今有人馬之迹存焉。所弃置藥鼎。雞犬舐之。並得輕舉。雞鳴雲中。犬吠天上。一云安得鳩寶萬年之術。故兵解仙去。位太極真人。八公附

尹澄。字初默。後改名林。汾陽人。經行太山。見石上懸一青芝。夜望有光。採而服之。遂日行六七百里。又於峨眉山中。遇仙人宋君。授以三皇內文。九丹秘訣。澄脩之。大驗。遂能封山嶽。投符水中。水為逆流。又令洪濤頓息。暴死者。能令即活。治鬼怪。能使自縛來。年三百四十餘歲。漢昭帝元始元年。太微帝君遣仙官下迎。授為太微真人。



緜仙姑

緜仙姑。長沙人。入衡山修道年八十餘。孑然無侶。居傍南嶽。魏夫人仙壇。忽一青鳥飛來。自言我南岳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命我為伴。每有人遊山。青鳥必預言其姓名。一日曰。今夕有暴客至。姑無怖。果有群僧持火挺刃。欲害姑。姑在床。上僧不得見。而出。俱為虎所殺。姑徙居湖南。鳥亦隨之。後隱九疑。莫知所終。

金甲。潞城人。幼聰慧。復佯狂。遇異人。授以太陰煉形之術。嘗單衣跣足。卧沐雪中。能預知水旱災祥。壽夭既卒。塋百餘日。一夕雷霆大作。及旦視之。但見塚開數寸。惟留雙履。櫻扇薄衾而已。



金甲

王真。上黨人。孝武帝時。為郡史。年百歲。面有光華。履水赴火。出入不由戶。廣有道術。後仙去。

李根。許昌人。朱趙買者。聞其父祖言。已見根。及買時。根年當八十四。而根年少。自若有得根素書。讀之。其自記云。漢元封中。學道於某甲。計之。已七百餘矣。

蘇耽。郴人。事母至孝。嘗遇異人授神仙術。日侍膳。母思鮓。即出市鮓以獻。問所從來。曰。便縣。母始異之。一日忽灑掃庭除。母問其故。曰。仙道已成。上帝來召。母曰。汝仙去。吾誰養。乃留一櫃。云。所需即有。又云。明年大疫。取庭前井水。摘葉救之。耽仙去。已而果疫。母日活百餘人。後耽化鶴來郡城東北樓。時有彈之者。乃以爪攬樓板。似漆。



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二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耽彈我
何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類次人。嘗出經年。兄曰。汝經年一歸。何以慰我。對曰。朔暫之紫泥。海有紫水。污衣。乃過虞淵。湔洗。朝發中還。何云經年。漢武帝時。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二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口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臣矣。臣朔冒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



今待詔公車。又遷待詔金馬門。常侍中詔賜之食於前
食已。盡懷其餘肉衣。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嘗用所
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
去。更取。所賜物盡填之。女子人皆笑之。朔曰。如朔所謂
避世於朝廷間者也。時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
金馬門。官殿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朔將死。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大伍
公耳。朔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大伍公問之。荅以不知。帝
曰。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具在度否。曰。諸星
皆在。獨不見歲星四十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
朔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為歲星。嘗慘然不樂。



稷丘君

稷丘君者。泰山中道士。髮白返黑。齒落更生。漢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後辭去。上東巡泰山。君冠章甫。衣黃衣。携琴來迎。武帝曰。陛下勿登山。恐傷足指。及數里。左月梁折。上諱之。但祠而還。詔為君立祠。復置百戶承奉之。

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菑人。好道。入泰山採藥。疾困。遇安期生。以神樓散一匕與服。即愈。漢武帝郊祀少君。以詞寵辟穀。却老方。見上。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歷言與其大父游射處。一坐盡驚。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對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按其刻。

果齊桓公噐。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真數百歲人也。對上言。祀竈則致物。致物。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噐。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於是帝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安期生之屬。為少君建第宅以居之。一日武帝夢與少君登嵩山。逢繡衣使者。乘龍從空中下。云太乙請少君。帝覺。語左右曰。如我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病死。帝令發棺視之。唯衣冠在焉。

衛叔卿。中山人。服雲母得仙。漢儀鳳二年八月壬辰。武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年可三



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帝乃驚問曰。為誰。荅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是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乃云是朕臣。大失意。望默然不應。忽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使柏梁求見其子度世。往華山尋之。至其巔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于石上。紫雲鬱上。白土為床。有數仙童執節立其後。度世問其父曰。同博者誰。叔卿曰。洪厓先生。許由。巢父。王子晉也。我有仙方。理所居柱下。北度世歸掘之。得玉函。封以飛仙之印。乃五色雲母也。度世服之。亦仙去。衛度世許由巢父附

王興陽城人。居壺谷中。不知書。初無學道意。漢武帝上嵩

山登大愚石。起道宮。使董仲舒。東方朔。齋潔伺神。至夜半。忽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頭巔下。至肩。漢武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疑之人。聞中嶽石上菖蒲。一寸九節。服之長生。故來採耳。忽然失仙人所在。帝頌侍臣曰。彼非學道服食者。必中嶽之神。以喻朕耳。因採菖蒲服之。經三年。帝覺悶而止。時從官多服。然亦莫能持久。惟王與服之。不息。遂得長生。隣里老小皆云。世世見之。

黃安。代郡人。年萬歲餘。貌若童子。常服硃砂。舉身皆赤。不着衣。坐一神龜。上廣三尺。時人問安坐龜幾年。曰。三千歲。乃一出頭。我得龜以來。已五出頭矣。行則負龜而過。世人謂安年萬歲。漢武帝聞其異。乃與論虛無神仙之

At the end of a...

100



事。帝每屈禮焉。及封泰山。詔董謁。李充。孟岐。郭瓊。黃安。五人同輦。謂之五仙臣。帝崩後。卽去。不知所之。

車子候扶風人。漢武帝愛其清靜。累遷至侍中。一朝語家人云。我今補仙官。此春當去。至夏中。當暫還。少時果如其言。

郭瓊。東方郡人。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扶杖遊行。每寄宿人家。輒乞薪。自照讀書。不眠。主人有笥中秘書。織綺。絨。縠。甚密。而瓊皆能知之。如悉覽然。莫不服其神異。聞瓊寄宿。則閉戶塞門。蓋恐知其家陰事。瓊母至人家。出袖中一把筭子。散置膝前。則人家隱事皆知。或晝卧。不閉目。行地無蹤。祖謁如狂。漢武帝見而異之。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太山老父者。莫知其姓名。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父鋤于道。閭狀如五十許人。而面若童子。頭上白光高數尺。恠而問之。老父荅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有道士教臣絕穀服木。飲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二十四物以象二十四氣。其八物以應八風。臣遵行之。轉老爲少。髮白更黑。齒落復生。日行三百里。臣今年百八十矣。武帝愛其方。賜之金帛。老父後入岱山山中。或十年五年一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復還也。

拳夫人漢武帝妃。武帝巡狩過河。見青紫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爲其下有奇女。必天子之祥。求之。見一女子在空棺中。姿貌殊絕。兩手俱拳。帝令開其手。數百人壁。莫

能開上自披手即信由是得幸號為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鈎弋宮解黃帝素女之術有寵孕十四月產昭帝帝曰堯十四月而生鈎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

魯生女長樂人初餽胡麻漸絕火穀凡十餘年少壯色如桃花一日與知故別入華山後五十年有識者逢生女乘白鹿從王母游焉復還家謝其親里知故而去

程偉妻者漢黃門郎程偉之妻也偉好黃白術娶妻方氏偉常從駕而無時衣妻請致兩絹綃無故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即因偉爐中水銀出囊中藥少許投之即成金偉大驚曰道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由命偉乃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



服終不肯告。備乃與其侶謀欲杖逼之。妻輒知之曰。傳道必當得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當傳之。如非其人。雖寸斷而支解。終不傳也。遂佯狂裸而走。以泥自塗。乃卒尸解去。

壽光侯者。能効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有鄉人婦為魅所迷。候為治之。一大蛇長數丈。自死於門外。又有神樹入止其下。輒死。鳥度必墜。候往治之。樹盛夏枯落。有大蛇長七八丈。懸死樹上。漢武帝聞而召見。假試問之曰。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呼。能治之乎。曰。此小怪。易爾。帝偽使三人為之。候設法。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即甦。

史通平漢新莽時。自會稽來蜀。詣峨嵋山謁天臯真人。授以三一之法。及五符訣。遂居青神縣地。置茅廬。煉大丹。龍虎成形。餌之。復廣行陰德。功滿。白日飛昇。

馬明生。臨淄人名。和字君實。少為賊傷。殆死。得遇太真王夫人。與藥一丸。服訖。即愈。乃自號為馬明生。隨夫人入岱山石室。試以鬼怪。狼虎不懼。挑以美女。不動。夫人曰。可教矣。會安期生至。夫人以明生付之。作詩留別而去。後得安期丹經神方。入華山修煉。漢靈帝時。人傳胡廣訪以國事。皆驗。丹成。餌之。白日昇天。

丁義。瑞州人。以神方授吳真君女秀英。亦成仙。今瑞州崇元觀。有秀英煉丹之所。丹井具存焉。秀英附

莊君平。福州有道人嘗與一老叟同室。歲餘告之曰。吾乃漢莊君平也。取一書授之。天明叟出不復歸。視其書皆修身度世之說。但記其書中有云。事業與功名。不直一杯水。

蘄子訓得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匱。後遁去。遂不知所之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數十處。後人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見者呼之曰。蘄先生。少住。並行相應。視若建徐而走馬不及。

焦先



焦先字孝然河東太陽人無父母兄弟年一百七十常食白石日伐薪施人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始人或為具食則食之絕不與人語若其門無人則置薪于門間便去及魏受禪居河之湄結草為菴冬夏袒露垢如泥數日一食或忽老忽少太守董經往視之亦不與語魏伐吳或問其勝敗孝然不答謬為歌曰祝劔祝劔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為殺牂羊更殺殺獬魏軍敗人推其歌牂羊指吳殺獬指魏也後野火燒其菴先危坐菴下不動衣亦不焦又更作菴時天大雪菴為壓倒人往視之不見先所在謂已凍死乃拆菴索之見先熟卧于雪下顏色休休然如醉卧之狀後二百餘年乃與人別去

不知所適。魏書自羲皇以來一人而已。陸雲焦生頌焦生。一居在河之東。皓襟解帶。嘉卉結容。願神太素。淑思玄冲。在彼黃堂。明道固窮。

唐公昉。漢城固人。王莽居攝二年。公昉為郡吏。忽遇真人。授以藥。拔宅仙去。或云李八百居寒泉山。公昉師事之。靈壽光扶風人。年七十餘。得朱英丸方。合而服之。轉更少壯。年如二十時。漢獻帝建安元年。光已二百二十歲。常寄寓江陵胡田家。無疾而卒。田為殯理之。百餘日。人復遇於小黃。附書與田。田得書。發棺視之。釘亦不脫。唯履在棺內。

南陽公主下嬪王咸。綏和間。王莽秉政。謂咸曰。國危世亂。



但當退而修身。咸不能從。公主遂如華山。結廬精思。丹道歲餘。乘雲冉冉而去。咸追之。昇層嶺。漠然無迹。嶺上見遺朱履一雙。取之。已化為石。後人名其峯曰公主峯。陰長生新野人。漢和帝陰后之曾祖也。不慕榮位。潛心好道。聞馬明生得度世法。遂入諸名山求之。至南陽太和山中。得見明生師事之。明生不教以度世之道。但旦夕與談當世事。十餘年。長生不少怠。時共事明生者十二人。皆怨恚而去。獨長生禮敬彌篤。積二十年。明生始問其所欲。長生跪曰。乞生爾明生。哀其語而告之。曰。子真求道者也。始將長生入青城山。煮黃土為金以示之。即日授以太清金液神丹。乃別去。於是長生入武當山石。

室中合丹先服半劑未即昇天乃大作黃金數萬斤以
施天下窮乏施盡再服丹半劑白日昇天

刻仙全傳卷之二 終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三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王褒字子登。范陽人。漢安國侯七世孫。少好道。入華山九年。一日夜半。忽聞林澤中有人馬蕭鼓之聲。須臾漸近。見千乘萬騎。浮空而至。神人乘雲車。手把虎符。停車而呼。褒曰。吾太極真人西梁子文也。聞子好學勤勞。故來誥汝。汝名登。一清他日位。當小有司。掌寶籍。為天王之任。但注心四景。動慕三乘。道自成也。後隱洛陽山中。得遇南極夫人。西城真人。授以太上寶文。大洞真經等書。携褒觀玄洲。俄項而至。四面大海。懸濤千丈。洲上宮闕。



樓觀悉皆瓊瑤。謂褒曰：此仙都也。太上丈人處之。又携褒入紫極宮。見丈人。丈人著流霞羽袍。冠芙蓉之冠。腰帶神劍。手把大鈴。侍女數百。太上丈人謂西城真人曰：彼所謂王子登者乎。既幸遇良師。將得之矣。真人因命褒拜拜畢。丈人乃授以上清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二卷。雲碧陽水。晨飛丹腴二升。褒拜服之。由是道成。上帝賜以飛飈羽車。遍歷群仙洞府。盡傳天書秘要。上清玉晨帝君賜以寶芝。食之。即身成金色。頃映圓光。授為太素清虛真人。領小有天王居王屋山洞天之中。給玉童玉女各三百人。主領上清王章。及九天玄文。六合秘籍。龍輦虎旂。玉輪金蓋。出入上清。受事太素。宴寢太極也。

王仲都漢人也。初為道士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真人授以
虹丹。能禦寒暑。二百餘年。漢元帝召至京師。試其方術。
冬月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走。
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上氣蒸上然。又
當盛夏圍以烈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後仙去。孫思邈
後於峨眉山棲真習道。仲都與三五人假為獵夫。過其
居。試之。因論長生之旨。遂授思邈道焉。

藥巴成都人。得仙道。後漢明為尚書。正月朔日。朝見帝。賜
酒不飲。向西南嘆之。有司彈奏不敬。巴謝曰。臣本縣城
東有火患。故嘆酒以救之。數日成都果奏火災。得雨從
東北來。遂息。雨中作酒氣。



一

徐登漢福州人於永泰縣高蓋山得仙類要云徐登與東陽趙丙闔仙術處即其山也

陵陽子明姓竇漢銓鄉人釣魚於延溪得白魚腹中有書即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唐詩白龍已謝陵陽去黃鶴還來喚子安張惠明漢趙郡人結廬中條遇混元子受高奔之道行之超群唐太宗召致醮有感封妙濟大師尋至西嶽尸解雞窠小兒錢易洞微志云李貞為承旨奉使過海至瓊州道逢一翁自稱楊避舉年八十一其父叔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宋卿年一百九十五復見雞窠一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忌不食不語不知其年

瞿武後漢人七歲絕粒服黃精紫芝入峨眉山天竺真人授以真訣後乘白龍而去今蜀猶有瞿君祠

上成公密縣人蔡家訪道日久後歸語其家人曰我已得仙因辭訣家人見其舉步漸高凌虛御空良久乃沒陳寔韓韶共見其事

范幼冲遼西人曾為漢尚書郎善解地理得胎化易形之道且且存青白赤三氣各如縱從東夕日下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覺飽便止行之十年身中自有三色之氣遂得昇仙此高元君太素內景法真說范監者即其人也

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同入王屋山

道米

伯道



學道四十餘年。共合神丹。伯道先服。即死。道恭服之。亦死。稚堅兆期。不敢服。奔藥而歸。未出山。遙見伯道道恭。各乘白鹿。在山上。仙人執節從之。二人悲慟。悔謝。道恭授以服袂。斂方。二人後亦度世。

方回。道成為人。劫閉密室中。欲傳其道。回化身而去。更以一丸泥封其戶。以方回印印之。

陳求伯。南陽人。得淮南王七星散方。服之。二十一日。忽然不知所在。求伯兄子名增族。年十七。亦服之。其父繫其足。閉於密戶中。晝夜使人守視。二十八日。亦復不見。莫知所之。本方云。服之三十日。得仙。由是後人不敢服。二人仙去時。俱有仙官來迎。但人不之見耳。

借丙

多仙傳

三五



趙丙後漢東陽人。嘗遊行。每遇故人。便酌水為酒。削一物為脯。皆得醉飽。曾至渡頭。求船不得。乃布席於水而渡。呪枯樹便生花葉。

董仲。漢董永也。母乃天之織女。故仲生而靈異。數篆符鎮驅邪。嘗游京山。潭泉以地多蛇毒。書二符以鎮之。其害遂絕。今篆石在京山之陰。後仙去。

陳安世京兆人。稟性慈仁。家貧。為權叔本家傭賃。叔本好道。有二仙人託為書生。從叔本游。叔本意怠。二仙曰。幾成而敗矣。見安世篤實。曰。汝好仙乎。曰。好。二仙與約。明日早會大樹下。二期皆早至。乃以藥二丸與之。服遂不復食。但飲水。叔本知其得仙。反師事之。後安世竟仙去。

莊伯微



莊伯微漢人。少好道。不知求道之方。惟以日入時西北向閉目。搥固想崑崙山。積三十年。得見崑崙山仙人。傳以金液方。合服得道。

東郭延山陽人。服靈飛散。能夜作青。坐冥室中。身上生光。照耀一室。又能望見平地數十里小物。凡見人即能逆知其死生。一如其言。年四百歲。絕無老狀。一旦有數千人來迎之。比鄰盡見。乃與親故辭別而去。云詣崑崙山。華子期淮南人。師祿里先生。受隱仙靈寶方。一曰伊洛飛龜秩。二曰伯禹正機。三曰平衡方。按合服之。日以還少。一日能行五百里。力舉千斤。一歲十二易其形。後乃仙去。



蘇林

蘇林字子玄。濮陽人。少稟異操。訪真之志彌篤。嘗負擔至趙師琴高先生。時年二十一。受煉氣益命之道。琴高初為周康王門下舍人。以內行補精術。及丹法。能水遊。時已九百歲。唯不死而已。非飛仙也。或乘赤鯉入水。或出入人間。而林託景丹霄。志不終此。後改師華山仙人仇先生。仇先生者。湯特木正也。服胎食之法。於還神守魄之事。大得其益。先生曰。子真人也。當學真道。我亦不足躡也。乃致林於涓子。涓子見之。遂授以真訣。曰。欲作地上真人。必先服藥。除去三尸。殺滅穀虫。三尸者。一名青姑。伐人眼。令人目暗面皺。口臭齒落。蓋由此青姑之氣穿鑿泥丸也。二名白姑。伐人五臟。令人心耄氣少。喜亡。

荒悶蓋由白姑貫穿六腑之液也。三名血姑伐人胃管。令人腸輪煩懣骨枯肉焦。志意不開。所思不固。失食則飢。悲愁感嘆。精神昏怠。蓋由血姑流噬魂胎之闕也。若不去三尸而服藥者。谷食雖斷。虫猶不死。徒絕五味。雖勤吐納亦無益焉。若虫生而求人不死。不可得也。故凡欲求真當先服制虫丸。制虫丸者。一名初神去本丸也。欲作真人當先服制仙丸。制仙丸者。太上八瓊飛精之丹也。子當急修服之。一日忽語林曰。我被帝召。上補中黃四司大夫。領北海公。今當去矣。去後。林乃於消子寢室得書一幅。乃遺林者。其文曰。五斗三一。大帝所秘。精思二十年。三一相見。授子書矣。但有三一。長生不滅。見

復守之乎。能存三一。名刊玉札。况三一相見乎。吾師才
養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三百年。
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中間復周遊名山。回翔
四岳。休息洞室。守形思真二千八百餘年。今始被召上
補天位。子其勗之。林省書流涕。乃奉法精修。道成周遊
天下。分形散影。寢息丘陵。賣履市巷。以試世人。人莫註
識也。漢元帝神爵二年三月六日。詣弟子周季通曰。我
昨被玄洲召為真人。上領太極中侯大夫。今別汝矣。明
旦果有雲車羽蓋。駮龍駕虎。侍從數百人。迎林林。即日
登天。冉冉從西北而去。

仇先生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江妃二女。不知何許人。時鄭交甫出遊江涓。逢二女。解所佩雙明珠與之。交甫行數十步。女忽不見。珠亦隨失。

劉根京兆長安人。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遇神人授以秘訣。遂得仙。用術濟人。潁川太守史祈以為妖。欲戮之。遣吏召根至府。曰。能召鬼。即至。不爾當戮。根曰。甚易。但借筆書符。須臾見兵甲縛二囚。廳前祈熟視。乃父母也。即驚伏流涕。鬼責祈曰。汝何得罪神仙。乃累親至此。太守伏罪求赦。方解。根遂不見。一云。根初學道。到華山。見一人乘白鹿。從千餘。王女根稽首乞一言。仙人曰。汝聞有韓衆否。曰。聞之。仙人曰。我是也。

谷春櫟陽人。漢成帝時為郎。疫死。而尸不冷。家為棺殯。猶

不敢下釘三年更着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報家人迎之不肯歸。發棺有衣無尸。留門上三日。去之長女坐橫門上。家人知而追之。復去之。太白山後立祠于山上。春時間來祠中宿焉。

梅福字子真。壽春人。仕漢為南昌尉。見王莽專政。乃嘆曰。生為我酷形。為我辱知。為我毒身。為我桎梏。遂棄家求仙。遍遊鴈蕩南閩諸山。至仙霞山。遇空同仙君。授以內外丹法。入雞籠山修煉。不成。乃至劔江西嶺。再遇空同仙君。白雲中而降。謂福曰。汝緣在飛鴻山也。福遂往飛鴻山。結菴修煉。丹成。趣裝復還壽春。一日紫霧浮空。雲中樂奏。金童玉女。捧詔控鸞。從空而下。福拜詔辭家。乘



青鸞飛昇而去。史云：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
子去，不知所之。後人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為吳門市卒。
今城中有吳市門，即其隱處。宋元豐間，封壽春真人。

龍述，字伯高，北人。漢建武中，為零陵太守。後于金山得
袖芝實，大如梧桐子，伯高治而服之，日餌一斗，圭服二
年，得仙尸解去。

姚光不知何許人，得神丹，能分形散影。坐在立亡，火之不
焦，刃之不傷。吳主親試之，積柴數千束，令光坐其中，四
面發火，煙焰蔽天，觀者盈都下。咸謂光必燬燼矣。火息，
光從灰中振衣而起，神容晏如也。手掌把一卷書，及主
讀，不能解，後復見于唐武德中。





虞生

魏伯陽。吳人性好道術。不樂仕宦。乃入山作神丹。時三弟子。知兩弟子心不盡誠。所成試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犬無患。方可服。若犬死不可服也。伯陽入山時。曾携一白犬。自隨。凡丹數轉未足。和合未至者。稍有毒。服之則暫死。伯陽即以丹與犬食之。犬即死。伯陽曰。作丹未成。今犬死。無乃未得神明之意耶。服之恐復如犬。奈何。弟子曰。先生服之。不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于此。不得仙。吾亦耻歸死。與生同。吾當服之。伯陽服丹。入口即死。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得無有意乎。亦服之。入口亦死。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爾。今服丹即死。不如不服。尚得數十年活。遂不服。乃共出山。欲

為伯陽及死弟子求殯具。二人去後，伯陽即起，將煉成妙丹，納死弟子及大口中。須臾皆活。於是將服丹，弟子姓虞者同犬仙去。逢入山伐薪人，作手書寄謝二弟子。弟子見書，始大懊惱。伯陽嘗作參同契五相類，凡二卷。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寓作丹之旨。

虞生附

王老村居慕道，有老道士造之，留月餘。忽遍身瘡瘍，謂王老曰：「得酒數斛浸之。」方愈。王老遂置酒滿甕，道士坐甕中。三日方出，鬚髮皆黑，顏如少童。謂王老曰：「能飲此酒，可仙去。」時正打麥，王老全家飲之，須臾皆醉。忽風動雲蒸，一時舉舍皆昇天而去。時人猶聞空中打麥聲。

土卷





張道陵字輔漢子房八世孫身長九尺二寸。龐眉廣額朱頂綠睛。隆準方頤。目有三角。伏犀貫頂。玉枕峯起。垂手過膝。美髯髯龍蹲虎步。豐下銳上。望之儼然。漢光武建武十年。生於天目山。母初夢大人自北魁星中降至地。長丈餘。衣繡衣。以薔薇香授之。既覺。衣服居室皆有異香。經月不散。感而有孕。及生日。黃雲籠室。紫氣盈庭。室中光氣如日月。復聞昔日之香。浹日方散。七歲。通道德經天文地理河洛圖緯之書。皆極其奧。舉賢良方正。身雖仕。而志在修煉。無何。隱北邙山。有白虎銜符文置座傍。和帝徵為太傅。封冀縣侯。三詔不就。入蜀。愛蜀中溪嶺深秀。遂隱於鶴鳴山。山有石鶴。每鳴。則有得道者。道

陵居此苦節學道。齋氣養神鶴乃鳴。弟子有王長者。習天文通黃老。相與煉龍虎大丹。一年有紅光照室。二年有青龍白虎。遶護丹鼎。三年丹成。真人年六十餘。餌之若三十許人行。及奔馬與王長入北嵩山。遇繡衣使者。告曰。中峯石室藏上三皇內文。黃帝九鼎太清丹經。得而修之。乃昇天也。於是真人齋戒七日。入石室。足所履處。跫然有聲。即掘其地。取之。果得丹書。精思修煉。能飛行。遙聽得分形散影之妙。每泛舟池中。誦經堂上。隱几對客。杖藜行吟。一時並赴。人皆莫測其靈異。西城房陸間有白虎神。好飲人血。每歲其鄉殺人祭之。真人召其神戒之。遂滅。又梓州有大蛇。鳴則山石振動。時吐毒霧。

行人中毒輒死真人以法禁之不復為害順帝壬午歲
正月十五夜真人在鶴鳴山夢寤惟聞鑿佩珊珊天樂
隱隱香花覆地紫雲滿空瞪目東瞻見紫雲中素車一
乘駕五白龍車傍旌旗儀衛甚盛車中一神人容儀若
冰玉手執五明寶扇項負八景圓光身文六餘神光照
人不可正視車前一人勅真人曰子勿驚怖即太上老
君也真人禮拜老君曰近蜀中有六大鬼神枉暴生民
深可痛惜子其為吾治之使晝夜各分人鬼有別以福
生靈則子功無量而名錄丹臺矣乃授以正一盟威秘
錄三清衆經九百三十卷符錄丹竈秘訣七十二卷雌
雄劍二把都功印一枚冠衣方裙朱履各一副且曰與

子千日為期。後會閻死真人，乃叩頭領訖。日味秘文，按法遵修。千日內，顧五臟外，集三萬六千神。又感玉女教，以吐納清和之氣，攝伏精邪，符籙中三步九迹，魁罡七元，交乾履斗之道，隨其所指，隱遁出沒，皆得自然。特有八部鬼帥，各領鬼兵，動億萬數。周行人間，劉元達領鬼行，雜病張元伯行瘟病，趙公明行下痢，鍾子季行瘡腫，史文業行寒癩，范巨卿行酸瘠，姚公伯行五毒，李公仲行狂魅，赤眼噓毒，嘯禍暴殺萬民，枉天無數。真人奉老君誥命，佩盟威秘籙，往青城山，置琉璃高座，左供大道元始天尊，右置三十六部真經，立十絕靈幡，周匝法席，鳴鐘扣磬，布龍虎神兵，眾鬼即挾兵刃，石來害真人。

真人舉手一指化為一大蓮花指之鬼衆復持火千餘
炬來真人舉手一指鬼反自燒。遙謂真人曰師自住峨
嵎山何為來侵奪我居處。真人曰汝等殘害衆生所以
來伐汝攢之。西方不毛之地奉老君命也。元達等聞怒
乃會鬼帥兵馬各于萬衆精甲犀刃上山圍遶真人以
丹筆遙畫一陣鬼衆皆仆八大王叩頭求生真人以丹
筆倒書之。鬼衆復蘇真人呼鬼王曰汝等進前聽吾處
分。自今速當遠避勿復行病人間如違即當誅戮無留
種。鬼王曰降災下民本自隸我奈何盡奪。願分一半。真
人不許叱退之。鬼王不服次日復會六大魔王率鬼兵
百萬環攻王長曰鬼甚衆奈何。真人曰子無恐吾即却

之復以丹筆一畫衆鬼復死。惟六魔王仆地不能起。仍扣頭求生。真人不顧。復以丹筆一裁。此山遂分為二。六魔王欲度不能。始大聲哀求云。自今而去。不敢復來。乞往西方娑羅之國。而居止焉。真人乃許可之。倒筆再畫。八師六魔群鬼悉起。真人命王長有一大石為橋度之。然群鬼雖攝伏。真人猶欲服其心。謂之曰。試與爾各盡法力。元達等曰。惟命是聽。真人投身入大火中。即足履青蓮而出。鬼帥投火為火所燒。真人入水。身度木外。木即隨合。鬼帥投木。即墜地。真人入水。乘黃龍而出。鬼帥入水為水所溺。真人以身入石。透石而出。鬼帥投石。纏入一寸。真人以身入鉄山。透山而出。鬼帥纏入半寸。真

人呪神符一道左手指之鬼斃右手指之復生鬼帥左
右指無生無死元達等化八大虎犇攫而來真人化一
獅子逐之虎奔走鬼帥又化八大龍欲來擒帥真人化
金翅鳥啄龍目睛八龍爭遁鬼帥又化大神雙持大攝
欲擊真人真人化作金剛身長七十二萬丈廣五十三
萬圍戴大冠負圓光具十二種無量相擊大神大神退
走鬼帥等身高十二丈即墜真人騰空高百餘丈上無
所攀下無所乘鬼帥作五色雲昏暗天地真人化五色
日炎光輝灼雲即流散鬼帥變化技窮真人乃化一大
石可重萬餘斤以藕絲懸之鬼帥營上令二鼠爭齧其
絲欲墜鬼帥同聲哀告乞餘生遠去再不虐害生民真

人遂命五方八部。六大鬼神。會盟于青城山。使人處陽明。鬼行幽暗。六大鬼王歸於北。酆八部鬼帥窺於西域。鬼衆猶躊躇不去。真人乃口勅神符一道。飛上層霄。須臾風雨雷電。刀兵畢至。群鬼滅影而遁。真人至蒼溪縣雲臺山。謂王長曰。此山乃吾成功飛騰之地也。遂卜居。修九還七返之功。一日復聆昔日鑿珮天樂之音。真人整衣叩伏。見老君千乘萬騎。來集雲際。徘徊不下。真人再拜泣曰。臣夙昔承寶蔭。親授秘文。乃奉天威。戰鬼行化。功成退居於此。今感駕再臨。不我下降。意者大道雖臣。臣其為尸敗乎。老君乃命使者告曰。子之功業。合得九真上仙。吾昔使子入蜀。但奪鬼幽獄。區別人鬼。以布

清淨之化而子殺鬼過多又擅興風雨役使鬼神驅馳
星斗震蕩山川陰景鬱晝殺氣穢空殊非大道好生之
意上帝正責子之過所以吾不得近子也子且退居朝
行修謝日月二十八宿二十四氣陰陽本命主者謝過
之後更修三千六百以吾待子茲無何有鄉上清八景
宮中言訖聖駕昇去真人遂依告文與王長遷鶴鳴山
謂弟子趙昇曰彼處有妖怪當往除之及至值一神
女子山前笑迎姿態妖艷因問曰此地有醜泉何在神
女曰前大湫是毒龍處之真人廼以法召之毒龍不出
遂書一符化為金翅鳥向湫上盤旋毒龍驚舍湫而去
其湫即竭遂得醜泉後居民煮之有鹽十二神女各出

一玉環來獻曰妾等願事箕箒真人受其環以手緝之十二環合而為一謂曰吾投此環于井中能得之者應吾夙命也神女競解衣而入井爭取王環真人遂掩之盟曰今作井神無得復出彼方之民至今不懼神女之害而獲鹹井之利後以真人諱旌其州今陵州是也過宋江其中多異物為害乃書大山篆符以鎮之其害遂絕每水涸人猶見其符募歸以屏妖惡真人重修二十一年乃復領趙昇王長往鶴鳴山一日午時忽見一人朱衣青襟曳履執板一人黑幘綃衣佩劍捧一玉函進曰奉上清真符召真人遊閻苑須臾前後從引千乘萬騎紛然而來中有黑龍駕一紫輦王女二人引真人登車

旋踵至闕。闕榜云：擬大玄都正一真人闕。真人既至，群
仙禮謁良久。忽二青童引群仙，皆朱衣絳節前導。曰：老
君至矣。從者二人，可二十許。或曰：此于房子淵也。乃相
與騰空而上。至一殿，金堦玉砌。或謂真人曰：將朝太上
元始天尊也。真人整衣趨進，望見殿上圓光照人，不可
正視。移時，殿上勅青童諭真人以正一盟威之法，使世
世宣布。為人間天師。拜真人為太玄都正一平炁三天
扶教輔元大法師。勅還人間，勸度未悟。仍密諭飛昇之
期。真人受命，乃復返渠亭赤石崖舍。出三天正一秘法
付王長趙昇。於離沅山中敷演其法。次還陽平山，以飛
仙輕舉之法。付嗣師。仍還鶴鳴山。桓帝末壽元年正月。

七日五更初。長昇見空中一人駕雲車。大聲言曰。張道陵功已行。就將授以秘籙。言訖。老君駕龍輿。命真人乘白鶴同往成都。重演正一盟威之旨。說北斗南斗經。畢。老君復去。真人欲留其神跡。乃於雲臺西北半崖間。舉身躍入石壁中。自崖頂而出。其山因成二洞。今崖半曰峻仙洞。崖上曰平仙洞。九月九日。在巴西赤城渠亭山中。上帝遣使者持玉冊。授真人正一真人之號。諭以行當飛昇。真人乃以盟威都功等諸品秘籙。斬邪二劍。王冊玉印。以授其長子衡。戒之曰。此文總統三五步罡。正一之樞要。驅邪誅妖。佐國安民。世世一子紹吾之位。非吾家子孫不傳。謂長昇曰。尚有餘丹。二字可分餌之。今

日當隨吾上昇矣。亭午。群仙儀從畢至。玉女二人引真人夫人雍氏昇。登黑龍紫輿。天樂擁導。於雲臺峯白日昇天時。真人年一百二十三歲也。今其子孫世襲真人。居於江西廣信府貴溪縣之龍虎山。

劉晨。剡縣人。漢末平中。與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路迷不得返。經十三日。飢渴。偶望山上有桃樹。子實共取食之。飢止。體充。下山取澗水飲。見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焉。二人喜曰。此近人家矣。遂度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見二人持杯。顧笑曰。劉阮二郎。捉杯來耶。劉阮異之。二女遂灌然如舊相識。曰。來何晚。即邀還家。南壁東壁各有羅帷絳帳。帳角懸鈴。上有金銀交錯。各有侍



婢便令具饌。有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畢。行酒。俄有群女持桃子。笑曰。賀汝婿來。酒酣作樂。夜半各就一帳宿。媿態殊絕。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氣候草木常似春。百鳥啼响。歸思更切。二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至此。遂相送。指示還路。及歸。鄉邑零落。已七世矣。再往。女家尋覓不獲。晉太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沈文泰九疑人。得紅泉丹砂。去土符。延年益命之方。服之有效。欲之崑崙。留安息二十餘年。嘗語李文淵曰。但張土符而不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因得秘要。後亦昇仙。後世以竹根汁。煮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仙矣。

文淵附



王喬河東人漢明帝時為尚書郎出為萊令漢法畿內長
史節朔還朝喬每月朔且常自縣來朝帝怪其來數而
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
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得二鳧焉乃所賜尚書
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縣門外鼓不擊自鳴聞于京師
後天下平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移動喬曰毋乃天
帝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勿于城東白
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為之
立廟號葉君祠祈禱輒應

葛基漢末彰德人修道天平山延壽宮善吹簫能致鳳鸞
翔集號碧霄真人道成白日冲舉



蔡經

麻姑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仕漢至中散大夫。博學兼明。天文圖
識。河洛之要。能逆知吉凶。桓帝連徵不出。後詔郡國逼
至京。低頭閉目。不肯荅語。乃題官門扇四百餘字。皆言
方來事。帝惡之。使人削去。外字適去。內字復見。墨深透
木。寄寓太尉陳耽家四十餘年。耽家絕無疾病。死喪一
日。語耽云。吾期運當去。不得復停。明日日中當發。至時
方平死。耽知其化去。未敢殯。歛。但悲涕焚香。三日三夜
失其所在。衣帶不解。如蛇虺。方平去後百餘日。耽亦薨。
或謂耽得方平之道。亦化去。

蔡經。姑蘇人。漢桓帝時。仙人王方平降其家。曰。汝當得度
世。故來教汝。但汝氣少肉多。未能即上天。當作尸解。須

史經如從狗竇中過。方平告以要言，乃去。經後忽身發熱如火，三日肉消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其被中，但有形如蛇蛻，後十餘年忽還家，尸解時已老。今復少壯鬚髮盡黑。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復來，當作酒數百斛以待。其日方平果來，舉家聞金鼓簫管之聲，方平著遠游冠，五色綬帶，劔面黃色，小鬚，乘五龍車，車各異色，前後麾節旌旗導衛，如大將軍侍從。既至，從官皆隱。經父兄叅畢，方平乃遣人迎麻姑。麻姑即方平之妹也。少頃麻姑至，經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許，頂中作髻，餘髮散垂，至腰，錦衣綉裳，光彩耀目，皆世所無有。坐定，自進行厨，擘麟脯，噐皆金玉。麻姑欲

見經母及經婦。時經婦新產。方數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許米來。擲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麻姑猶作少年戲也。姑云。接行以來。東海三為桑田。蓬萊水又淺矣。方平亦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私念。背痒時得此爪搔之。由方平即知。乃鞭經背曰。麻姑神人也。汝謂其爪可搔背痒耶。方平去。經家所作數百斛酒。皆盡。亦不見人飲之也。父母私問經。王君常在何處。經曰。常在崑崙羅浮括蒼三山。三山皆有宮室。王君常平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仙往還者數十過也。王君出入常乘一黃麟。所至山海之神。皆來奉迎。後經仙去。仍暫歸省家。如蘇耽云。麻姑附。

于英



子英者舒鄉人。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養之。池中
一年長丈餘。遂生角。與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
迎汝。今日與汝俱昇天。即大雨。子英上魚背。飛昇而夫
歲七來歸。仍與妻子同飲食。數日。魚復來迎之。如此七
十年。故吳中有子英祠云。

子吉琅琊人。精修苦道。忽得痼疾。晨夕告天。誠感老君。令
仙翁授吉經曰。非但愈疾。當得長生。化行天下。吉得之。
疾遂除。凡消災治病。無不立驗。後老君數降。親授其旨。
孫策平江東。將士多病。請吉噴水。即差策聽之。天久旱。
乃縛吉暴日中。即大雨。策忌而殺之。竟失其尸。周旋火
間。復百餘年仙去。

官嵩琅琊人師事仙人于吉服雲母數百歲面色如童後
入紵嶼山仙去

董奉字君異侯官縣人蜀先主時有本縣長余姓者方少
年見奉年已三十餘矣不知其有道也罷去五十年復
為他職經侯官諸吏人皆往謁故長奉亦同往余宿識
奉問曰君莫得道耶昔在縣時年幼於君今已衰白而
君猶少何也奉曰偶尔後奉游交州州刺史杜愛得毒
病死已三日奉以三丸藥內熒口中令人舉頭搖而消
之食頃熒開目動手足顏色漸還半日中能起坐後四
日始能語云死時奄然如夢見數十烏衣人來收之將
載輿車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獄各一戶戶總容一



人以燹內一戶中似以土外封之不復見。恍惚間有一人言太一使者來召杜燹聞人以鍾掘所閉戶引出之。見外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杜燹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燹既活乃為奉起高樓于中庭奉所飲食唯啖脯棗多喜飲酒。一日三為設之奉每來燹慮飲食下樓時如飛鳥便來到座不覺其下。其上樓亦然。後來去燹涕泣留之不許。因問曰君欲何之當為具大船也。奉曰不用船。但用一棺噐耳。燹即為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奉死。燹使人殯埋之。七日有人從岩昌來者云見奉寄言為謝杜侯。好自愛。重燹開棺視之。但見一白丹書一符。奉後還廬山下居。有一人病癩垂死。自載詣

奉扣頭乞哀。奉使病者坐一空室中。以五重布掩其目。勅家人莫近。無何。病人云。似有一物來舐之。痛不可堪。度此物舌當一尺許。其氣息大小如牛。紙竟乃去。竟不知何物。奉乃往解病人之布。以水與飲。遣去。云。不久當愈。且勿當風。十數日間。病者身體通赤。無皮。甚痛。欲水浴。即不復痛。二十餘日。即皮生。如凝脂。後嘗大旱。百谷焦枯。縣令丁士產謂綱紀曰。董君有道。必能致雨。乃自齎酒脯見奉。奉曰。周易得爾。因仰視其屋曰。但家貧屋漏。奈何。縣令解其意。即遣人為奉造屋。當泥塗。使人取水作泥。奉曰。不煩運水。日暮自當雨也。夜果大雨。高下皆是。奉居山間。呪水治病。不取錢物。重病愈者。但使栽

查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杏七萬餘根。森然成林。山中群獸遊戲樹下。竟不生草。有如耘治也。杏每熟時。奉於樹下。作一簞。倉語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徑。自取之。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取杏一器。每有納穀少。而取杏多者。即有虎隨後逐之。其多取杏。即傾覆地上。虎即還去。有偷其杏者。至家即死。其家速送杏還。叩頭謝過。即活。自是買杏更無欺者。奉以其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歲消三千斛。穀尚有餘。縣令親故家。有女為精邪所魅。諸術不能治。乃語奉曰。君若能愈之。即當以此女傳巾。擲奉。乃召勅諸魅。有大白黿。長丈六尺。陸行。詣病者門。奉勅使者斬之。女病輒愈。遂以女妻。

之。又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買一女伴之。奉
一旦受上帝命。授碧虛太一真人。白日飛昇。婦及養女
猶守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逐之。如故。後人即於
其種杏處。建祠祀之。

封衡隴西人。幼學道。得真訣。服黃連五十年。入山採藥。百
餘年。還鄉里。聞有病者。輒以腰間竹筒藥與之。立應復。
周游天下。駕一青牛。鬼物遇之。莫不竄避。魏武帝召問。
養性大畧。衡曰。戒思慮。節嗜欲而已。所著有養氣術。隱
形法。衛生經。數十卷。

介象字元則。會稽人。通五經。百家之言。能屬文。精修道法。
入東嶽。受禁制之術。能茅上燄火。煮鷄鷄熟。而茅不焦。



能令一里內不炊不蒸。鷄犬三日不鳴不吠。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起。能隱形變化。為草木鳥獸。嘗遠遊數千里。求仙不值。乃入山精思。異遇仙疲極。卧石上。有一虎欲噬象。象寤見虎。謂之曰。若天使汝來侍衛我。汝且停若。山神使汝來試我。汝速去。後入穀山。見石子有紫光。大如雞子。因取兩枚。穀水深不得度。還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顏色非常。衣服五彩。象知其仙人也。即叩首乞長生之方。女子曰。汝急送手中物。還故處。吾干此待汝。象以石子置原所。還見女子。果在舊處。象復叩首。女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穀三年。乃復往見女。仍在前處。出丹方一首。授象曰。得此便仙。

勿他為也。象尚未合藥，有人密奏象干。吳主吳主徵象，至武昌甚敬重之，稱為介君，為起第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莫有見者。又令象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時有種黍于山中。苦獼猴食之，戒曰：吾告介君，猴即去。一日吳主與象論鱸，何者最上？象曰：鱸魚為上。吳主曰：此魚生海中，可得乎？象曰：可得，但令十殿前掘坎，著水滿之，象垂釣坎中，須臾得鱸。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為陛下取作鱸，何不可食？象屢求去，不許。一日吳主賜梨一奩，象食之，隨死。吳主殯埋之，次日已至建業，以所賜梨付死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吳主視其棺，中惟一奏版符耳。吳主

思永即以象所住屋為祠時躬祭之每有白鶴來集座上良久乃去後弟子又見象在蓋竹山中持白桃花一枝顏更少焉。

鍾離簡後漢人仕為郎中與弟樞入華山三峯得道白白昇天

鍾離樞燕臺人後改名覺字寂道號和谷子又號王陽子

又號雲房先生父為列侯宦雲中誕生真人之時異光數丈狀若烈火侍衛皆驚真人頂圓額廣耳厚眉長目深鼻竅口方頰大唇臉如丹乳遠臂長如三歲兒晝夜不聲不哭不食第七日躍然而言曰身遊紫府名書王京及壯仕漢為大將征吐蕃失利獨騎奔逃山谷迷路



夜入深林遇一胡僧蓬頭拂額體掛草結之衣引行數里見一村莊曰此東華先生成道處將軍可以歇息矣揖別而去真人未敢驚動莊中良久聞人語云此必碧眼胡人饒舌也一老人披白鹿裘扶青藜杖抗聲前曰來者非漢大將軍鍾離權耶汝何不寄宿山僧之所真人聞而大驚知其為異人也。是時方脫虎狼之穴遽有鸞鶴之思乃回心向道哀求度世之方於是老人授以長真訣及金丹火候青龍劍法真人告辭出門回顧莊居不覓其處後再遇華陽真人傳以太乙刀圭火符內丹洞曉玄玄之道又遇上仙王玄甫得長生訣遊雲水至魯居鄒城入嶽峒於紫金四皓峯居之再得玉匣秘

訣遂仙去。

劉諷。潁川人。漢景帝時。為公車司馬。師司馬季主。得服日月精華之道。晚歸鄉里。許形杖履而去。

介琰不知何許人。住建安方山。師白羊公杜泌。受女一無為之道。能變化隱形。嘗往東海。過秣陵。吳主孫權禮之。為琰起靜室。每日數遣人問起居。琰或為童子。或為老翁。無所食。啖不受。餉遺。吳主欲學其術。琰以吳主多內御。不傳。吳主怒。縛琰著甲士。引弩射之。弩發。唯繩索存。不知琰之所之。

李阿者。三國時蜀人。容顏嘗不老。每乞食成都市。所得隨多少。盡施與貧乏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踪跡。有古



李奇



强者疑阿是異人。試尾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每親隨之。恐山中有虎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曰。汝隨我行。那畏虎也。取刀擊地。刀折。強憂之。至旦。阿問強曰。汝憂刀折耶。曰。實恐父責阿。復取刀擊地。刀完如故。強一日隨阿還成都。道逢人犇車。阿以足當車下。足骨折。輒死。強守視之。須臾。阿復起。折足平好如故。強時十八。見阿如五十許人。至強年八十餘。而阿容色如舊。一日忽語人曰。吾被崑崙菴召。當去。遂不復見。

朱孺子。三國時永嘉固人。幼師道士王玄真。居大若岩。深慕仙道。時採黃精服餌。歷十餘年。嘗於溪畔見二花犬逐之。入枸杞叢下。與玄真共掘其處。得二枸杞根。形



狀即如花犬堅若石。乃煮之二晝夜。孺子試取汁飲之。即覺身輕能飛。昇於前峯之上。與玄真謝別。乘雲而去。至今號其峯為童子峯。玄真後食其餘亦得不死。乃隱于岩西陶山。採樵者時或見之。王玄真附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於天柱山中精思學道。得石室中丹經。尤明六甲。能使尤神。坐致行厨。變化萬象。曹操召見。閉一室。斷穀。暮年出之。顏色如故。操嘗宴賓曰。今日高會。所少松江鱸耳。慈因求銅盆貯水。以竿釣之。即得鱸。操曰。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恐近取。即曰。前使買錦。可報增二十段。慈曰。諾。須臾袖中出薑。後買錦者。曰。果云是。日得報增錦。操出郊。士大夫從者百許。慈為齋酒。一

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求其故。行視諸壚。悉亡其酒。脯矣。操惡其怪。因坐上收慈。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辨誰是。或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使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使欲取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為羝。並人立。云。遽如許。亦莫所取焉。

張魯字公期。嗣師長子也。仕漢為漢中太守。後隱身學道。以符法治病。致米一斗。病立愈。久之積米鉅萬。曹操遣將攻漢中。魯以手版畫地成河。怒濤洶湧。兵不得渡。其

將復率水兵。將至岸。魯又以手版畫河中。輒尊一峯。高千餘丈。兵不能進。後加修煉。白日昇天。

王梵志。黎陽人。王德祖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癭爛。德祖去其皮。見一孩兒。抱胎而出。七歲能語。問誰育我。德祖以實告。因名梵天。後改為志。後仙去。時人咸謂神能轉劫也。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三終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四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煉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忽有三人山谷中齊問恭曰子好長生乎恭曰然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一人曰我姓孫字文陽一人曰我姓李字文上皆太清仙人也文起曰汝與吾同姓又字得吾三人之半似有緣當隨我採藥示以長生之方恭大喜隨之二日乃授恭秘方因遣恭還曰汝來雖二日人間已二百年矣恭還家但見空野無復子孫惟里中數世後人有趙光輔者傳開先世有呂恭將一奴一婢入山

吕恭



服藥不復歸。今已二百餘年。兼知恭有曾孫呂習者。在城東北十里。作道士。乃為恭往尋之。習驚喜曰。吾家仙人歸矣。居久之。乃以神方授習而去。時習年已八十。服之頓少。至二百歲。乃入山去。其子孫數世服此藥。無復老死。皆得地仙也。

黃初平。晉丹谿人。年十五。牧羊。遇道士引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其兄初起尋之不獲。後遇道士善士。起問之。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初起即往見初平。問羊安在。曰。在山東。往視之。但見白石。初平叱之。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亦棄妻子學道。後亦成仙。初平號赤松子。初起號魯班。宋元時皆有封號。黃初起附

黃初起

黃初平



羅真人



羅真人。晉黃梅人。名致福。修道於縣北鳳臺觀。丹成。有老人來告云。某病龍也。願得丹療之。致福賜之丹。後於觀北水塘洗足。龍負飛昇而去。今遺飛昇臺。洗足池。宋賜今號。

賀元琅琊人。得道不死。宋真宗東封。謁於道左。曰。晉水部員外郎賀元。再拜言。訖不見。蘇軾詩曰。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居處。願供菽水看燒丹。

蘭公。曲阜人。精修孝行。半中真人。下降其家。自称孝悌王。諱弘康。語蘭公曰。後晉代當有真仙傳吾孝道。是為衆仙之長。因付以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轉授丹陽黃堂。

靖女真譙姆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名許遜汝當以此授之語訖與蘭公遊於郊野道傍有三古塚指示蘭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汝昔日解所遺故衣第二塚乃太陰煉形其形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蓋所藏蛻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牧人踐履也言訖升天而去蘭公乃以金丹等物付譙姆并移塚傍舊路人謂其妖矣乃訟之縣令令拘公公以前事對令乃發而視之其第一塚果有黃衣一領第二塚覓一人童顏弱質如夢初覺之狀第三塚有連環骨一具衆咸驚嘆縣令以衣還公公服之即同塚中之人合而為一體竦身入雲而去

蘇母



謚姆居丹陽郡黃堂潛修至道後以銅符鉄券金丹寶章付許君及姆昇天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許君認茅落立祠今豫章有黃堂觀

費長房汝南人曾為市掾有老翁賣藥于市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曰子明日更來長房旦日果往翁乃與俱入壺中但見玉堂殿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囑不可與人言後乃就長房樓上曰我仙人也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能舉翁笑而下樓以一指提而上視器如有

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心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翁即知。乃斷一青竹。度如長房。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長房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遂殞殮之。長房立其傍。而衆莫之見。於是遂隨翁入深山。踐荆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亦不恐。又卧。長房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其上。衆蛇競來齧索。欲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奈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頃刻至矣。至當以杖投葛陂中。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



費長房

限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死久，驚訝不信。長房曰：「往日所葬竹杖耳，乃發塚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驅使杜公，或獨坐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又嘗食客而使使至宋市鮓，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入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桓景嘗學于長房，一日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大災，可作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山飲菊花酒，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牛羊雞犬皆暴死焉。一云：後失其符為衆鬼所殺。壺公附。

嚴青，會稽人，居貧常於山中作炭，忽遇神人授書一卷，曰：「汝骨可長生，并教服石髓法。」青受之，即見左右常有數

十人侍之。嘗夜行都巡呵青。青亦呵之。都巡怒叱從兵收青。青亦叱從神錄之。青徑去而都巡等人馬皆不能動。明旦鄉人曰必嚴公也。報其家往謝青。乃放去。後斷穀三年仙去。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襤衫。六銜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足。夏則衫內加絮。冬嘗卧雪中。氣出如蒸。每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醉而踏歌。老少皆隨看之。似狂非狂。歌詞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得錢則用繩穿拖之而行。或散夫亦不顧。或贈貧者。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自兒童時見之者。及班白見之。顏狀如故。後於濠梁酒樓上飲酒。聞有笙簫聲。

反仙台
卷之六



忽然乘雲鶴而上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其靴衫拍板旋亦失亡

沈建丹陽人好道能醫嘗遠行寄奴婢驟羊於主人各與藥十粒語主人曰不煩飲食也去後主人雖飲食之皆不願三年還又各與藥則飲食如故後不知所止

耆域天竺人神奇人莫能測周流華戎晉武帝時至襄陽欲寄載過江舟人見其衣服粗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而域已度前行見兩虎以手摩其頭虎弭耳而逝一日與衆決衆送至城外域徐行追者不能及是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賈人胡濕是日又逢域於流沙計九千餘里云

普城





王貞

王質晉衢州人入山伐木至石室山見石室中有數童子圍棋質置斧觀之童子以物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飢渴童子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爛已盡質亟歸家已數百年親舊無復存者復入山得道人姓徃見之

蓬球字伯堅北海人晉武帝泰始中入具丘西王女山中伐木覺有異香球迎風尋之忽山廓然自開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玉樹五株稍前見四仙女彈碁堂上見球俱驚起曰蓬生何事得來球曰因尋香至此問訖復彈碁如故內一最少者獨登樓彈琴且戲吟曰元暉何為獨升樓球在樹下立久飢以舌舐葉上垂

露俄一女乘鶴而來。曰王華王華。汝等何故來此。俗人
球惶懼。疾趨出門。回頭竟無所見。及還家。已是建興中
矣。因復訪道不返。

葛玄字孝先。丹陽句容人。號曰葛仙公。從左慈受丹液仙
經營與客對食。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願先生作一事為
戲。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嗽口中飯。盡成大
蜂。數百集客身。亦不螫。人有問玄張口。蜂皆飛入。嚼之
是舊飯也。能指石人使行。指蝦蟆及諸昆蟲。燕雀之屬
歌舞。絃節皆如人狀。或宴客。令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
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持一噐于井上。呼錢向錢。一
一飛出。與客飲。無人傳杯。杯自至前。如酒不盡。杯不去。



也。晉武帝召問曰：百姓思雨，可致乎？玄曰：易耳。乃書符著社中，俄頃大雨。偶行遇一神廟，凡過者離百步下車。否則有警，廟傍有大樹數十株，上有禽鳥，人畏莫犯。仙公乃命車直趨，輒大風驟起，塵埃蔽天。從者驚怖，仙公怒曰：小邪敢爾！舉手指風，風即止。書一符，令從者投廟中，禽鳥皆墜死。廟屋自焚。仙公過武康，見一人家病作，請巫祀妖邪。邪附巫者，與仙公飲。仙公故不飲，而妖邪出語不遜。仙公厲聲叱曰：奸鬼敢爾！敕五伯搜妖邪頭，附柱鞭背，但聞鞭聲，出血流地。妖邪伏罪，乃止。仙公過華陰，見一士人溺于蛇精之家，迷而不悟。仙公化作一田夫，驅黃犢而耕，因說士人曰：汝陷身于非地，汝婦蛇

精也前後啖人不計其數士人不之信乃引士人看古井井中白骨盈積士人恐遂教士人密窺其跡士人乃窺之果蛇也張牙弩自在帷帳中身傍附一小蛇仙公禁而斬之即有無數小蛇來救援仙公盡為誅戮畢以一符與士人服即瀉下蚯蚓蝦蟆之類無數遂得全生仙公又嘗在荊門軍紫蓋山修煉值天寒大凍仙公跣足衣衫襤褸時有屈家二女偶見憐之夤夜促成雙履次日獻之煉丹之所仙公已去但存爐灰尚溫二女撥灰得丹一粒姊妹分而服之自後神氣沖沖不飢不渴惟慕清靜後隱去時人咸謂得仙矣仙公嘗從吳主各船行至三江口遇風船多漂沒仙公船亦不知所在吳

主嘆曰葛仙公有道何不陟免此踰宿忽見仙公水上
步來既至尚有酒態謝曰昨伍子胥強邀留飲是以淹
屈陛下。一日遊會稽有賈人自海中還過一神廟廟吏
邀賈人曰煩寄箋葛仙公言訖即以書擲舟中及還達
仙公仙公開函乃東華山童君書題曰太極左宮仙書
世人愈知仙公名在天闕舊矣仙公嘗于西峯石壁上
石曰之中搗藥遺墜二粟許有飛禽遇而食之遂得不
死。至今夜靜月白風清之時其禽猶作下當杵臼之聲
名曰搗藥鳥。仙人琴高聞仙公得道自東海跨雙鯉來
訪仙公與之酣飲既醉高卧白雲間酒醒雙鯉化為石
矣。仙公贈以雙鶴跨之而還石至今存嘗有客從仙公

泛舟見囊中有十數符客曰此符驗可見不仙公即取一符投水中逐水而下仙公曰何如客曰常人投之亦然仙公復取一符投之逆水而上仙公曰何如客曰異矣仙公復取一符投之符即不上不下須臾上符下符會于中流三符聚為一處良久收之又于水濱見鬻大魚者謂魚主曰欲假此魚到河伯魚者曰已死矣曰亦可以丹書紙納魚口中投于水躍然而去嘗有客來謁既坐有繼至者復見仙公迎與俱入而座上仙公自與客談笑不輟時苦寒謂客曰居貧不能設爐致煖試作火以供諸君於是張口吐氣火赫然而出須臾屋中火滿又盛暑中醉卧使人傅粉腹上謂客曰苦熱不能作

他戲乃以腹徐徐上摩屋梁而粉者梁上如此神異不
能盡述後仙去。屈氏二女附

梁謹字考成扶風人初事鄭法師於樓觀晉惠帝末興二
年老君命真人尹軌降于樓觀授以煉氣隱形之法及
水石還丹術。謹乃隱于終南山食烝吞符廣索丹砂為
餌丹成能飛行變化目能視地中物耳能聽數里聲一
日謂門人曰有友召吾于南峯今往矣輒冠服而出則
雲氣繚繞不見其形惟聞鼓吹之音隱隱從空而去
曹仙媪不知何許人常携幼女引一犬息馬闕閤柳下一
日至河間渡舟師拒之媪携女與犬凌波御風須臾登
岸俄又登東岸石龕與女及犬化龕中土人立廟祀焉

及九台年四乃

曹仙媪



鮑靚字太玄陳留人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刻
召之要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晉元帝大興元年靚往
江東於蔣山北道見一人年可十六七許好顏色俱行
數里其人徐徐動足靚奔馬不及因遙問曰相君行步
必有道者其人曰吾仙人陰長生也君有心於道故得
見我靚即下馬叩拜陰君曰子慕道久矣吾當度尔仙
法凡非仙胎得仙者必由尸解上尸解用刀下尸解用
竹木以神丹染筆書太上太玄陰生符於刀其刀須更
即如所度者面目奄然於牀上矣其真人遁去其家人
但見死人不見刀也陰君乃傳靚此道又與靚論晉室
脩短之期又云此地十年後當大流血後值蘇峻之亂

果皆驗羅浮圖志云靚為南海太守以道術見稱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與葛稚川善時稚川居羅浮常往來山中或語論達旦乃夫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雙燕往來恠而窺之則雙履也墉城集仙錄云靚以女妻葛洪靚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後蘇峻亂發棺無尸但有一大刀賊欲取刀聞塚近有兵馬之聲棺中刀忽然有聲若雷震衆賊驚走賊平後收刀別葬之晉書云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李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後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孫登

孫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於汲郡北山上窟中住。無家。夏則編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善長嘯。好讀易。鼓一絃琴。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齋然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康又請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後康果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登竟白日昇天。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入海東抱犢山中。嘗與嵇叔夜遊。烈

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半留與叔夜叔夜既至皆疑為石又入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不知其字未敢取頗記十數字形體歸示叔夜叔夜盡知之烈喜乃與叔夜同至其處失石所在烈因語弟子曰叔夜未應共得仙也。

嵇康字叔夜。燕國鉅人。鉅有嵇山家于其側。因氏焉。身長七尺八寸。土木形骸。不加飾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時王伯通造一館。但有人宿必死。伯通累見其凶。常閉之。至是康請寄宿館中。乃取琴彈。二更時。有八鬼從館出。康始懼。欲誦乾元亨利貞數遍。徐問鬼曰。王伯通造此館。凡有人宿輒死。無乃若輩殺之耶。鬼曰。我輩非殺人。

者。乃是舜時掌樂官。兄弟八人。號曰伶倫。舜受佞臣之言。枉殺我兄弟。葬埋於此。王伯通於吾冢上築墻。吾等苦其厭。見人來宿者。出擬告之。彼見吾等。自懼而死。非殺之也。今願先生與伯通言。取吾等骸骨。遷葬他處。期半年。伯通當為本郡太守。今授先生以廣陵一曲。聊相酬耳。康大悅。遂以琴與鬼。鬼彈一遍。康即舐彈。遂彈至夜深。伯通往館中視康。聞琴聲殊佳。因問康。康具言其事。明日伯通使人掘地。果見骸骨。遂別造棺。就高索處葬之。後晉文帝時。伯通果如期為太守。康為中散大夫。聞汲郡山中孫登善嘯。康遂從之遊。登沉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嘗與



王烈入山。烈得石髓如飴。自服半。半留與康。俄疑而為石。又入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之。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屢遇而不遇。命也。初康居貧。嘗共向秀。鍛于大樹之下。以自贖。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才辨。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會欲別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由此憾之。因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也。公無憂天下。但當以康為慮耳。復譖康黨母丘儉。帝遂害之。斬于東市。記纂淵海云。南海太守鮑靚。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靚曰。嵇叔夜爾。寧曰。叔夜斬于東市。何得復在此。靚曰。叔夜雖市終實。兵解也。

吳猛



吳猛字世雲。濮陽人。少有孝行。仕吳為西安令。得至人丁義神方。遂以道術大顯於時。傳法於許遜。嘗見暴風大作。書符擲屋上。有青鳥銜去。風即止。或問其故。曰。南湖有舟遇此風。二道士求救耳。驗之果然。西安令于慶死。已三日。猛曰。令數未盡。當訴之于天。遂卧尸傍。數日。與令俱起。常渡江。值風濤大作。猛以白羽扇擲水而渡。許真君上昇。猛亦於是歲乘白鹿車。與弟子四人。麗日昇天。宋政和中。封神烈真人。

衍客。晉人避亂。隱延平郡之北山。結廬煉丹。丹成。白日舉家上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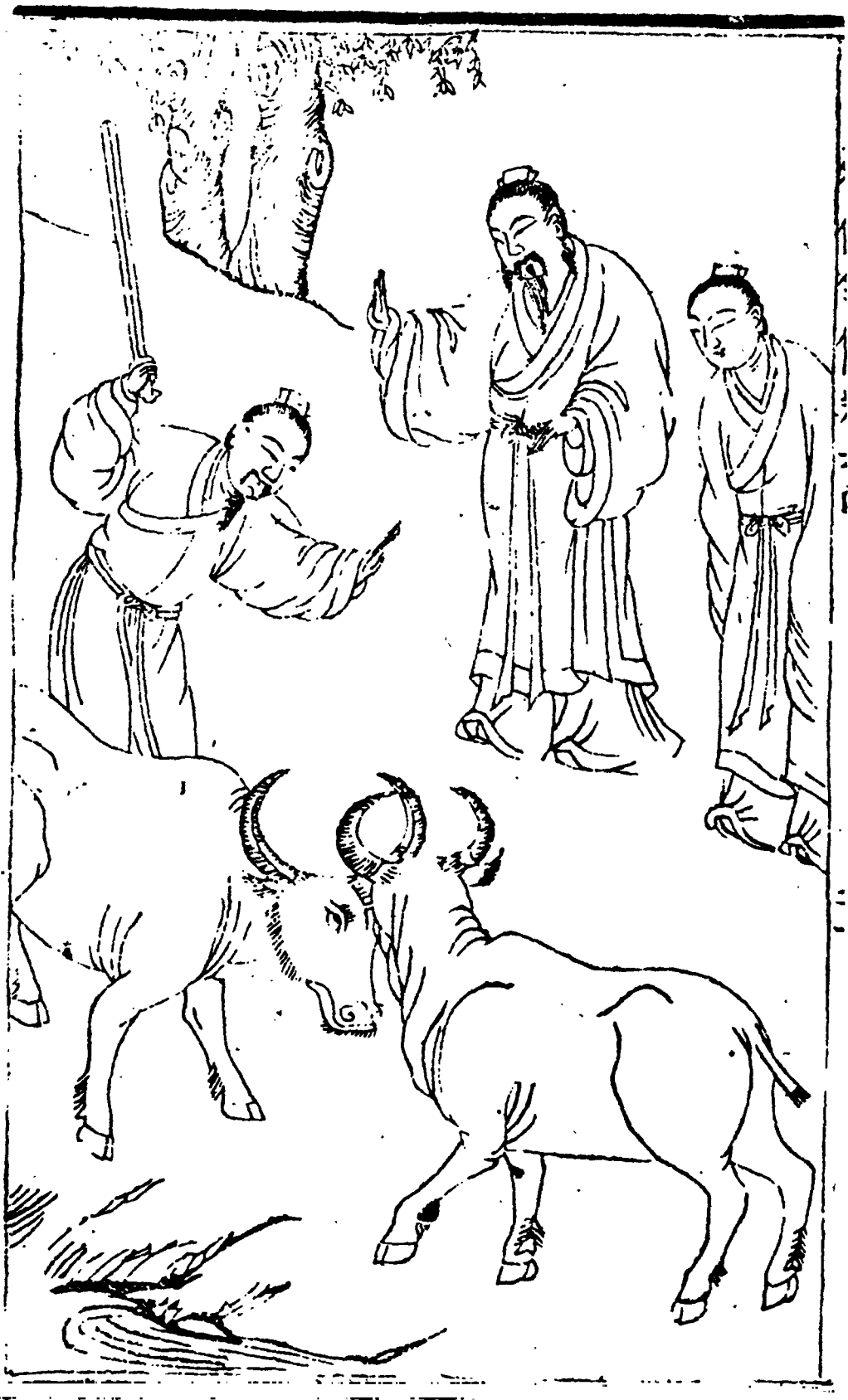
吳彩鸞。猛女也。瑞州有崇元觀。卽丁義女秀英煉丹之所。

綵鸞亦就學得其道。馬唐太和末。有書生文簫者。寓鍾陵紫極宮。秋日到西山遊觀。見一姝踏歌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綵鸞。自有繡襦渾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簫意度是仙人。植足不去。鸞亦相盼戀。歌罷穿松徑。陟山捫石而升。簫冒險躡其後。鸞回顧曰。郎君莫是文簫耶。遂引至絕頂。供設殆非人間所有。正爾綢繆。忽風雨裂。帷覆几。有仙童厲聲曰。吳綵鸞以私慾洩天機。當謫人間一紀。於是彩鸞與簫歸鍾陵。簫貧不自給。彩鸞為寫孫愔唐韻。運筆如飛。日得一部。售金五緡。盡則復寫。如是僅十載。稍為人知。遂偕往新興越王山。二人各跨一虎。陟峯巒而云。

文簫附



許遜字敬之。號真君。南昌人。吳赤烏二年。母夢金鳳銜珠墜於掌上。玩而吞之。及寤。覺腹痛。因是有娠。而生真君。生而穎悟。姿容俊偉。少小踈通。與物無忤。嘗從獵射一麋鹿。中之。而斃。鹿母皇顧舐之。因感悟。折棄弓矢。尅意為學。博通經史。明天文地理音律五行讖緯之書。尤嗜神仙修煉之術。聞西安吳猛得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受其秘。又從郭璞求善地為栖真之所。得西山之陽。逍遙山金氏宅而居之。日以修煉為事。時買一鐵燈檠。因夜燃燈。見漆剝處有光。視之。金也。明日訪售主。還之。晉武帝太康元年。舉孝廉。辟為旌陽縣令。時年四十二也。教民以忠孝慈仁。勤儉忍慎。聽訟發擿如神。吏民悅服。



歲飢民無以輸租。真君乃以靈丹點瓦礫成金。令人潛瘞於縣圃。一日藉民之未輸納者。使服力於圃。民鋤地得金。用以輸納。遂悉安堵。又歲大疫。死者十七八。真君以所得神方拯治之。符呪所及。登時而愈。他郡病民相繼而至者。日千計。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水於其中。使就竹下飲之。皆瘥。久之。知晉室將亂。乃奔官東。歸蜀。民感其德化。所至盡立生祠。家供其像。啓行之日。送者蔽野。有送至千里始還者。有隨至其宅。願服役而不返者。真君嘗憇於栢林。有女童五人。各持寶劍來獻。真君異而受之。既而偕至真君之家。惟日擊劍自娛。真君知其劍仙也。卒獲神劍之用。既而與吳君遊於丹

陽黃堂聞謔姆多道術遂同往叩以道妙。姆曰：君等皆夙稟道骨。仙名在天。昔孝悌王下降曲阜蘭公家。謂蘭公曰：後晋代常有神仙許遜傳吾此道。當為衆真之長。留下金丹寶經、銅符鐵券授吾掌之。以俟子。積有年矣。今當授子。乃擇日登壇出孝悌王諸秘。悉以傳之。真君復顧吳君曰：君昔以神方為許之師。今孝悌王之道獨許君得傳。君當返師之也。况玉皇玄譜。君位玄都御史。許君位高明大使。總領仙籍。品秩相遼。且許君司玄枵之野。於辰為子。統攝十二分野。君領星紀之邦。於辰為丑。汝自今宜以許君為長也。二君謝訖辭行。真君方心期每歲必來謁姆。姆即覺之。曰：子勿來。吾即還帝鄉矣。

因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曰子歸。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二君還覓訪飛茅之迹於所居之南四十餘里得之。時茅已叢生矣。遂建祠宇。每歲仲秋之三日必朝謁焉。初真君往訪飛茅偶息憩真靖見鄉民盛烹宰以祀神。且相戒曰祭不腆則神怒降禍。真君曰怪祟敢爾。乃宿于逆旅。召風雷伐之。拔其林木。明日告其里人曰妖社已驅。毋用祭也。又見人苦遠汲。乃以杖刺社前涸澤。出泉以濟之。雖旱不竭。渡小蜀江。感江于主人朱氏。迎接甚勤。乃戲畫一松於其壁。其家因之得利加倍。後江漲潰堤。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壞。真君嘗煉丹艾城黃龍山。山湫有蛟魅。輒作洪水。漂沒舟室。真君遣神兵

擒之釘於石壁。過西安縣縣社伯出謁。真君問其地有妖物為民害者不。其神匿之。真君行過一小廟。廟神迎告曰。此有蛟害民。知仙君來。逃往鄂渚矣。真君追至鄂渚。路逢三老人。指曰。蛟伏前橋下。真君至橋。伏劍叱之。蛟驚奔入大江。匿于深淵。乃勅吏兵驅之。蛟從上流奔出。遂誅之。又聞新吳有蛟。真君乃以巨石書符作鎮。蛟文以禁之。時海昏之上籙有巨蛇。據山為穴。吐氣成雲。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氣中者。俱被吞吸。無得免者。江湖舟船多遭覆溺。大為民害。真君聞之。乃集弟子往誅之。初入其界。遠近居民三百餘人。知真君道法。競來告懇。哀求懇切。真君曰。吾來正為是惡。常為汝曹除之。遂前

至蛇所。仗劍布炁。蛇懼入穴。乃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不出。復召南昌社公助之。蛇始出穴。舉首高十餘丈。目若火炬。吐毒衝天。鄉民咸鼓噪相助。是時真君嘯命風雷。呼指神兵以攝伏之。使不得動。真君乃飛步踏其首。以劍劈其額。弟子施岑甘戟等引兵揮之。蛇腹裂。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甘君欲斬之。真君曰。彼未為害。不可妄誅。小蛇懼。奔行六七里。聞鼓噪聲。猶返聽而顧其母。群弟子復請追戮之。真君曰。此蛇一千二百五十餘年後。為民害。吾當復出誅之。以吾壇前植栢為驗。其枝拂壇掃地。是其時也。又預識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人。其師出

於豫章。大揚吾教。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此時小蛇若為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蛇子遂得入江。真君曰。大蛇雖滅。蛟精未誅。彼物通靈。必知吾意。恐其俟隙。潰郡城。吾歸郡乎。戟岑二子從我以往。時懷帝永嘉六年也。真君道術高妙。聲聞遠邇。求為弟子數百人。却之不可。乃化炭為美婦人。夜散群弟子處。以試之。明且閱之。其不為所染汚者。惟十人爾。餘皆自愧而去。真君乃與甘施二君歸郡。周覽城邑。遇一少年。美風度。衣冠甚偉。通謁自稱。姓慎。禮貌勤恪。應對敏給。遽告去。真君謂弟子曰。適來者非人。卽老蛟。故來見試也。體貌雖是。而腥風襲人。吾故愚之。庶盡得其醜類爾。迹其

所之乃在郡城江許化黃牛卧沙磧之上真君剪紙化
黑牛往闖之令施岑潛持劍往俟其闖酣即揮之施君
揮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井中真君遣符吏尋其蹤
乃知直至長沙於賈誼井中化為人入賈玉使君之家
先是蛟精嘗慕玉之女美化為一美少年謁之玉愛其
才乃妻以女居數載生二子常以春夏之交子然而出
周遊江湖若為商者至秋則乘巨艦重載而歸皆寶貝
珠玉蓋乘春夏大水覆舟所獲也是秋空還給玉云財
貨為盜所劫且傷左股玉求醫療之真君即為醫士謁
玉玉喜召婿出蛟精覺懼不敢出玉自起召之真君隨
至其堂厲聲叱曰江湖蛟精害物不淺吾尋蹤至此豈

容復藏。速出。蛟精計窮。遂見本形。蛻蜺堂下。為吏兵所
誅。真君以法水喫其二子。亦皆為小蛟。併誅之。賈女亦
幾變形。王為哀求。真君給以神符。故得不變。真君謂王
曰。蛟精所居。其下即水。今君舍下深不踰尺。皆洪波也。
可速徙居。王乃遷居高原。其地果陷為淵潭。深不可測。
真君復還豫章。而蛟之餘黨甚盛。慮真君誅之。皆化為
人。散遊城市。訪真君弟子。詭言曰。僕家長安。積世崇善。
遠聞賢師許君。有神劍。願聞其功。弟子語之曰。吾師神
劍。指天天裂。指地地折。指星辰則失度。指江河則逆流。
萬邪不敢當。神聖之寶也。蛟黨曰。亦有不能傷者乎。弟
子戲之曰。惟不能傷冬瓜葫蘆爾。蛟黨以為誠然。繼而

盡化為葫蘆冬瓜連枝帶蔓浮泛滿江潛流出境真君
晨起覺妖氣轉盛乃顧江中知為蛟黨所化以劍授施
公履水斬之悉無噍類江流為之變色真君曰此地蛟
螭所穴不有以鎮之後且復出為患人不能制也乃役
鬼神於赤城南井鑄鐵為柱出井外數尺下施八索鉤
鎖地脉祝之曰鐵柱若歪其蛟再興吾當復出鐵柱若
正其妖永除由是水妖屏迹城邑無虞復慮後世奸雄
妄作又為讖記云鐵柱鎮洪州永不出奸孽縱有興謀
者終須不到頭其後更立府靖七十餘所皆所以鎮郡
邑辟凶災也明帝太寧二年大將軍王敦舉兵內向次
慈湖真君與吳君同往謁敦與說止之時郭璞在幕府

因璞與俱見敦喜。延之飲而問曰：予夢一木破天，若等以為何如？真君曰：非佳兆也。吳君曰：木上破天，未字也。公宜未可妄動。敦色變，令璞筮之。璞曰：無成。敦不悅，曰：予壽幾何？璞曰：公若舉事，禍將不久。若還武昌，則壽未可量也。敦怒曰：君壽幾何？璞曰：予壽盡今日日中。敦大怒，令武士擒璞，斬之。真君乃舉杯擲地，化為白鷗，飛繞梁棟。敦一舉目，已失二君所在。後敦敗，二君還至金陵。欲買舟至豫章，而舟人告以乏刺。舟者真君曰：爾但瞑目安坐，切勿覘視。吾自為汝駕之。默召二龍挾舟而行。舟漸凌空，俄過廬山頂，至紫霄峯金闕洞。二君欲遊洞中，故其舟稍抹林梢，戛戛有聲。舟人不能忍，竊視之。龍

即捨舟於層岫之上。桅折於深澗之下。真君謂州人曰。汝不聽吾言。將何所歸乎。府人拜求濟度。真君教以服餌靈草。遂得辟穀不死。隱於此山。二君各乘一龍以歸。舊隱數十年。間不復以時事關意。惟精修至道。平時出處不異常人。但所居之處。鳴鶴翔飛。景雲繚繞。自東晉亂離。江左頻擾。真君所居環百餘里。盜賊不入。閭里晏然。年穀豐登。人無災害。其福被生靈。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孝武寧康二年。真君一百三十六歲。八月朔。且有二仙自天而下。云奉玉皇命。授真人以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之職。紫袍寶節。玉膏金丹各一合。并告以沖舉之日。遂乘雲車而去。真君乃與鄉里耆老論以行期日。

設宴飲叙別。又與同昇十一弟子。作勸誡詩十首。以遺世。又以大功如意丹方。授群弟子。之不與上昇者。是月望日。遙聞天樂之音。祥雲冉冉。羽蓋龍車。從官兵衛仙童玉女前後導從。見前二使。真君降階拜迎。二使宣詔封真君三代。賜所居宅曰仙曹左府。乃揖真君昇龍車。真君命弟子陳勲持荷持冊前導。周廣曾。亭驂。御黃仁覽。與其父族侍從。盱烈。與其母部侍從。仙眷四十二口。同時白日拔宅昇天。雞犬亦隨。有僕許大者。與其妻市米于西嶺。聞真君飛昇。即奔馳而歸。倉忙車覆。遺米于地。米皆復生。比至。哀泣求從行。真君以其分未應。仙授以地仙之術。仙仗既舉。有頃墜下藥臼方。轂各一。又墜。

一鷄籠鼠數枚于宅之東南十里餘百里之內異香芬馥經月不散。

甘戟晉豐城人有孝行喜神仙術往從許遜遜異其材噐凡奧文祕訣悉命掌之自是周游江湖誅蛟斬蛇無不從焉及遜上昇戟歸豐城布德行惠鄉人感化陳大建初乃駕麟車乘雲而去宋封精行真人。

盱烈南昌人少孤事母孝母許氏遜之長姊遜嘗築室宅西數十步間俾烈母子居之故日聞至道及遜飛昇母子俱從雲騰而去宋封烈和靖真人。

黃仁覽字紫庭南城人父萬石為晉御史紫庭師許君盡得許君之道許君以女妻之嘗為青州從事單騎之官



留妻待父母。然每夜暗歸與妻同宿。人莫而知。一夕家人聞許氏房中有笑語聲。以報父母。姑訊之。許氏曰。黃郎耳。姑曰。吾子從宦數千里。安得至此。許氏曰。彼已得仙道。千里頃刻能來。戒勿漏語。故不敢令姑知。姑曰。若然。當使我見之。是夕紫庭歸。許氏以告。比明。紫庭不得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宦遠。然夜每還家。但仙道秘密。不可輕泄。恐招譴累。故不敢見大人耳。言訖。取竹杖化為青龍。復乘之而去。萬石因是反師。許君惟二弟性好田獵。紫庭曾折草化鹿。以止其妄心。復屢導之不從。後紫庭與父母家人三十二口。白日昇天。二弟尚在獵所。

潘茂名。潘州人。晉永嘉中。入山逢二道士奕棋。立觀久之。

道士顧謂予識此不荅曰。入猶蛇竇。出似雁行。道士笑。可其說。因語之曰。子頂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日。腦血未減。心景不偏。若修煉。則可輕舉。授以服黃精不死之法。於東山採藥。煉丹於西山。白日上昇。

彭抗。字武陽。蘭陵人。仕晉為尚書左丞。密修仙業。師事許真君。納女為真君子婦。後致政。挈家居豫章。再詣真君門下。盡傳其道。宋高祖末。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舉家二十六口。白日昇天。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性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于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筭曆。有郭公者。客河東。精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書九卷。



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襍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竊其青囊書。未及讀。為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騷擾。璞知其將亂。乃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避地東南。投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趣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廟社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急持歸。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大稱賞。厚加資給。後至廬江。勸太守胡孟康。急南渡。康不從。璞愛其婢。乃取赤豆。繞

主人宅散之。主人每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即從之。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投符于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江陷。既渡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當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可消導從其言。數日果雷震。栢樹粉碎。母喪卜葬地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璞曰：將當為陸。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曾為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又嘗為人葬。明帝

微服往觀。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耶。荅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帝嘆異之。璞以才學見重。一時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常誠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限。用之常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為患乎。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所。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披髮。銜刀設醢。璞見彝。撫心太息曰。吾每囑卿。復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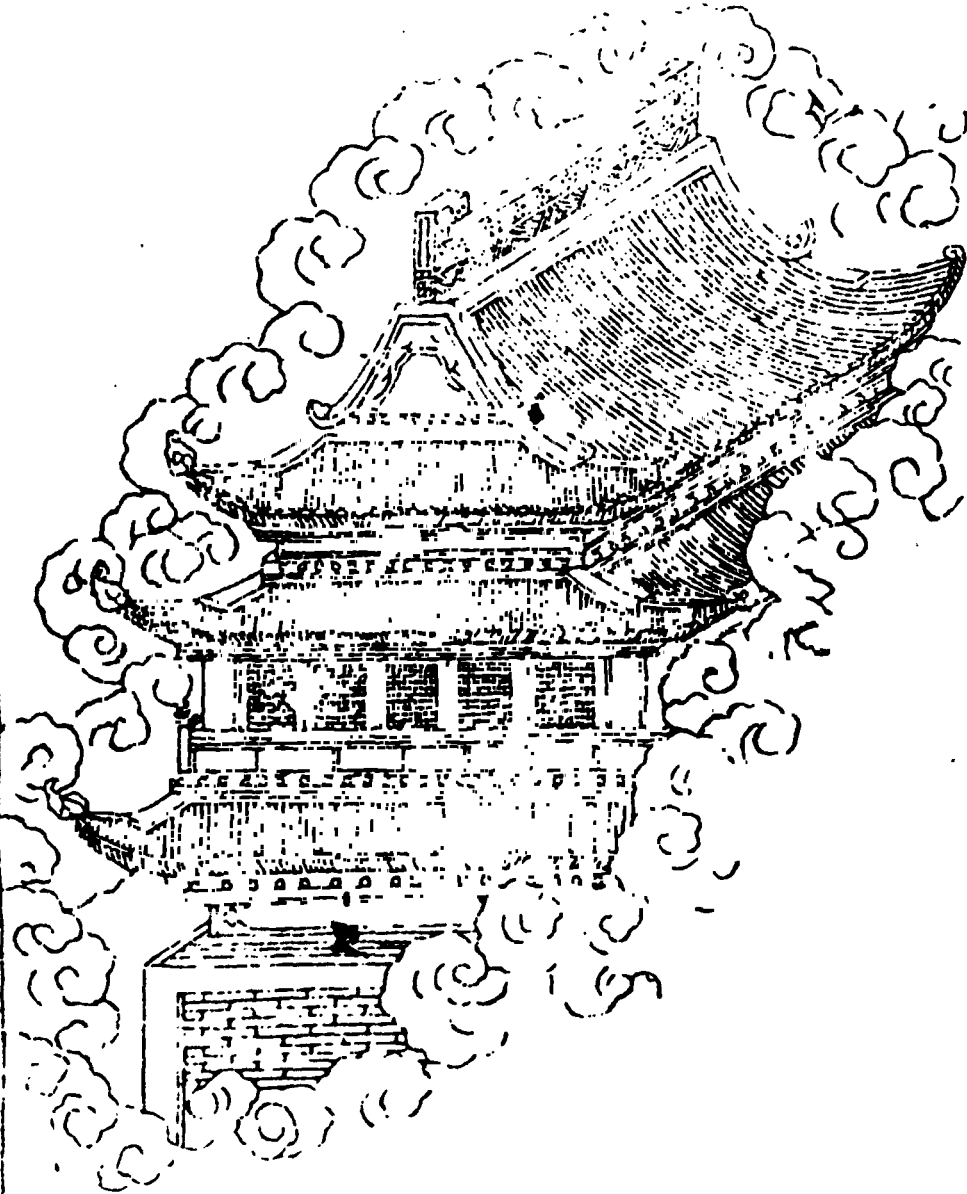
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
決。嶠亮復令占。巳之吉凶。璞曰大吉。有姓崇者。搆璞于
敦。敦將舉兵。乃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助嶠亮。
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荅曰。思向卦明。
公起事。禍必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怒曰。卿壽幾
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令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
行刑者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其樹應有
大鵲巢。及至果然。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
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知
當其人。遂受。至是。即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王敦平。追
贈弘農太守。璞未遇害之先。已預令家人備送終之具。

于行刑之所。命即窆于江側。兩松之間。斬後三日。南州
市人復見璞。著其平日服飾。與人共話。敦聞之。開棺無
尸。謂兵解也。後為水府仙。伯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
名為洞林文抄。京費諸家要最。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
釋爾雅。音義圖譜註。二蒼方言。葬書。穆天子傳。山海經。
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
皆傳於世。子鷺官至臨賀太守。

許毛。電白縣人。自幼至老。兩頰如丹。風雨水旱。歲時豐歉。
預以語人。無一不驗。一旦絕迹。莫知所之。

王道真。居鬼谷栢臺。常有白雲出臺中。遠望如百尺好樓。
道真常隱此雲中。遊戲山頂。

Y. 1000. 1. 1.



1000



鄭思遠少為書生。善律曆。晚師葛孝先。受諸經并丹法。居廬。泣馬迹山中。山有虎生二子。虎母為人殺。虎父驚逸。虎子飢。思遠持還飼之。後虎父尋至。思遠家跪謝之。即依思遠。不去。後思遠每出行。騎虎父。二虎子負其經書衣藥。以從。時于耒康橫江橋逢友人許隱。隱患齒痛。因從思遠求虎鬚。云及熱插齒間。則愈。思遠為拔之。虎伏不動。後仙去。為丹陽真人。

許邁字叔玄。真君之從弟也。弱冠時嘗造郭璞。璞為之筮。遇泰之上六爻。乃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蹟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背。乃築舍餘杭。懸雷山往來茅

嶺以尋仙跡。朔望時節。還家覲省。父母既終。遣婦還家。徧遊名山。採藥服氣。因改名玄字遠遊。後入臨安西山。與王右軍父子為世外之交。時共右軍修煉服食。徧采名藥。右軍每嘆曰。我卒當以樂死。適後作書與婦告別。遂莫知所往。

許穆許真君之從弟也。入華陽洞得道。後王母之女華林夫人降教之。得為佐卿仙侯。子羽小字王斧。為侍宸仙翁。後華林夫人與穆書云。玉醴金漿。交梨火棗。當與山中許道上。不與人間許長史。許羽附

葛洪字稚川。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慾。無所愛玩。自居木

訥不覩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時或尋書問義。不遠千里。期於必得。尤好神仙道術。從祖玄。學道得仙。以其修煉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復就隱學。悉得其法。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善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醫術。著撰精覈。而才章富贍。晉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主簿。後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俱不就。辭以年老。欲煉丹以期遐壽。聞交趾出丹砂。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彼有丹。爾帝乃從之。洪遂携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遂止羅浮山煉丹。在山七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云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事。不

但笑之。而且謗毀真言。乃著內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名抱朴子。以示迷者。一日忽與鄧嶽疏云。當遠遊尋師。刻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徃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年八十一。嶽至。遂不及見。視其顏色如生。肢體柔軟。舉尸入棺。惟空衣。後唐有崔煒者。遊南海開元寺。有丐姬謂煒曰。吾善灸贅疣。今有艾少許奉子。煒受之。莫知為誰。後始知為洪妻鮑女云。鮑姑附

張元化葛玄弟子也。嘗寓汝州。有前知之明。一日召道士周元享戒之曰。吾化之後。毋損吾軀壳。既化。元享遵其命。葬於城北。後五年。汝州卒。成蜀逢一道士。于山峽間。謂曰。我新去汝。若能為我持書與胡司馬周尊師。不卒。

諾之反投書二人開緘乃元化親札謝二人葬意之厚也。遂率郡人發棺視之。惟有故履存耳。宋政和中封冲妙先生。

黃野人葛洪弟子洪棲山煉丹野人常隨之洪既仙去留丹于羅浮山柱石之間野人得一粒服之為地行仙。今肉身尚在。有緣者或遇之。後有人遊羅浮宿石岩間。中夜見一人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笑數聲。聲振林木。復歌曰。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人歸道其形容。即野人也。

麻姑石勒時人麻秋之女。秋猛悍築城嚴酷。晝夜不止。惟

至雞鳴少息麻姑雅勤恤民之念常假作雞鳴群雞亦
鳴工得早止後父覺疑欲撻之姑懼而逃入仙姑洞修
道後於城北石橋飛昇因名其橋曰望仙宋政和中亦
有麻姑是建昌人修道於牟州東南姑餘山冊封為真
人至元時劉氏鯉堂前有大槐忽夢一女冠自稱麻姑
乞此樹修廟劉謾許之既寤異其事後數日風雷大作
失槐所在即詣麻姑廟槐已卧其前矣重和初賜額曰
顯異

有像列仙全傳卷之五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劉綱字伯鸞。晉士虞令。與妻樊夫人俱有道術。能激召鬼神。禁制變化之道。然潛修密證。人不能知。為理尚清靜。簡易。而政令宜行。民受其惠。蓋邑無旱暵漂墊之害。無疫毒驚暴之傷。年歲大豐。遠近忻仰。暇日常與夫人較其術用。綱作火燒客碓舍。火從東而起。夫人即作雨。從西來禁之。庭中兩枝桃。夫人呪一株。使之自落。箱篋中綱所呪者。數落籬外。綱唾盤中。即成鯽魚。夫人唾盤中。成獬。食其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值虎。綱禁之。虎伏。



樊美入

劉湖



大和



不起。向綱號之。夫人徑往虎前。虎以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牽虎歸。繫於床側。綱每共試。俱不能勝。將昇天。縣廳側有大阜。莢樹。綱昇樹數丈。始能飛舉。夫人即平坐床上。冉冉如雲之舉。遂同昇天。樊夫人附

東陵聖母。海陵人。師事劉綱。得道。能易形變化。隱顯無方。適杜氏。杜不信道。常恚怒之。聖母時或理疾救人。而有所詣。杜志愈甚。遂訟官出之。云聖母姦妖。不理家務。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從獄窓中飛去。衆望之。見轉入雲中。留所着履一綱。在窓下。遠近立廟祠之。禱祈立効。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即集盜人之屋。因是路不拾遺。歲月弥久。亦不復爾。至今海陵人

不敢為偷盜之事。大者即風波沒溺。虎狼吞噬。小者即病傷也。

張昭成字道融。學道不解。每端坐室中。出神數百里外。能馴虎豹。晉咸康中。年一百十九歲卒。而尸溫溫如生。既葬。居人見白鶴穿墓而出。有彩雲盛之。後啓其墓。惟魁屨在耳。

孟欽洛陽人。得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慕而趨之。苻堅召詣長安。復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融乃設宴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為旋風而去。頃之有告在城東。融遣騎追之。垂及忽又遠。或有兵拒之。或前有溪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沒復見青州。苻朗尋之。復入海山。後仙去。



孟欽

范豹巴西閩中人。又於支江百里洲修煉。噓嗽有五色光。冬月惟着單衣。桓温時。頭已斑白。至宋文帝時。狀貌不變。占吉凶。驗如指掌。或問曰。先生殆謫仙耶。荅云。我曾見周武伐紂。初戰時。前歌後舞。文帝召見豹。荅稱我或稱吾。過太子宫。指宮門曰。此中有博勞鳥。奈何養賊。文帝惡之。勅豹自盡。下尸江中。仍使埋於新亭赤岸岡。明年豹弟子陳志夜起。忽覩光明如晝。而見豹入門。就榻坐。又一老翁後至。豹起迎之。志問是誰。豹笑而不荅。須臾俱出。文帝聞之。令發其棺。無尸。始悔異之。

交趾道士萬州城南有道士。自言年九十九。交趾人。因渡海。船壞。結庵於此。養一鷄。大如倒挂子。日置枕中。啼即



夢覺。又畜一狢孫。大如蝦蟆。以線係几案間。道士食已。即登几食其餘。又有龜。大如錢。置合中。時使出戲衣。褶間僧惠洪見之。戲曰。公小人國中引神道也。

王玄甫。沛人。同異人鄧伯元。學道於霍山赤城。受服青精石飯。日精丹景之法。積三十四年。乃內見五臟。夜中能書。晉穆帝永和元年正月十五日。天帝遣羽車迎之。玄甫與鄧伯元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去。詔玄甫為中嶽真人。鄧伯元附人。

謝仲初。袁州萬載人。修煉於閤皂山。得道而歸。過縣西。見其無水。拔劍刺地。湧泉甘潔。過江無舟。以竹葉渡之。後登謝山。冉冉飛去。

謝仲初



馬儉扶風人博通經史。秦甘露中。從孫徹學道。授以五符。真文。斷穀服水。行氣導引。遂役使萬靈。制御群邪。姚萇聞而異之。往召不至。乃給之香燭。一日天神降而言曰。法師勤修道業。積有日矣。必得度世。後年九十八。返真而白雲舉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貌醜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不與世人交。隱于東陽谷。鑿穴而居。言未來事多隱語。如懺記。當時人莫能曉。事過皆驗。苻堅南征。遣人問嘉。嘉曰。金堅火強。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策馬馳反脫服。棄冠履。下馬踞牀而不言。堅不解。更遣人問國祚。云何。嘉曰。未央。堅欣然以為吉徵。明

年癸未。堅大敗于壽春。遂亡秦國。是殃在末年也。秦居西為金。晉居南為火。火能燦金也。嘉尋移崑崙高山。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問嘉曰。吾將殺登。天下可得否。嘉曰。略得之。萇大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及二弟子。先是萇遣使隴右。逢嘉將兩弟子。逍遙途中。正是誅嘉日也。嘉仍作書與萇。萇令發嘉及二弟子棺。並無尸各一竹杖而已。

扈謙魏郡人。精于易。嘗在建康筮卜。一卦百錢。日限錢五百。以三百供母。二百飲酒。并施貧寒。五百足則卦雖千錢不筮也。晉海西公見赤蛇蟠于御牀。俄爾失蛇。詔謙筮卦。謙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失之象。海西曰。



可消伏否。謙曰：後年應有大將北征，失利，損三萬人。此
災乃消。後桓溫北征，敗績，還石頭，遂廢海西，立簡文。桓
溫安產，桓玄時，至艱，謙筮曰：公第六間馬埒壞，竟便產。
當是男兒，聲氣雄烈，後當震動四海。溫贈錢三十萬，夫
人亦贈三十萬。謙辭無容錢處。溫不聽。後日筮三卦，養
母。溫錢日求醉客，不問識與不識。一日母亡，謙辭酒家
許氏曰：因緣盡矣。安葬畢，遂去。數日許氏家人於落星
路邊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手牽引，惟空衣無尸。

文斤，晉南昌人，號超然子。咸安中為邵州高平令，遇異人
授以丹訣，遂弃官歸。康寧二年仙去。

麻衣子，姓李，名和，生而紺髮，美姿，稍長，厭世穢腐，遂入終

南山忽遇一道者。授以道秘。戒之曰。南陽之間。湍水之陽。有山靈堂。若洞其旁。神開汝鄉。汝則往之。可以翕神。于蒼茫麻衣。徃求之。遇樵者。導其處。居洞中。十有九年。晉義熙間。大旱。居民張奭。率衆請雨。麻衣以無術。荅之。請者不輟。是夕。有少年十二人。謂麻衣曰。若再請。但許之。麻衣怪而諾之。翌日。果大雨。十二人復來。拜曰。吾屬龍也。上帝以師道業成。令輔師行化耳。劉未。大明初年。百有一歲。儼坐而尸解。

鄧去奢。衢州龍丘人。為崇仙宮道士。家住九峯山下。少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劉宋初年。隱處州嵩陽縣安和觀。觀即葉靜學道之所。觀北五里有卯山。高五十餘



丈世傳張天師及葉靜皆居此山修道。去奢慕前事，即結庵以居。山東南一方石闊二丈餘，去奢常坐其上，拱默靜想，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一口，并石瓶貯丹，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山楨獲安，允蒙聖祐，丹之與劍未敢輕取。神人肯首曰：但勤修無怠，劍丹當自致也。後三年，神人以劍丹付去奢。果張天師七星劍，丹貯石瓶中，約有斗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服，或施病人，皆愈。時漢水縣人華造因中和荒亂之後，擁土人據縣，朝廷遂授造刺史，造素兇肆，聞去奢神與丹劍，率兵圍其山，執去奢，并劍丹到州，藏其劍丹，而囚鑲。去奢於空室，時方炎

暑一月不通飲食。造謂去奢已斃矣。及開室。奢神色儼然。顏容紅白。愈佳於來時。造驚異。乃送去。奢歸山。留其劍丹。當夜風雷。劍丹飛去。仍歸去奢所居山十五年。自言雷雨只在山半。常見飛龍雷公電姥神鬼甚衆。相見咸致禮焉。又寄宿道觀。道士夜聞去奢所居室。若與人談話。竊窺之。惟聞異香環珮聲。或見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碧綃衣。男女數人共坐。侍從皆童男女。光明照身。復有神明遠伺於側。殊為虔敬。一日去奢告觀中道士曰。恐當離此山去。不能常相見也。後數日。有綵雲。鷲鳴。天樂滿空。徘徊山頂。俄有靈官。駕五色龍鹿來迎。去奢白。日昇天。山下居民咸得覩焉。

韓越南陵冠軍人。心慕神仙。形類狂愚。隨師長齋誦誄。口不輟響。常着屐。行無遠近。入山或數百里。當日輒還家。人每問。未嘗實對。後鄉人斫柘木作弓。於大陽山絕岸石穴中。見越與六七仙人讀經。越後自山中還。至巒村暴亡。家迎喪。覺棺輕。發看惟竹杖耳。宋孝武大明中。越鄉人為臺將。北使於青州南門。遇越容貌更少。訪問親故存亡。共語移時。又云。吾婦患嗽未差。今寄散藥一囊。令溫酒頓服之。臺將還。具傳越言。越婦服散嗽即愈。孫博。河東人。好讀書。善屬文。晚學道。能使草木皆為人光。行水中。衣不沾濡。人有疾。指之言。愈即愈。出入山間石壁。如有穴者。後入林慮山。合神丹仙去。



孫博

孫遊岳東陽人。潛神希微。宋太初中。遇簡寂先生。授以三洞經法。後茹芝却粒。顏色精爽。久而愈少。齊永明初。詔主興世館。由是奇逸之士。爭相趨赴。後安坐羽化。門弟子數百人。惟陶弘景為入室。

陶弘景字道明。秣陵人。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兩天人皆傍執香爐已而有娠。生而幼有異操。十歲見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父為妾所害。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各有七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為深耻。善琴棋。工草隸。弱冠齊高帝作相。引



為諸王侍讀。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閱為務。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助服餌。公卿祖之。供帳甚盛。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乃止于句容之茅山。立館。號曰華陽隱居。書札。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餓。已。請門人曰。向未明中。求祿得輒差。外若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不惟身有仙分。抑亦緣勢使然。沈約為東陽守。高其志節。累書邀之。竟不至。弘景為人。負遁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瑣。人亦隨覺。永元初。架三

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惟一家僮得至其所。元善騎射。晚皆不為雅所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咸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願惜光陰。老而彌篤。元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輿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深慕張良為人。每云古賢無比。齊末有謠曰。木丑木為梁。字及梁。武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今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即位後。恩禮愈篤。及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物。乃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帝服亦有驗。益敬重之。屢加禮聘。並不就。

惟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欲數曳尾之龜豈可復致國家每有大事無不咨之時謂山中宰相年逾八十無異壯容仙書云服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帝臨南徐州欽其風素退居後堂召之弘景葛巾進見與談數日而去帝甚為敬異其弟子桓闔得道將昇天弘景問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尚淹延在世乎乃托闔探之闔昇天後還謂弘景曰師之陰功極著但所修本草多用蚩蝨水蛭之類功雖及人亦傷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

形拂世為蓬萊都水監耳。弘景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
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一日無疾。自知應逝。
逆剋亡日。仍作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
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所著有學苑百卷。
孝經論語集註。帝代年曆。本草集註。効驗方。肘後百一
方。今古州郡記。圖像集要。王匝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
合丹法式諸書。行于世。

桓闡者不知何許人。殺事陶隱君。居茅山十餘年。立性端
謹。執役之外。寂然無為。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
下。集于庭。隱君欣然而接。謂必已當之。青童曰。太上所
召者桓先生耳。隱君默計。門人皆無姓桓者。頃之云是。



天
地
人
三
才
一
理

三
才
一
理

執役桓闔。詰其所致。曰常脩默朝之道。親朝大帝已九年矣。闔乃服天衣。駕白鶴。昇虛而去。如前云云。

寇謙之。昌平人。少遇仙人。成功興與之遊。嵩華。拾仙藥。遂隱嵩陽。元魏始光中。召至闕。崔浩師事之。一日謂弟子曰。昨夢功興召我于中嶽仙宮。遂坐化。有青氣如煙從口出。至半天乃消。其體漸縮。識者謂其尸解。後東郡沈猷見謙之在嵩山。身作銀色。光明如日。始知其為仙矣。一云功興嘗出遊。謂謙之曰。吾去後當有人持藥相遺。但食之。果如所言。視其藥皆臭虫惡物。謙之難之。其人還以對。功興嘆曰。謙之未易得仙耶。一日功興謂謙之曰。吾明日午時當去。子幸為沐浴。自當有人見迎。功興

即入石室而卒。謙之親為沐浴浴畢果有扣石室者謙
之出視見二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杖。謙之引入。至功
興尸所。功興倏然而起。着衣持鉢執杖而去。魏明帝神
瑞二年。一日老君乘白馬車。九龍馱駕降嵩陽山頂。命
仙伯王方平引謙之至前曰。汝向道殊處。今授汝天師
之任。汝其勉之。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
以圖錄真經六十餘卷。自是道益精。羽化而去。成功興
韋節。京兆杜陵人。後魏時。棄官謁趙法師入華山。因號華
陽子。餌黃精。撰三洞儀序。老子易論。周武帝賜號精思
法師。有白鶴臨壇。天和四年。忽彩雲如蓋。覆其廬。節曰
吾當乘此而去。遂化昇。



韋節

鹿皮翁淄川人少精木工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翁
於泉上作轉輪閣又於山顛作祠舍留止其傍七十年
一日下山呼宗族六十餘人上山半俄淄水盡漂一郡
後百餘年復賣藥于市。

王知遠系本琅琊父曇選陳揚州刺史母晝夢鳳集其身
有娠浮屠朱寶誌謂曇選曰生千當為世外士後知遠
警敏通書得侍陶弘景傳其術為道士後主聞其名召
入甚見咨挹隋煬帝亦執弟子禮又嘗識唐太宗於微
時貞觀初詔即茅山為觀居之忽謂弟子曰吾今畧少
室仙伯矣將行沐浴衣冠若寢而卒時年一百二十六
歲云。

張岳字巴玉齊封川縣人官至司空慕長生久視之方全家齋戒誦大洞真經持三百大戒二十年有神人持藜杖至岳家謂岳曰吾葛洪也奉上帝命授子金丹人昂之訣汝可秘而行之以濟貧苦他特功滿再相見也後點石為金日濟孤老貧困梁武天監二年秋夜半聞空中喚岳云清晨可挈家入山岳遵神言全家而往惟留使女盧瓊在家至辰巳間有一道流身生疥癩問盧女曰司空在否曰司空入山未歸問酒庫何在盧女指示之道者脫衣入酒缸中浴疥癩良久而去且謂盧女曰傳語司空葛道士特來相訪司空歸聞之喜甚開庫酒有異香遂令合家飲之惟盧女見其浴托疾不飲司空

飲罷乃沐浴更衣。集諸弟子曰：上帝召予，今將與汝辭矣。言訖，祥雲擁鸞鶴下迎。舉家八十餘口，白日昇天。惟盧女至半空，從雲而墜，繼上帝命女為上地以守仙壇。萬振字長生，南昌人，得長生父視之道，顯晦齊梁間。人莫知其年，或云是旌陽籙巴之徒。唐高宗時，漁者得青石，長七尺，扣之有音樂聲。郡守獻于朝，高宗命碎之，得二劍，鐔上刻天師姓名，帝異之，召見曜日殿，後尸解于宗師數日，啓棺，惟有一杖一劍，詔以銅函盛劍，杖葬于西山天寶洞之側。

登郁隱居衡山三十餘載，魏夫人乘雲而至，謂郁曰：君有仙分，故來相訪。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如鶴，大張翼。

鄧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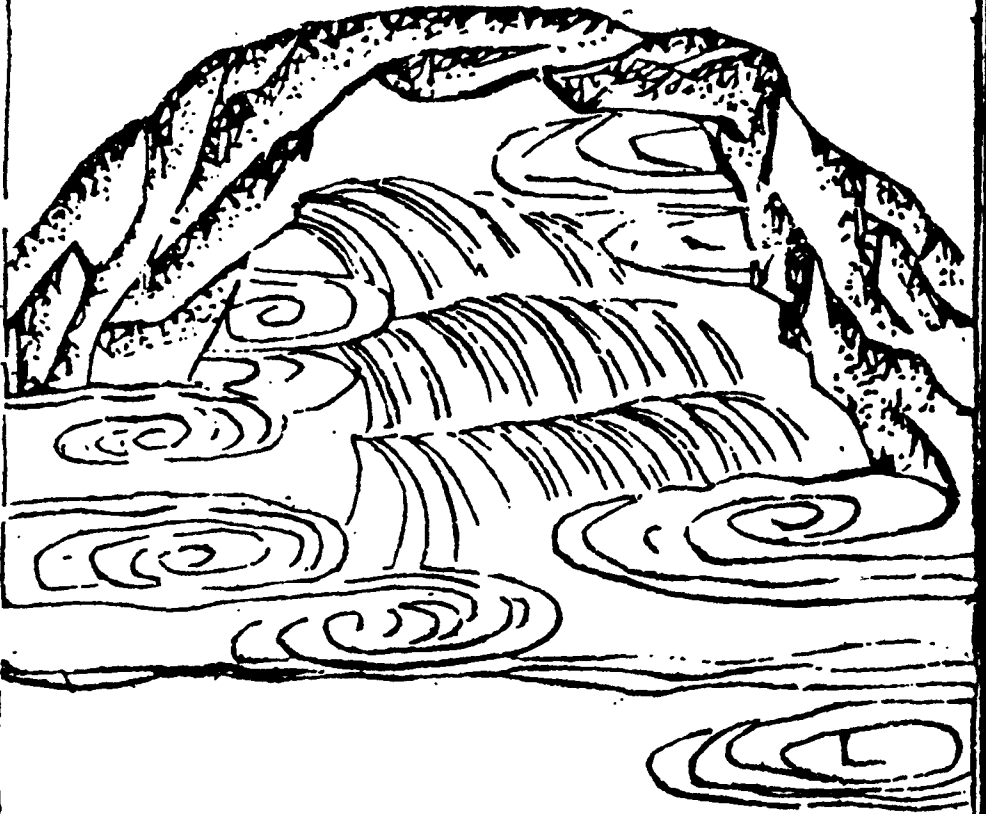
鳴舞移晷方歎郁謂弟子曰青鳥既來期會至矣乃乘青鳥而去

羅郁號萼綠華九疑山得道女也梁簡文帝時降黃門郎羊權家贈權詩及火浣布金玉縑脫各一時已九百歲韋昉蜀人夜泊涪陵江忽遇龍女遣騎迎入宮後昉登第十年知蘭州龍女復遺書相迎云敕命昉充北海水仙曾文迪雩都人天文識緯黃庭內景之書靡所不究而地理尤精梁貞明間遊至袁州府萬載縣愛其縣北西山謂其徒曰死葬我于此卒葬其地後其徒於豫章復見之如初

徐則東海剡人沉靜寡慾少懷栖隱之志入白雲修道日



徐則



久太極徐真人降。謂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因廬天台山絕粒。所資惟松木而已。隋煬帝為晉王鎮揚州時，以書召之。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而王召我。徐真人之言驗矣。既至，晉王請授道法。辭以時日不利。其夕忽返。真王使人送櫬還天台。江都道中有人見其徒步歸者，則至天台以經書道法遺弟子。仍掃一室曰：當有客使至，宜延之。于此乃跨石梁而去。時年八十二也。明日果使者至，後晉王使圖其形，命柳誓為贊。蕭子雲字景慕，南齊高帝之務。封郡公，好仙術，師事杜曇。求頗得其秘，兼善草隸，名重一時。忽有神人降，言郁木坑可以久居，乃移家寓焉。一旦上帝賜王冊，封為玄洲。

長史後人入其居址。往往有見之者。

揚義，句容人。學道于茅山。後師魏夫人。太和十三年，乘雲上昇，為東華上佐。

白鶴道人，梁武帝時方士。愛舒州潛山，奇絕。時有浮屠寶誌者，亦欲之。武帝命二人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以鶴止處為記。寶誌以草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忽聞空中飛錫聲，遂卓於山麓。而鶴復止他處。遂各以所識築室焉。

王延，字子元，扶風人。九歲即好道。師焦曠真人，授二洞秘訣。惟松飡水飲。周武帝召至都。久之，得請還山。嘗寓西岳，乏油，乃置一器。經夕自滿。凡賓客將至，先有二青鳥。



報之。居處常有虎豹馴。若相保衛。隋文帝禪位。置仙都觀。詔延主之。仁壽四年春。謂門人曰。吾欲歸西岳。但恐上未許。乃委化于仙都觀。帝遣使護葬于西岳。及就壙。但空棺而已。

李順興。桂陵人。年十五。乍愚。乍知言。未來事多中。常冠道士冠。好飲酒。蕭寶寅反。召問曰。朕王可幾。多年對曰。天子有百年者。有百日者。及寶寅敗。戮百日也。其黨棒殺順興。置城隍中。頃復起如初。又嘗卧太傅梁覽家。以衣倒覆身上。及覽通使東魏。事覺。被誅。其衣倒覆。果如順興之為。又嘗乞驪山下。廢地。十周文。周文曰。何用。曰。有用。未幾。周文至。温湯。遇患。卒于其地。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日誦千言。獨孤信見之曰。聖童也。顧
器大難為用耳。及長好談老莊。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
隱於太白山學道。鍊氣養神。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
步。精究醫藥。務行陰德。偶見牧童傷小蛇。血出思邈脫
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內。旬餘出。遊見一白衣
少年下馬拜謝曰。吾弟蒙道者所救。思邈未即省。少年
復邀思邈至家。易以已馬。偕行如飛。至一城郭。花木盛
開。金碧炳耀。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人袒
帽絳衣。侍從甚衆。忻喜趨接。謝思邈曰。深蒙道者厚恩。
故遣兒子相迎。因指一青衣小兒云。前者此兒獨出為
牧豎所傷。賴道者脫衣贖救。得有今日。乃令青衣小兒

拜謝思邈始省昔日脫衣救青蛇之事。潛問左右此為何所對曰此涇陽水府也。絳衣王者命設酒饌妓樂宴思邈思邈辭以辟穀服氣惟飲酒耳。留連三日乃以輕綃金珠相贈。思邈堅辭不受乃命其子取龍宮奇方三十首與思邈曰此可以助道者濟世救人復以僕馬送思邈歸思邈以是方歷試皆効乃編入千金方中。隋文帝徵為國子博士不就嘗密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民至唐太宗召始詣京師上訝其容少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言哉。求微三年年已百餘歲一日沐浴衣冠端坐謂子孫曰吾今將遊無何有之鄉矣俄而氣絕月餘顏色不變。

及入棺。唯空衣。馬後明皇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即命中使齋十斤。送於峨眉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眉皓白。二青衣童。左髻夾持。指大盤石曰。可置藥於此石上。有表錄謝皇帝。使視石上。大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曷旱。石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成都有一僧誦法華經甚專。雖兵亂卒不能害。忽一日有僕人至云。先生請師誦經。經過煙嵐中。入一山居。僕云。先生老疾。起遲。請誦經至寶塔品。欲一聽之。僧誦至此。先生出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聽經。罷。遂供僧以藤盤竹箸。秣飯一盂。杞菊數甌。僧食之絕。無塩酪味。美若甘露。復贈錢一緡。僕送出路口。僧因問。

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於掌中手書思邈二字
僧大駭視僕遽失不見視錢皆金錢也僧自此身輕無
疾宋真宗時僧已二百餘歲後莫知所之

黃子陽後魏人知長生之訣住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
桃皮飲石中黃水後司馬季主以導仙八方傳之遂能
度世

趙真人名昇得仙教隱於青城山隋文帝聞詔使聘之以
為蜀郡太守郡有冷源大河河藏毒蛟蛟動則河決傷
人端陽日真人命千兵鳴金鼓于河上遂下水斬蛟頃
之見太守右手執劍左手執蛟頭而出時同入水者六
人人因號為七聖及隋亂復隱去

輟神記云卽灌
口二郎神也

趙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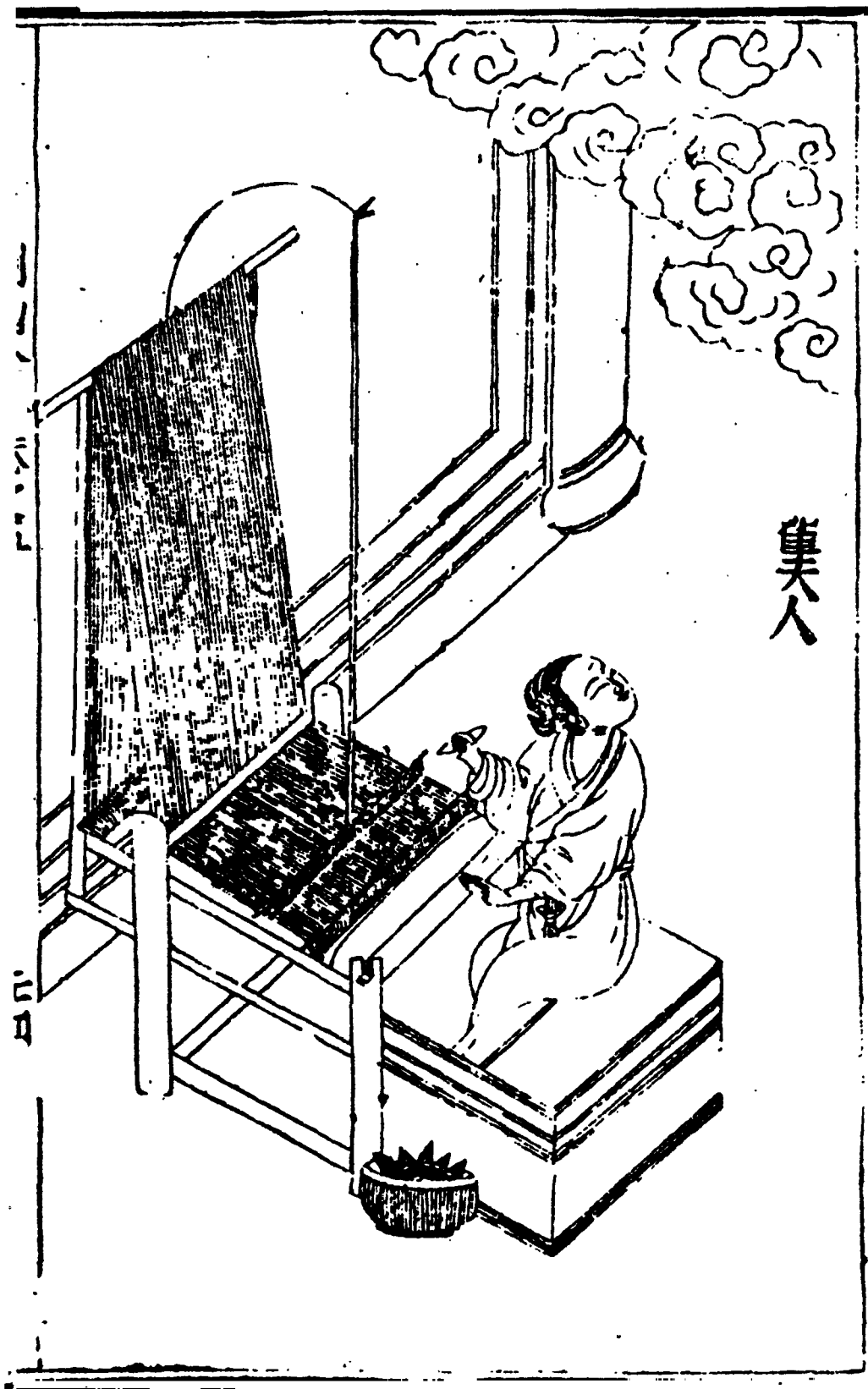
潜翁隋開皇中鍊形於漳州石壁山養白蠟蟆以自隨後
不知所終

岑道願江陵人隋末避難至三峽隱萬州岩常食黃精罕
見喜怒百餘歲膚若冰雪積二十年蛻迹而去

崔之道舒城人為真源官道士嘗見二仙人對奕與一棋
子今吞之自此言禍福輒應後尸解去

翟夫人豫章人隋末尤為辰州刺史有黃元仙者自豫章
來刺史素高其行以夫人妻之復薦其才德以自代隋
亡乃弃官與夫人隱千州西之羅山貧甚為人傭織以
養其姑如此者十年一日忽謂元仙曰昨有帝命當與
君別矣俄化為青氣數丈騰空而去

美人



二五

五



張

張果隱於恒州中條山。往來汾晉間。得長生秘術者。老云
為兒童時見之。已言數百歲。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
休息時折疊之。其厚如紙。置于巾箱中。乘則以水嚙之。
復成驢。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武后召之出山。佯死於
妬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臭爛生蟲。於是則天信其死
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
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
乃焚香宣天子來迎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
之。復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齎璽書迎果。
果到東京。於集賢院安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帝
問神仙不荅。善息氣。累日不食。數飲酒。上賜之酒。辭曰。

小臣飲不過三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明皇聞之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五六。美姿容。步趨閑雅。謁見上。言辭清爽。禮數臻備。明皇命坐。果曰：弟子當侍立。明皇愈喜。賜酒飲。及一小斗。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耳。明皇因逼賜之。醉。酒從頂上湧出。冠衝落地。忽化為金盃。上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盃在地。驗之。乃集賢院中盃也。盃僅貯一斗酒。累試仙術。不可窮。紀果嘗言：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若六七十許。時邢和璞善知人天壽。師夜光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壽。則懵然莫知。密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董而無苦。

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如意擊墮之，藏帶中。出藥傳之，良久齒復出，粲然如玉。上狩咸陽，獲一大鹿，將令大官烹之，果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帝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上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常存乎？」果曰：「武帝放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下，遂命驗之，果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落耳。」上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年，凡幾？果曰：「是歲癸亥，始開昆明池。」今甲戌，八百五十二年矣。上命太史校其曆，畧無差焉。上問葉法善曰：「果何人也？」荅曰：「臣知之。」然臣言之，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能免冠跣足，救臣，臣方敢言。上許之。

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未絕。七竅流血僵仆於
地上。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
過不罰之。恐泄天地之機耳。上復哀懇。久之。果以水噀
其面。法善即時復生。帝益重之。詔圖形。集寶院號通玄
先生。果屢陳老病。乞歸。恒州賜絹三百疋。隨後弟子二
人。給驛肩舁到恒州。弟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隨入山。天
寶初。明皇遣使徵果。果聞輒卒。弟子葬之。後發棺。但空
棺而已。帝立棲霞觀祀之。

葉法善。括蒼人。世為道士。嘗游白馬山石室。遇二仙人。授
以正一三五之法。能厭劾怪鬼。唐高宗召詣京師。欲寵
以官。不拜。睿宗時。拜鴻臚卿。封越國公。開元八年。尸解。

卷之三十一



崔子玉名珽。蘄州彭城人。人稱爲崔府君。以其書理陽間。夜斷陰府也。初父讓。覬於嗣。與母禱於衡岳。是夜母夢仙童擎一合。曰帝賜合中物。令汝大婦吞之。啓合見美王二枚。夫婦各吞其一。覺而有娠。誕于隋大業三年六月六日。子玉嵬時。神采煥發。日誦千言。不窺群兒之戲。迥然自異。唐貞觀七年。應賢良科。除潞州長子縣令。發擿人鬼。無異神明。一日示諭居民。自五月望日及望後一日。無得私宰獵射。時有潛出郭外弋得兔一隻。爲城吏搜執庭下。子玉訊之曰。若故犯禁。吾不能釋。若雖然。願即縣庭受罰。陰府受罰。弋人自揆陰理幽遠。願於陰府言訖。輒令放還。是夜弋人方就棺鬼一黃衣吏拘至。

一殿庭見子主王者冠服檢諸犯罪狀或促其年或墮其後或減損其祿位弋人亦加決罰令還遂驚夢覺悔恨無及矣一日門吏白曰雕黃嶺有虎甚傷人子玉即遣吏孟完賫符牒至山廟勾虎虎即出啣牒隨吏至縣子玉責之曰汝乃異類而啖食人命罪無赦虎自觸階而死太宗嘗呼為仙吏無何復遷令淦陽縣縣西南五里有河時忽汎漂民田子玉於河上設壇奏詞上帝頃間見一巨蛇浮於水面而死水輒消去一日子玉與楊叟奕忽有黃衣數輩執符而前曰奉帝命召崔子玉為磁州都土地次有百餘人捧玉珪玉帶紫服碧冠五岳位旗簫韶盈耳復有一神控白馬至曰帝命即行於是

子玉囑二子曰吾將去世無得過慟乃書百字銘以訓
二子。若寢而逝年六十四。安祿山反玄宗夜夢神人告
之曰賊當自滅陛下無恐。帝問姓名對曰臣潞陽令崔
珏也。帝還闕建廟封為靈聖護國侯。宋高宗走鉅鹿特
馬驚冒雨獨行。路遇三歧不知所適忽見一白馬前行。
帝欲及乘之遂其後晚至一神祠見廡下有一土白馬
就視之汗出如雨因宿廡下。夢紫袍人以杖擊地曰亟
行。帝驚起飢甚正躊躇闥殿內有聲乃登殿觀像。即夢
中見者祝板題云磁州都土地崔府君。板後有一合內
有酒肉帝輒食之欲出向白馬復前導至針橋谷始不
見。遂遇耿南仲將民兵數千來迎及南渡首為立廟。



苗龍唐初人失其名能畫龍人以苗龍呼之後得道仙去
今紹興龍瑞宮東南一峯上平如砥相傳苗龍上昇處
羅通微臨晉人少採薪山中遇閻使君案謂曰子骨法可
學長生遂冠褐五老山學步虛絕粒唐貞觀中一日謂
人曰我當歸明日大會士庶俄雷震地下青龍躍出遂
跨龍飛去

匡智長安人唐貞觀間棄妻子與姪大郎適廬山修道居
七日有老人曰廬山陰地也仙不可得南有名山可往
居之乃至吉州望見義山山神化為樵夫引入山中曰
此處安穩遂立壇修行數年忽降一仙衣智服之但見
足下雲生上昇而去大郎亦為地仙

匡大郎附



臣大郎



明崇儼洛州人少隨父令安喜更有能召鬼神者崇儼盡
得其術以奇技自名唐高宗召見甚悅盛夏帝思雪崇
儼坐頃取以進云往陰山取之冬月帝憶瓜崇儼索百
錢須臾以瓜獻云得之緱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其
政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

王爻居洛陽青羅山已數百歲唐開元中召至京待以優
禮復遣從李元靖求補仙書還請歸舊山不復入城市
嘗與達奚侍郎往還死後猶杖履詣達奚人始知其尸

解即王敏又作王敏
同異見后六卷

蘭冲虚涪州人居於精思觀唐神龍乙巳秋一夕乘雲仙
去

孝子善俊



韋善俊京兆人母王氏姪時每噉血食則腹痛蔬食即無
恙既生至十三歲遂長齋遇道士韓元最授以秘要常
有二青童侍左右嗣聖中寓昇仙觀有神人厲聲曰子
何人輒來此宜速去善俊曰神人試我耳何相逼太甚
神人遜謝而去又嘗過壇墟店遇黑犬逶旋不去因畜
之呼為烏龍一日謂弟子曰吾百年學道今太上召我
我當去矣其犬忽長數丈化為黑龍善俊乘之而去
僕僕先生居黃土山中嘗餌杏丹乘雲往來唐刺史李休
光見以為妖令左右執之龍虎即見於其側先生乘之
而去天寶初因以仙居名縣

應夷節唐汝南人不喜茹葷性敏慧嘗游天台龍虎山師

馮惟良得上清大法栖真天台之道元院日誦黃庭大
洞二經為人致福數至感應忽一日沐浴入靜凝神翌
日解化是日清香馥郁，徠鶴悲鳴及就窆但空棺而已
王帽仙出人闐闐為人修弊冠因號王帽子暮則卧于涪
州天慶觀一夕尸解道士為葬之月餘自果州遺書致
謝。

王遙江西鄱陽人得仙術治病不用符水針藥但以八尺
布帊敷之須臾病愈若有邪魅即畫地作獄叩石呼之
皆入獄中有一弟子負竹篋隨行嘗冒風雨衣皆不濕
一日兩炬道入石室中有二人曰卿何為久住俗間若
曰當來乃還家自負竹篋而仙去。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滿師正。傳碎穀道引之術。遍遊名山。唐武后嘗召至之。未幾去。與陳子昂。王維。李太白。孟浩然。賀知章。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為仙宗十友。睿宗復迎至京師。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身猶國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帝嘆。詠曰。廣成子之言。何以加此。辭歸天台。盧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對曰。以僕觀之。是仕宦之捷徑爾。盧初隱終南。後登庸。聞言殊有慚色。時女貞有焦靜貞者。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爾良師。

也。諱真。既還。詣承禎求度。未幾。先昇天。復降。謂薛季昌曰。司馬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為東華上清真人。開元中。文靖天師與承禎赴千秋節齋。直長生殿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微聞若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天師乃褰裳躡步聽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視之。乃承禎腦中之聲也。天師還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子。歟。神語其先生之謂乎。一日謂弟子曰。吾于玉霄峯東。望蓬萊有靈真降駕。今為東海小清童君。東華君所召。必須往。俄頃化去。如蟬脫。弟子葬其衣冠焉。時年八十有九。玄宗親為撰碑。後人因名其所居曰。

馬仙村有修真秘旨。天地官府圖坐忘論登真系等書
行於世。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焦靜真附

饒廷直唐南城人。第進士。嘗過武昌游黃鶴樓。忽遇異人
授以秘訣。自是不適妻妾。脩然端居。後為鄧州通判。卒
其柩還鄉。舁者甚輕。蓋尸解去矣。

班孟不知何許人。亦云女子也。服酒餌。丹年四百歲。色如
少女。能飛行。能坐空虛之中。與人談語。又能入地中。初
沒足。漸至腰。及習髻。頓良久而盡沒。不見。又以指刻地
即成井。可汲。指人屋瓦。瓦即飛。嘗取人穿果數千株。聚
之如山。十餘日吹之各還其本處如故。又能含墨水噴
紙成文字。皆有意義。後入大冶山中仙去。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為道士神清氣爽游止無定常醉吟
于道多在豫章之間人見其容益壯於前一日登市樓
醉飲飛昇而去

黃華姑撫州臨川人姓黃名令微修道於井山年八十餘
顏如處子時人號曰黃華姑唐開元中尸解刺史顏直
卿撰仙壇碑載其事

列仙全傳卷之五終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六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許宜平。新安歛縣人。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
庵以居。不修服餌。時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輕健行及
奔馬。時負薪賣于市。擔上常掛一花瓢。携曲竹杖。每醉
吟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
處。穿雲入翠微。往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
苦。士人多訪之。不得見。但見庵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
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
鳥戲岩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仙詩甚多。常於驛

許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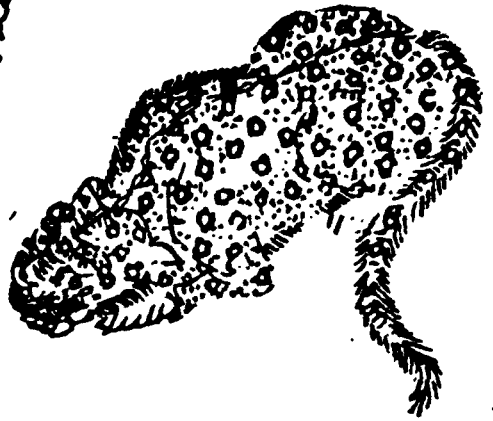


路傳舍所到處輒題之。天寶中，李白東遊，經傳舍，覽詩，嘆曰：「此仙人詩也。」詰之，知為宣平。於是遊新安，屢訪之，亦不得見。因題詩於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烟嶺迷高迹，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宜平歸，見壁詩，乃自題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庵不免更深居。其庵輒為野火所燒，莫知宣平踪跡。後百餘歲，至懿宗咸通十二年，許明恕婢嘗逐伴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食桃，甚大。問婢曰：「汝許明恕家婢耶？」婢曰：「是。」曰：「我即明恕之祖宣平也。」婢曰：「嘗聞家內說祖翁得仙，無由尋訪。」宣平因謂婢曰：「汝歸。」

為我向明恕道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即食之不得將
出山山神惜此桃且虎狼甚多也婢食之甚美須臾而
盡乃遣婢隨樵人歸婢覺樵擔甚輕到家具言入山逢
祖翁宣平明恕怒婢呼祖諱取杖擊之其婢隨杖身起
不知所逝後有人入山見婢復童顏遍身衣樹皮行疾
如飛入深林不見

華師道歛縣人小學道得服松脂法乃登績溪百丈山採
芝後詣南嶽招仙觀聞蔡真人舊隱去洞靈源不遠乃
辟穀七日獨往遇老父問所從來因折草與之師道咀
之味甘自是精健每入山虎豹見之皆馴伏號問政先
生一日謂其徒曰我為仙官所召語訖而逝及歛棺有

真師道



聲視之若蟬蛻然後有自豫章來者見之於道

傅先生學道焦山精思七年。遇老君與一木鑽使穿一石盤石盤厚五尺許。戒云石盤穿可得仙鑽四十七年。石穿仙人來曰志亦堅矣。授以金液還丹服之仙去。

王可交華亭人業耕釣。一日擢舟入江忽見中流有彩舫舫中七道士遙聞有呼可交名者。舟漸近舫呼可交過。一道曰好骨相合為仙。一道與之二粟食之甘如飴命黃衣送上岸覓所乘舟不得却在天台山瀑布寺前有僧迎問之可交曰今早離家。是三月三日僧曰今已九月九半年餘矣。後絕穀挈妻子往四明山不復返。

李竺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得黃帝陰符經於



高山虎曰巖王匣中乃寇謙之所藏者本已糜爛笱抄
讀數下遍竟不曉其義後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姥鬢
髻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狀貌甚異偶路傍遺火燒
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笱驚問曰此黃帝陰
符經文姥何得言之姥曰吾受此經已三元六周甲子
矣少年更從何得之笱稽首再拜以告所得姥曰少年
顧骨貫於生門命門齊於日角血腦未減心影不偏德
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吾弟子也於是坐石上與笱
說陰符之義久之姥曰日已哺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
袖中出一瓢金笱谷中取水水既滿瓢忽重千餘斤力
不能制瓢遂沉乃還已失姥所在但留麥飯數升而已

笞食之自此絕粒。唐開元中。為江陵節度使副御史中丞。笞有將畧。作太白陰符經十卷。又著中台志十卷。特為李林甫所排。位不顯。竟入名山訪道。後不知其所之。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於隋末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入懷。因以名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不減相如。後至長安。謁賀知章。知章見其詩。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帝嘗坐沉香亭。特牡丹盛開。欲白為樂章。速召。適白已醉。左右用水頰其面。醉稍解。帝親使



貴妃為之捧硯。即成清平調三章。筆無留意。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耻之。因搯其詩以激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修。與張旭等日醉。時稱為酒中八仙。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安祿山反。時求王璘辟白為參佐。璘起兵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并上所賜銀印以贖之。詔流夜郎。會赦還潯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愚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過潯陽。釋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訪當塗令李陽冰。後代宗召咸。謂白醉墮江死。元和初。有人海上見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與道士於碧霧中共。

踳赤虬而去白龜年。白樂天之後也。嘗至高山遙望東
巖古木簾幕罕地信步往觀忽一人至前曰李翰林相
招龜年乃隨入其人褒衣博帶風姿秀發曰吾李白也
向水解為仙。上帝令吾掌牋奏于此。已將百年。汝祖樂
天見在五臺掌功德所出書一卷遺龜年云讀之可以
識禽言。後白海瓊亦云李白今為東華上清監清逸真
人白樂天為蓬萊長仙主。白居易附

李長者自滄州來孟縣日惟食十棗一栢葉小餅掩室著
論無虛時。後至冠監村逢一虎馴伏長者語虎曰吾欲
釋華嚴經可與吾擇一榜止處虎遂起引至神福山得
一龕居之乃著論年九十六化於龕中

商榷霞歷陽人唐太極中居于白石山下彭仙洞善吐納
之術絕粒三十年後不知所往。

懶殘唐天寶初居衡岳寺為僧執役食退即收其餘性懶
而食殘因名之李泌寓衡嘗夜往見之懶殘方浚牛糞
火煨芋出半芋食之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後果
然

湘中老人岳陽舊志唐呂雲卿嘗寓于君山側遇一老人
索酒數行老人歌曰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纒坐碧
草春至不知潮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蘇東坡云此詩
句殆是李謫仙輩蓋真遁世者也今考唐詩乃高駢所
作未知孰是

刑和璞



邢和璞不知何許人。隱居瀛海濱。善算人心術。凡人心之所謀度。咸能算而知之。後卜居嵩穎間。著穎陽書算心旋空之訣。復能以法活暴死者。唐明皇開元十二年。至都。朝貴候之。門如市。有友人居白馬坡下。和璞適至。死已踰日。其母哭之哀。和璞令置尸于牀。引衾同卧。閉戶良久。起具湯沐。復與寢。遂活。崔司馬者。與和璞善。因疾篤。呼曰。邢先生。何棄我耶。已而聞寢壁有穿穴聲。窺之。有微隙。漸大。見導從數百人。和璞紫衣大冠。坐車中。謂崔曰。邢某已請太乙相救。言訖。輿隙俱不見。其疾即愈。房瑄為桐廬宰。待和璞甚殷。一日笑謂瑄曰。君當為宰。輔善自愛。然其終必食鱸。棺龜茲不在私第。不在公館。

不在寺宇不在外家瑄後果踐台輔謫居閬州卧疾紫
極宮稍愈太守招會郡齋進鱸食畢疾復作夢神人曰
邢真人之言信矣翌日果終時有賈者施龜茲板為老
君座因假以為棺和璞廬終南學道者多依之持崔曙
與其為友恭事左右一日謂弟子曰旦夕有異客來予
等為予設具且戒曰謹毋窺伺翌日果一人至身長五
尺闊三尺首居其半衣緋執笏鼓髯大笑矧角侵耳作
劇談多非人間語崔曙趨而過庭客熟視謂和璞曰此
非泰山老師乎曰然食畢而去和璞謂曙曰此上帝戲
臣也言泰山老師子復能省乎曙曰向聞先生言某泰
山老師後身然前身不得記也和璞後不知所之



吳道元字道子。初名道子。後作字。陽翟人。少學書於賀知章。張顛不成。因學畫。末冠即深造微妙。蓋得之於性。非積習所能致也。初為兗州瑕丘尉。明皇召入供奉。由此名振天下。大率師法張僧繇。人咸謂其為後身焉。世稱顧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呻吟。道子畫驢於僧房。夕夕有踏藉破迸之聲。以惱僧。僧繇畫龍點睛。聞雷則破壁飛去。道子畫龍鱗甲若飛動。每天雨則煙霧生。殆兼張顛而有之。其神妙如此。宮中有粉牆數尋。明皇使畫山水于上。道子乃調墨一盆。盡潑牆上。以幕覆之。頃間去幕。請上觀畫。山水林木人烟鳥獸無不備具。上縱觀久之。歎羨無已。道子復徐步指點曰。此山岩之

下有一小洞。其中有仙扣之。必應。于是以指擊之。忽然門開。有童子伺側。道子奏曰。洞中甚佳。臣請先入。願陛下繼來。道子遂入洞中。以手招上。上不能入。須臾門閉。莫知道子所之。其所畫牆。仍鑿白如舊。無有餘墨矣。

士皎先生善他術。於曆數未嘗言。天寶中。偶與客夜中露坐。指星月曰。時將亂矣。為鄰人所訟。時上春秋高。頗拘忌其語。於是密詔殺之。刑者鑿其頭數十方。死囚破其腦。視之。腦骨厚一寸八分。皎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及安史平。皎杖屨至達奚家。人方知其異。後訪杜甫於浣花溪。曰。君今雖偃蹇。他日當大名垂之。萬世同少微。垣中宿也。

即前王
重出

羅公遠。鄂人。唐玄宗好仙術。開元中。中秋宮中翫月。公遠請玄宗遊日宮。後玄宗學隱形之術於公遠。不盡傳之。或衣帶或巾角不能全隱。玄宗詰之。公遠曰。陛下不能脫屣天下。而以道為戲。若盡臣術。必懷壘人家。將困於垂腹也。玄宗怒。慢罵之。公遠遂走入殿柱中。且䟽上矢。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復大言於石礪中。乃易礪。觀之。礪明瑩。見公遠形在其中。長寸餘。因碎為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懼謝。不復見。後有使者入蜀。見公遠。黑水道中。笑曰。為我謝陛下。我姓羅。名公遠。以蜀當歸。寄獻之後。玄宗幸蜀。始悟當歸之意。

羅子房。號冲虛子。玄宗開元中。父子修行於玉笥元真觀。



其父刀解。葬空棺於觀側。冲虛子繼亦成仙。駕空舟於門外。高杉表飄飄騰雲而去。

申泰芝。字元之。唐洛陽人。母楊氏。夢吞芝而孕。故名。與玄宗同誕日。歷覽勝地。後往邵陵。余湖山修煉。玄宗夢湖。簡有白雲居士物色。覓召至京。賜號大國師。住玄真觀。與張果。邢和璞。羅公遠。葉法善。尹愔。何思遠。史崇。私常從帝遊。善清談。上每延問。動輒移晷。惟貴妃與內人張雲容嘗侍上。亦數侍元之。茶藥雲容乘間乞。長生藥元之曰。吾不惜。但汝在世不久耳。雲容復懇求不已。元之憐其恭勤。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汝服之。死必不壞。但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珠玉。使魂不飄蕩。魄不淪汨。百年外

遇生人之氣可以復活。此太陰煉形之道。當為地仙。復百年遷洞天矣。後雲容從幸東洛。病于蘭昌宮。以元之之言哀請于帝。帝命中人陳玄造如其所請而葬之。至憲宗元和末。已百年。雲容果遇薛昭得再生。元之還山未幾。昇仙。宋封妙寂靈修真人。

薛昌幽薊人。為唐進士。天寶間棲止于蜀之青城洞天。觀。偶得商陸酒飲之。耳鼻流血。死。經三日。蹙然而蘇。肌膚潔白。容狀頓少。身輕目明。勢欲飛舉。洞見遠近。雖山林崖巘。不隔視聽。時玄宗崇尚至道。節度使延至賓館。欲乘以驛騎送京。忽失所在。後有見其在大面山者。

薛季昌河東人。遇司馬承禎於南岳。授以玉洞經籙。研真

窮妙勤修不懈高真屢降異香妙藥於其室唐明皇召
入禁掖延問道德談論極精微上喜恩寵優異即懇還
山上賦詩贈之曰洞府修真客衝陽念舊居將成金闕
要願奉玉清書雲路三天近松壑萬籟虛猶宜傳秘訣
來往候仙輿丹成一日忽曰祝融峯今夕有天真會予
被召當往遂凌虛而去。

徐佐卿蜀人唐天寶中道士常化為鶴玄宗獵西苑見孤
鶴射之卿帶矢而歸謂弟子曰吾遊出山為飛矢所中
乃掛箭于壁曰待箭主來付之後玄宗果幸蜀遊觀中
識其箭。



佐野

武攸緒則天皇后從子年十四潛於長安市中賣卜一處
不過五六日因徙升中岳遂隱居服赤箭茯苓貴人王
公所遺鹿裘褌器上積塵蘿芥而不用晚年肌肉殆盡
日有紫光晝見星月又詠詳辨數里外語安樂公主出
降上遣璽書召令勉受國命暫屈高標至克親貴候謁
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封國公不受及還山勅學士賦詩
送之。

裴玄靜李言妻也無考何許人嘗獨居夜中常有笑語聲
言疑潛於壁隙窺之見二女子年可十六七鳳髻霓裳
端妙絕世侍女數人皆雲鬢絳服綽約于側言驚呼忽
侍女奏樂白鳳載玄靜升天而去

帛和。字仲禮。師董先生。行氣斷穀。又詣西城山師王君。君謂曰。大道之訣。非可卒得。吾暫往瀛洲。汝居此石壁中。可熟視石壁。久當見文字。見則讀之。得道矣。和視一年。了無所見。二年似有文理。三年始見太清經。神丹方。三皇文。五嶽圖。和朝暮誦之。王君回曰。子得之矣。乃作神丹。服半劑。延年無極。以半劑作黃金五十斤。救人貧病。後仙去。

張氲。晉州人。號洪崖子。隱姑射洞中。仙書秘典。無所不通。唐玄宗召問曰。先生善長。肅可得聞乎。即應聲而發。拜官不受。還山。絕粒服氣。洪州大疫。有狂道士市藥。服者立愈。玄宗聞之。意必氲也。果然。三召不至。天寶末。忽大

霧戶解乾元中。詔立應聖宮。奉肅宗以氲配焉。

邊洞玄。棗強人。自幼於紫雲觀修行。得道。曰。日上昇。唐玄宗御製詩詞褒揚之。牌刻尚存于觀。

趙惠宗。峽州宜都道士。得九天仙籙。三洞秘法。漸皆通曉。後居郭道山。唐明皇天寶末。還峽於郡之東北。積薪自焚。僚庶悉往觀之。惠宗怡然坐火中。誦度人經。斯須化為瑞雲仙鶴而去。火既燼。其下草猶綠。遺一簡。有詩二首。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孫。博學士。詞章。開元間。舉進士。擢制科。遷監察御史。德業詳載唐書。建中四年。德宗命真卿問罪李希烈。內外知公不還。親族餞于長樂坡。公



醉跳躑前楹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八授以刀圭碧霞
丹至今不衰老又云七十有厄吉他日待我于羅浮山
得非今日之厄乎公至太梁希烈縊殺之葬于城南希
烈敗家人啓柩見狀貌如生徧身金色爪甲穿出手背
鬚髮長數尺歸葬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羅浮山見二
道士奕棋樹下一道士曰何人至此荅曰小客洛陽人
道士顧笑曰願寄一家書商還至北山顏家子孫得書
驚曰先太師筆也發塚開棺無一物徑徃羅浮求之竟
無踪跡後白玉蟾云顏真卿今為北極驅邪院左判官
鳳綱漁陽人常採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至九
月末止埋之百日煎而丸之暴死者以藥納口中皆立

活網長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黃升長汀人。自幼得道。錢沉水中。呼之即出。又能肉豕於
口中。運氣煉之。即成白金。有蔡道死。升為棺殯。後道人
遺書與升云。在崆峒相候。升往見之。曰。吾向時有文字
在墻隙間。汝歸誦之。忽不見。升得其文字。自是能役使
鬼。後尸解。

王昌遇為梓州獄吏。遇落魄仙張姓者。賣鼠藥於梓州昌
遇。念及囚徒嘗為鼠所齧。市藥以歸。伺鼠食之。皆墜而
飛。昌遇至瀘。又遇仙乃市其藥。即餌之。仙遂為易名。為
易玄子。取一馬令乘以歸。既至乃龍也。後以九月九日
飛昇。即其地為藥市。

何仙姑



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女也生而頂有六毫唐武后時
住雲母溪年十四五夢神人教曰食雲母粉當輕身不
死夢明甚因餌之遂誓不嫁常往來山谷其行如飛每
朝去暮則持山菓歸遺其母後漸辟穀語言異常武后
遣使召赴闕中路復失去景龍中白日昇仙天寶九載
見于麻姑壇立五色雲中大曆中又現身于廣州小石
樓刺史高翬上其事于朝

呂巖字洞賓唐蒲州永樂縣人祖渭禮部侍郎父讓海州
刺史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生因號純陽子初
母就蓐時異香滿室天樂浮空一白鶴自天而下飛入
帳中不見生而金形木質道骨仙丰鶴頂象背虎體龍

腮鳳眼朝天雙眉入鬢頸脩顴露額闊身圓鼻梁聳直
面色白黃左眉角一黑子足下紋起如龜少聰明日記
萬言矢口成文身長八尺二寸喜頂華陽巾衣黃襦衫
繫太皂絲狀類張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襁褓馬祖見之
曰此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外物他時遇廬則居見鍾
則扣留心記取後遊廬山遇火龍真人傳天遁劍法唐
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時年六十四歲遊長安酒肆見
一羽士青巾白袍偶書三絕句於壁其一曰坐卧常携
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都乾坤許大無名姓疎散人間
一丈夫其二曰得道真仙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
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峯其三曰莫厭追歡笑



語頻尋思離詭可傷神。閒來屈指從頭數。得到清平有
幾人。洞賓訝其狀貌奇。古詩意飄逸。因揖問姓氏。再拜
延坐。羽士曰。可吟一絕。予欲觀子之志。洞賓援筆書曰。
生在儒家遇太平。懸纓重滯布衣輕。誰能世上爭名利。
欲事天皇上。王清羽士見詩曰。吾雲房先生也。居在終
南鶴嶺。子能從遊乎。洞賓未應。雲房因與同憇肆中。雲
房自為執炊。洞賓忽就枕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
第。始自郎署擢臺諫。翰苑秘閣。及諸清要。無不備歷。兩
娶富貴家女生子。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
幾四十年。又獨相十年。權勢薰炙。偶被重罪。籍沒家資。
分散妻孥。流于嶺表。一身子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

方興浩嘆恍然夢覺炊尚未熟雲房笑吟曰黃梁猶未
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先生知我夢耶雲房曰子適
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千端五十年間一瞬耳得不足
喜喪何足悲世有大覺而後知人世一大夢也洞賓感
悟遂拜雲房求度世術雲房試之曰子骨節尚未完欲
求度世須更數世可也翩然別去洞賓即棄儒歸隱雲
房自是十試洞賓皆過第一試洞賓自外遠歸忽見家
人皆病死洞賓心無悔恨但厚備葬具而已須臾死者
皆起無恙第二試洞賓鬻貨於市議定其價市者翻然
止酬其直之半洞賓無所爭委貨而去第三試洞賓元
日出門遇丐者倚門求施洞賓即與錢物而丐者索取

不厭且加諍詈。洞賓惟再三笑謝。第四試。洞賓牧羊山中。遇一餓虎奔逐羣羊。洞賓蔽羊下阪。獨以身當之。虎廼釋去。第五試。洞賓居山中。草舍讀書。一女年可十七。入容華絕世。光艷照人。自言歸寧母家。迷路日暮。足弱。借此少憇。旣而調弄百端。夜逼同寢。洞賓竟不為動。如是三日。始去。第六試。洞賓一日郊出。及歸。則家實為盜劫盡。殆無以供朝夕。洞賓了無愠色。躬耕自給。忽鋤下見金數十片。速掩之。一無所取。第七試。洞賓遇賣銅器者。市之以歸。皆金也。即訪賣主。還之。第八試。有風狂道土陌上市藥。自言服者立死。再世得道。旬日不售。洞賓買之。道士曰。子速備後事可也。輒服。無恙。第九試。春潦

泛溢洞賓與衆共涉。至中流。風濤掀湧。衆皆危懼。洞賓
端坐不動。第十試。洞賓獨坐一室。忽見奇形怪狀鬼魅
無數。有欲擊者。有欲殺者。洞賓絕無所懼。復有夜叉數
十。械一死囚。血肉淋漓。號泣言汝宿世殺我。今當償我
命。洞賓曰。殺命償命。宜也。起索刀欲自盡。償之。忽聞空
中一叱聲。鬼神皆不復見。一人撫掌大笑而下。即雲房
也。曰。吾十試子。子皆心無所動。得道必矣。但功行尚未
完。吾今授子黃白之術。濟世利物。使三千功滿。八百行
圓。方來度子。洞賓曰。所作庚辛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
還本質耳。洞賓愀然曰。誤三千年後人。不願為也。雲房
笑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乃携洞賓至鶴

嶺悉傳以上真秘訣。俄清溪鄭思遠太華施真人由東
南凌虛而來。相揖共坐。施真人曰。侍者何人。雲房曰。呂
海州讓之子。因命洞賓拜二仙。思遠曰。形清神在。目秀
精藏。可與學道者也。去後。雲房謂曰。吾朝元有期。當奏
汝功行於仙籍。汝亦不久居此。後十年。洞庭湖相見。父
以靈寶畢法及靈丹數粒。示洞賓。授受間。有二仙捧金
簡寶符語雲房曰。上帝詔汝為九天金闕選仙。當即行。
雲房謂洞賓曰。吾赴帝召。汝好仕人間。修功立德。他時
亦當如我洞賓再拜曰。巖之志異於先生。必須度盡天
下衆生。方願上昇也。於是雲房乘雲冉冉而去。洞賓既
得雲房之道。兼火龍真人天遁劍法。始遊江淮。試靈劍

遂除蛟害。隱顯變化四百餘年。常遊湘潭岳鄂及兩浙。汴譙間人莫之識。自稱回道人。宋政和中。宮中有祟。白晝見形。盜金寶妃嬪。林靈素。王文卿諸人治之。息而復作。上精齋虔。禱奏詞凡六十日。晝寢見東華門外有一道士。碧蓮冠紫鶴氅。手持水晶如意。揖上曰。臣奉上帝命來治此祟。即召一金甲丈夫。捉崇劈而啗之。且盡。上問丈夫何人。道士曰。此乃陛下所封崇寧真君關羽也。上勉勞再四。因問張飛何在。羽曰。張飛為臣累劫。世世作男子身。今已為陛下生於相州岳家矣。上問道士姓名。道士曰。臣姓陽。四月十四日生。夢覺錄之。知其為洞賓也。自是官禁帖然。遂詔天下有洞賓香火處。皆正妙。

通真人之號其神通妙用不能盡述仍有詩詞歌訣碑文存行于世後岳武穆父果夢張飛託世故以飛命名云

張志和字不同唐金華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生肅宗擢明經賜名志和命待詔翰林始名龜齡兄名松齡後親喪不復仕遨遊江湖自號烟霞釣徒又號玄真子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不寒入水不濡與陸羽顏真卿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時日相唱和真卿遊平望驛志和酒酣鋪席水上獨坐而酌席來去如舟俄有雲鶴旋後其上真卿僚佐觀者莫不驚異遂揮手謝真卿漸昇而去

張志和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唐之宗子也纖瘦通眉指爪長尺許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詩賀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後為協律郎卒年二十七賀將終忽見一緋衣天使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霹靂石文者云奉帝命召李長吉賀不能讀歛歛下榻扣頭言母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白玉樓成立召君為記天上殊樂不苦也賀泣下沾襟人盡見之少頃氣絕而去

韓湘子字清夫韓文公之猶子也落魄不羈遇純陽先生因從游登桃樹墮死而尸解來見文公文公勉之學湘曰湘之所學與公異公不悅令作詩以觀其志詩曰青

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子夜飡瓊液寅晨咀絳霞琴彈
碧玉調爐煉白珠砂寶鼎存金虎芝田養白鴉一瓢藏
造化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
我同共看仙葩公覽曰子豈能奪造化耶公即為開樽
果成佳醞復聚上無何開碧花一朶似牡丹差大顏色
更麗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
關馬不前公讀之不解其意湘曰他日自驗未幾公以
極諫佛骨事謫官潮州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
乃湘也曰公能憶花間之句乎公詢其地即藍關嗟嘆
久之曰吾為汝足此詩即韓集中一封朝奏九重天云
云遂與湘宿監開傳舍公方信湘之不誣也湘辭去出



藥一瓢與公曰服一粒可以禦瘴毒公愴然湘曰公不久即西不惟無恙且當復用於朝公曰此後復有相見之期乎湘曰前期未可知也

瑕丘仲。甯人也。賣藥百餘年。因地動宅壞。仲與里中數十家皆死。或取仲尸弃水中。收其藥賣之。忽見仲披裘詣之。取藥。其人大懼。叩頭求哀。仲曰。非恨汝也。使人知我耳。我去矣。後為夫餘王驛使。自北乘傳至甯。北方人謂之謫仙。

江叟善吹笛。槐上有神。教往荆山求鮑仙。叟如言。得遇鮑仙。贈以玉笛。吹之。龍來迎去。成水仙。

許栖岩家岐山下。唐貞元中。下第。寓長安。見一蕃馬欲市。



之未決請道士筮之得乾之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道士曰此馬龍種也公市之當昇天栖霞喜遂市之時
魏令公鎮蜀栖霞乘馬往謁道經劍閣馬忽失足墮于
萬丈之壑積葉席之人馬無損栖霞嗟嘆久之復乘信
馬行數十里至一洞口見萬花林中有青石池池傍石
屋中有道士白髮丹臉偃卧于石榻之上傍侍二女栖
岩叩首再拜二女駭曰汝何人遽至太乙元君之室栖
岩語以故二女為白元君元君問曰汝在人間何好曰
好道常誦老莊黃庭經元君曰汝於三書各得何句栖
岩曰莊子則真人息之以踵老子則其精甚真黃庭則
但思一部壽無窮元君曰子頗知道乃命坐玉女酌石

髓而飲之元君曰嵇康不能得而汝得之數也栖岩乃
跪謝王女前曰穎道士至矣元君命設榻而坐栖岩熟
視道士正昔卜馬者正驚異之道士曰昔卦合今日矣
俄頃有仙童馭鹿龍而至曰東皇君迎元君既月曲龍
山元君謂栖岩曰可與同遊各跨鹿龍而去頃刻抵曲
龍山見危橋千步聳柱萬尋元君命栖岩拜東皇東皇
曰汝許長史孫也我昨與汝祖同飲亦知汝當來宴間
東皇命玉女歌青城丈人詞歌曰玉砌瑤堦泉滴孔玉
簫催鳳和煙舞青城丈人何處遊玄鶴唳天雲一縷歌
畢元君與栖岩復乘龍鹿而返下視一大城郭栖岩問
曰此何處元君曰新羅國也至海畔小城又問此何處

曰此唐國登州也俄到洞府栖岩再拜懇歸元君曰汝
得餌石髓已得人間千歲願無漏泄無荒淫能守此猶
更得一見吾也栖岩將上馬元君曰此馬乃吾洞之龍
因傷稼謫人間汝到人間無用此馬但于渭溪解之當
化龍去玉女悄謂栖岩曰龍馬回日號縣田婆針幸寄
少許栖岩遂跨馬頃刻至號縣舊庄已六十年矣時唐
宣宗大中五年也栖岩為訪田婆覓針田婆曰太乙家
紫霄姊妹書來云托人求針其子耶栖岩遂索針繫于
馬鬣放之渭水果化為龍而去栖岩後棲匡廬間每隱
見不常焉

俞靈瓚河間人入衡山九真觀修道南岳赤君授以回風

術行之二十年。能坐見天下事。如在掌中。然自晦不為異。以驚俗。唐憲宗元和。中。彬州官吏見其談說。始異之。即曰。我偶然爾。非有知也。遂閉門不出。後入九疑山。絕粒仙去。

伊和玄解。髮髮童顏。氣自香潔。常乘一黃牝馬。不啖芻粟。不施韉勒。惟以青氈藉其背。常遊青兗。問與入話。千年事。皆如目擊。唐憲宗聞其異。召入宮。處以九華之室。設紫芝。日飲龍膏酒。躬親訪問。頗加敬仰。而玄解曾杵未嘗習人臣禮。上因問先生年高。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海上種靈草。餌之。因種于殿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上餌之。殊覺神驗。玄解欲辭還東海上。



Figure 1

Figure 2

未之許。乃於宮中刻木作蓬萊三山。綵繪華麗。飾以珠玉。上因元日與玄解視之。上指蓬萊曰。若非上山。何由得入此境。玄解笑曰。三島只尺。何為難。及臣雖無能。試躡辭陛下。一遊。即湧身空中。覺漸微小。而入於金銀闕內。左右連聲呼之。竟不復見。上追思嘆恨。幾成羸疾。因號其山為藏真島。後旬日。青州奏玄解乘牝馬過海矣。王四郎。唐洛陽尉王琚之姪。好道。久遊。元和中。琚赴調。自鄭入京。過東都天津橋。四郎迎于馬前。以金五兩。餽琚。色如雞冠。曰。不可售。與常人到京。訪張蓬子。付之。價得二百千。琚異之。詰四郎向在何地。今何適。曰。向居王小屋洞天。今欲挈家。往峨眉。山。琚曰。今暫寓何地。曰。中橋。

逆旅席家。琚投宿。即覓席家云。四郎已行矣。因詢其行。李席氏曰。四郎妻妾四五人。車馬華侈。非常。琚訝異之。至京。即訪張蓬子。出金示之。索值二千。蓬子驚喜曰。從何得此化金。即如數與易之。琚後屢訪蓬子。不復得見。李珣。唐廣陵人。以販糶為業。每斗惟求子錢二文。資奉父母。凡糶糶。授人升斗。俾自量。丞相李珣節制淮南時。夢入洞府。見石壁金書。姓名中有李珣字。方自喜。有二童云。此是江陽部民李珣。爾後百餘歲果仙去。

柳實。元微。衡岳人。唐元和中。結伴往驩慶二州。各省其父。至登州渡海。將抵交趾。夜半。颶風忽起。舟纜斷。飄入大海孤島中。天明登島。見一廟。中有白玉天尊像。案上金



香爐一枚悵望久之忽東角有紫雲自海湧山直指島
上俄有雙環侍女捧玉合至天尊所炷以異香二子以
實告女曰少頃至虛尊師來此與南溟夫人會子堅請
之當有所遂言訖二仙果乘白鹿馭彩霞而來二子泣
拜求救玉虛語之曰子隨南溟夫人而行當有歸路無
憂也夫人視二子久之曰二子殊有道骨他日當得仙
但二子宿分自有師耳雖然既相遇不可無贈遂命侍
女曰送二客去然所往何橋侍女曰百花橋二子拜謝
乃贈以玉壺一枚來尺餘復若以詩云來從一葉舟中
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
語俄見橋長數百丈欄傍皆開異花二子於花隙細窺

是群龍相接為橋將至岸侍女解襟帶間一盒子中有物如蜘蛛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純陰無陽昔遇番禺少年有情因而生子垂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岳之神為子數年前南岳回鴈峯有使者至水府曾以吾子所弄玉環寄之而使者隱之不付二君歸願訪回鴈峯使者廟以此合投之當得玉環為送南岳與吾子吾子亦當有報慎勿啓之二子因問侍女曰夫人詩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侍女曰君有事但扣玉壺內當應之凡事皆可如意又問夫人云吾輩自有師師當是誰曰南岳太極先生爾遂別去二子抵家時已十年童稚已冠二妻皆死未及三日二子急扣玉

壺壺中應云可徃使者廟投合當得妙藥二子乃共抵
回鴈峯訪使者廟以合投之須臾有黑龍飛騰空中果
下一玉環亟取之以送於南岳廟忽現黃衣少年出二
金合謂二子曰此藥名返童膏二君家有斃者雖一印
子猶可塗頂而活言訖不見二子遂持歸以塗其妻頂
二妻復活乃共徃南岳山中訪太極先生經年不遇丁
日雪中見老叟負薪二子哀其年老飲之以酒忽睹薪
擔上刻太極二字乃拜求之因出玉壺以告其故叟曰
吾平生貯玉液者此壺也遂拉二子同上祝融峯不復
出

村懋人

權同休友人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者走使者
本村憇人催已一年矣同恩甘豆湯令其往市催者但
具火水同意其怠於祗承也少然折枝盈握再三搓之
微近火上忽成甘草同始異之良久取麈沙數掬接按
已成豆矣及湯成與甘豆無異疾亦漸差同乃謂曰余
貧迫若此無以寸步因禘衣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余
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催者微笑曰此固不足辦某
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成數筐扎聚於盤上撲之悉成牛
肉復汲水數瓶頃之皆旨酒也村老無不醉飽獲束縑
三千同慚謝曰余驕稚道者久今返請為僕僱者曰某
固仙人有少失謫于下賤給役于秀才若限未足復須

力於它人矣。願秀才勿變常庶卒其事也。同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感。不安。催者乃辭曰。秀才若此。果妨。示事也。因說同脩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唯於泥中朱漆筋及髮藥力不能化。遂去不知所之。

盧山人寶曆中常於荆中販橈。朴石灰。往來於白湫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貨。設菓茗。詐訪其息利之術。盧即覺曰。觀子意不在市。何為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著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且驗君主人翁。午時有非常之禍。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有匠餅者負菓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閉戶戒妻。

孥勿輕應對。彼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祇費三
千四百錢也。時趙停居張家。即盧語歸告之。張亦素神
盧生。乃閉門。伺欲午。果有人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
不應。因足其戶。張重簣捍之。頃觀者數十百人。張乃自
後門率妻孥如盧迴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
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為。妻痛切。乃號適張所。
誣其夫死有自。官不能評。鄰衆具言張閉戶避讓之狀。
官曰。張固無罪。但當辦其死耳。張欣然從。斷妻亦甘心。
及市。檓就擧。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不
耐。竟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莊門。或語陸。盧
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

盧曰君今未可動。君居堂後有錢一甌，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慎勿取一錢，取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乃命家童鋤其地，未數尺，果遇板。掘之，有巨甌，散錢滿焉。其妻以裙連紉草貫之，將及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盧生怒曰：骨肉與利孰重？君自揆也。擲舟去，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豁愈矣。盧生到復州，與數人閑行，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若等所為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再其侶訝之。盧曰：此輩盡劫江賊也。趙元和言盧生狀。

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語元和曰世間刺客
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
曰脫離後二十年名藉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能不
見所論多奇異蓋神仙之流也

威逍遙薊尋妻也向得仙教獨處一室絕穀靜想一日晨
起屋裂如雲但見所御衣履在室內而逍遙與衆仙在
雲中半晌方去

唐居士郴州人亡其名字土人咸謂已百歲上人有揚隱
之者頗好道常尋訪道者因謁之乃留隱之止宿及夜
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於壁如片紙
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朗若張

燭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六 終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七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裴航唐長慶中書生。因下第遊于鄂渚。謁故舊崔相國。相國贈錢二十萬。遂挈歸于京。因備巨舟。載於襄漢。聞同載有樊夫人。國色也。航無由覩面。因侍婢裊烟而達詩一章曰。向為相越猶懷想。况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數日後。夫人使裊烟召航相識。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而幽棲巖谷。召某一央耳。深哀草擾。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耶。但幸與郎君同舟。無以請。詭為意爾。夫人亦使裊烟答詩一章云。



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意。及抵襄漢。夫人使婢挈妝奩不辭而去。航遍求訪滅跡匿影。竟無蹤兆。後經藍橋驛。因渴甚。下道求飲。見茅屋三四間。有老嫗緝麻。其下航揖嫗求漿。嫗咄曰。雲英携一甌漿來。郎君飲航憶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正訝之。俄葦簿之下。雙手如玉捧出瓷甌。航接飲之不。帝王液也。因還甌。遽揭簿。見一女子光彩照人。航愛慕不已。因白嫗曰。某僕馬甚之。願少憇於此。幸無見阻。嫗曰。任郎君自便耳。良久告嫗曰。向睹小娘子豔麗驚人。姿容耀世。所以躊躇而不能去。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

曰。老病只有此孫女。昨有神仙與靈藥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搗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後天而老若欲娶此女者。須得玉杵臼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為期。必携杵臼至。幸無復許人。姬曰。如約。航至京。殊不以他事為意。唯遍訪玉杵臼。或遇舊友。若不相識。衆皆以為狂。忽遇一貨玉翁曰。近得號州卜老書云。有玉杵臼售人。今見郎君懇求如此。吾當為書道達。航即求書往。卜老曰。非二百緡不可得。航乃傾囊兼賣僕馬。方及其值。輒步驟獨携而抵藍橋。姬見大笑曰。世間有如此信士乎。遂許以為婚。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為搗藥百日。方議姻好。姬於襟帶間解藥付航。航即搗之夜則

媪收藥曰于內室每猶聞搗藥聲航窺之見王克持杵而舂雪光可鑑百白足媪持藥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為裴郎具幃帳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車馬隸人迎航見一人第連雲朱扉晁日內有帳帷帷屏珠玉珍玩莫不臻至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媪不任感荷媪曰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愧也及引見諸姻戚皆神仙中人一女仙鬟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航拜訖女仙曰裴郎不相識耶航曰昔非姻好不省拜侍女仙曰不意鄂渚同舟而抵襄漢乎航愧謝左右曰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巳列高真為玉皇之女史媪遂將航

夫妻入王峯洞中。瓊樓珠室而居之。餌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漸清虛。毛髮紺綠。神化自在。超為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倫說得道之事。乃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叙話未日。復附書於親舊。顥稽顙請曰。兄既得道。乞一言惠教。航曰。老子云。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得道未由矣。顥猶懵然。復詰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液。虛實可知也。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可教。異日言之。忽不見。雲英附

軒轅集不知何許人。居羅浮山。人相傳數百歲。顏色不老。髮長垂地。坐暗室。日光長數丈。每採藥於岩谷。則毒龍猛獸隨之。若為衛護。居常人家請齋者。雖百處皆分身。



而至。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絕容二升。賓客滿座。傾之。翻日不竭。自飲百升不醉。夜則垂髮盆中。其酒仍澀澀。而出。飛朱符可致千里。遇病者。以布巾拂之。應手而愈。宣宗召入。問長生可致不。荅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道。可致。光長生。久視乎。帝問先生與張果孰愈。曰。臣不知其他。但年少於果耳。及退。上以金盆覆白鵲。令中使試之。集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使不諭其意。上復召。令速至。集總登陛。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素。宮人有笑之者。元鬢髮朱唇。年方二八。頌史

變為老嫗雞皮。純背髮髮。暗然因涕泣不已。上令謝之。即復故步。京師素無苴蕝荔枝。上因語及。頃刻二花並至。各數百朶。枝葉方茂。如新剪者。時坐有相子。集曰。臣山中亦有。味更佳。上曰。無緣得矣。集乃取御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徹盤。相子幾滿。上食之。嘆曰。美無比。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集取筆書四十年。但十字一起。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久之辭還山。命中使送之。每見其於一布囊內探錢施人。比至江陵。已施數十萬。取之不竭。未及至山。忽亡其所在。不日南海奏先生已歸羅浮矣。及冥駕只十四年也。十字一起當不之悟耳。

劉元靖武昌人為道士。師王道宗。道宗仙去。遂感悟。遊名山。入南嶽峻峯鑿石穴以居。絕粒煉氣。唐敬宗召入。思政殿問長生術。尋放歸。武宗復召入禁。受法籙。賜號廣成先生。還山。宣宗時忽天樂浮空而去。惟存杖履焉。

錢朗南昌人。字內光。蚤以五經登科。仕唐。累官至光祿卿。文宗朝歸隱廬山。得補腦還元之術。錢鏐延至于杭。禮之如師。玄孫數人。皆以明經為縣宰。皆皓首矣。而朗猶如童子。一日語家人曰。我適為上清所召。今去矣。俄氣絕。顏色如生。舉棺。已尸解去。時年一百七十餘歲。

鄭全福江西浮梁人。唐文宗時入新安諸靈洞修煉。後居蓮華洞。遊桃花溪。有老人乘鐵船。全福曰。願借船還老。



人曰後三年復來時已百歲餘語弟子曰死必葬我浮
梁白水鄉及舉棺輕發之唯杖履而已

羊膺以明經尉夾江後隱括蒼止與青蓮觀道士飲于阮
客洞忽仆地七日乃悟云初見一女自云雲英邀入洞
中石間有物迸出曰此青靈芝也膺已取食之自是惟
飲水覺身輕日行數百里後入委羽山仙去

侯道華芮城人。或云自峨眉山來。詣中條道靖觀。師周悟
仙。恒如風狂人。登危立險。如履平地。性好子史。手不釋
卷。因殿宇壞。登梁葺之。得小金合。中有丹。遂吞之。後上
松樹頂。與雲鶴盤旋。漸凌空而去。時唐宣宗大中五年
也。後復降曰。王帝命我為仙。甚即矣。



侯道華



廖師郴州人唐懿宗召入行道術有驗後乞歸山韓愈為文送之云。柳之為州當清淑之氣意必有魁奇者生其間。廖師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游。豈吾所謂魁奇而溺於老氏者耶。後于靜福山白日昇天。

劉德本鄂州人好古多能。往來大江南。販唐乾符中大飢。遂散米數萬石活飢民。後避黃巢亂。居五老峯下。一日有鹿裘道者來訪。因把臂入深澗。忽見一老人出曰。可同到後院。丹碧煥耀。老人指曰。此誠真洞天也。以汝行善。故許到此。遂不見。道者曰。尔已藉名仙錄矣。相別而去。德本後遍遊名山。一日彩雲環繞。白日騰昇。時呼劉

仙翁云

劉瞻



劉瞻小字宜哥。唐人家貧好道。無巾。但總角。其兄瞻曰。神仙遐遠。難求。廊廟只尺。易致。瞻不聽。忽一道士至其門。曰。能相師乎。瞻曰。幸甚。隨入羅浮山。四十年。兄登第。拜相。後被謫。至潮臺。泊舟。瞻冒雨來見。瞻驚喜不勝。瞻頽色如童。瞻已皤然衰朽。始謂瞻曰。尚可修不。瞻曰。仙凡殊途。今無及矣。叙闊終夕。忽失所在。瞻竟死。貶所。

黃洞源。武陵人。唐大曆中。學道于桃源宮。瞿栢廷至武陵。師之。尋遇一老僧。遂辭洞源曰。歸仙洞去。洞源留之。不可期。十八年。再見。後洞源之茅山栢廷。忽至。計之。正十八年。洞源曰。吾亦將踏滄海。次日果羽化。

瞿栢廷。辰溪人。自幼聰慧。靈異。稱為瞿童。唐大順間。奉母。

避寇入武陵師事黃洞源已而得道又云幼時因戲躍入井中後自大西華妙洞中出依善卷祠修道功成越桃川宮昇仙時刺史溫造刻石紀其事。

閻丘方遠宿松人幼聰慧學道于廬山道士陳玄悟又得法錄于天台葉藏質尤好儒學詮太平經為十三篇唐昭宗累詔不出賜號妙有大師景福中居餘杭大滌洞吳越王錢鏐奏請賜紫又奏請號玄同先生重建天柱宮以居之一日入齋中作控鶴坐怡然而逝異香滿室後有見之於仙都山者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敏文史涉目無遺洙訓以進士業峭獨好黃老諸子仙傳靡不精究一

且告父母出遊終南山。父母以其堅心向道，亦不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常醉遊。夏則服烏裘，冬則衣絳布衫。或卧風雪中。人謂已斃。視之氣休休然。頗似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鞞。鞋拋在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署在譚生拄杖前。後居甯嶽煉丹。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不灼。多能隱化。後入青城山。仙去。峭嘗作化書。南唐宋齊丘竊其名為已作。行于世。

何令通。隋唐時為國師。言牛頭山不利。謫居休寧。後至芙蓉峯。一坐四十年。豁然大悟。更名慕真。宋天禧中。一旦正席趺坐。忽心火自灼。頃刻而化。

馬大仙唐末處州馬氏女既嫁家貧養姑尤謹遇異人授以仙術往來備織去家百里有美食即以簪笠浮溪家薦於姑頃刻就回人呼為大仙有廟在青田縣

何九仙世傳兄弟九人居于山修道文居湖側煉丹丹成各乘鯉仙去後因名其縣曰仙游山曰九仙湖曰九鯉甘大將名佃五代象州人天性通明家富有有以窘乏告者必皆滿其所欲有以禍福問者無不奇驗一日聚鄰里告曰吾已厭世矣因諭眾人修身事親大節語畢即頓首而逝鄉人因建廟設像祈之從欲如生

赤肚子自言晚唐時人年已六百餘歲我

大明嘉靖年間猶隱於北京西山中

唇符



汪台符徽州人。生而靈異。逆知吉凶。能文章。博今古。性獨嗜酒。徐知誥鎮金陵。台符詣陳民間。利病知誥甚尊重之。宋齊丘疾其高明。使親信誘台符飲。符即知。故浮白痛飲。卧地。因推沉石頭。蚬蛟磯下。後人每於黃山白巖見之。齊丘聞覓其尸。惟衣冠存耳。

麻衣仙姑。汾州人。姓任。隱于石室山。家人求之不得。適有人見之。遂跳入石壁中。有聲殷殷如雷。壁即合。足蹟尚存。

爾朱洞。字通微。其先出於元魏。爾朱族。少遇異人。傳還元抱一之道。因自號歸元子。初隱蓬山。後賣藥。留漢間。行動如飛。好飲猪血酒。吟哦詩。逆旅主人每夕怪其屋有



聲。因窺之。見其身自榻而升。觸棟而止。或於枯骸中得物如雀卵。持以問洞。洞曰。繇服神丹而不能修煉。故純陰剝消。無陽與俱。獨就丹田成此耳。若女子吞之。當生異兒。唐末。王建圍成都。洞亦在城中。城久不下。建約城陷。曰。誅夷無嗟類。主人翁甚懼。洞曰。無憂也。乃施席作法籠攝。建與三軍皆見神人。乘黑雲叱建曰。敢有禍吾民者。禍即反汝。建等怖伏曰。不敢。後建入成都。戒兵勿殺民。不改肆。洞賣丹藥。每一粒要錢十二萬。時有某太守欲買之。曰。太守金多。非一百二十萬不可。太守以為移言惑衆。命納之竹籠。沉於江中。至涪陵上流。二漁人乘舟而漁。舉網怪其重。出之。乃洞也。漁曰。此必異人入

定乎。扣銅缶寤之。少頃洞開。目問漁人曰。此去銅梁幾何。有三都乎。漁人曰。我白石江人。此去銅梁四百里。自是而東。即豐都縣平都山。仙都觀也。洞曰。吾師謂吾遇三都白石浮水。乃仙去。殆此地耶。先是洞每至江濱。輒投白石。驗其浮沉。人不解也。洞既登岸。語二漁人曰。視子類有道者。亦有所傳乎。二漁人曰。我昔從海上仙人得三一之旨。煉陽修陰。亦有年矣。洞於是索酒與劇飲。取丹分餌之。至荔枝園中。三人昇雲而去。二漁人附

陳博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人。初生不能言。至四五歲。戲渦水。水濱有青衣媪。引置懷中。乳之。即能言。敏悟。過人。及長。經史一覽無遺。十五詩禮書數。以至方藥之



書莫不通究親喪先生曰向所學但足以記姓名而已
吾將遊泰山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
與世脂韋汨沒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散家業惟携
一石鐺而去梁唐士大夫挹其清風得識其面如覩景
星慶雲然先生皆莫與交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為手詔
召之先生至長揖不拜明宗待之愈謹以宮女三人賜
先生先生賦一詩謝之曰雪為肌體玉為腮多謝君王
送得來處士不與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詩及書
奏付宮使趣去隱武當山九室巖服氣辟穀凡二十餘
年復移居華山時年已七十餘矣常閉門卧累月不起
周世宗顯德中有樵於山麓見遺骸生塵迫而視之乃

先生也。良久起曰：「睡酣矣，為擾我後世宗，召見賜號曰雲先生。」一日乘驢遊華陰，聞宋太祖登極，拍掌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太祖召不至，再召，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太宗初年，始赴召。惟求一靜室，乃賜居於建隆觀，扃戶熟寐，月餘方起，辭去，賜號希夷先生。端拱元年，一日語門人曰：「吾來歲中元後當遊峨嵋，明年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先生徃造之，曰：『吾其歸於此乎？』」先生初欲示化，使盡夜燃燭，至期以左手支頤而終，逮七日，容色不變，肢體尚溫，有五色雲封谷口，彌月不散。年一百一十八歲。先生尤精易學，鑒人察物，辨別聖凡。初，兵紛時，太祖之母挑太

祖太宗於籃以避亂。先生遇之。即吟曰。莫道當今無天子。却將天子上擔挑。又遇太祖太宗與趙普遊長安市。先生因同入酒肆。普坐太祖太宗之右。先生曰。汝紫微垣一小星。爾輒處上次可乎。周世宗宋太祖同行。先生則云。城外有二天子。氣种放初從先生。先生曰。汝當逢明主。名馳海內。但名者美器。造物所忌。惜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可戒也。放晚年竟喪清節。皆如其言。陳堯咨既登第。過謁先生。坐中有道人髻髻。目堯咨連曰。南菴南菴。語已徑去。陳異之問曰。向來何人。先生曰。鍾離子也。陳爲惘然。欲追之。先生笑曰。已在數千里外矣。陳曰。南菴何謂也。先生曰。他日自知。後陳轉

濟園中過墟里間聞田婦呼其子曰汝去南菴促汝父
歸陳驚問南菴所在往視則廢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
日南菴主人滅祠其真身於此乃即堯咨生辰也又能
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得之
而不敢言先生即曰子欲吾瓢爾呼侍者取與之有郭
沆者少居華陰嘗宿觀下中夜先生呼令速歸且與之
俱往一二里許有人號呼報其母卒先生因遺以藥使
急去可救既至灌其藥遂甦華陰令王睦謂先生曰先
生居溪炭寢止何室出使何人守之也先生且笑且吟
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即凌空跨曉風臺榭不將金鎖
開來時自有白雲封一日有一客過訪先生適值其睡

見傍有一異人聽其息聲以黑筆記之。滿紙糊塗莫辨。客怪而問之。其人曰。此先生華胥調混沌譜也。先生嘗遇毛女。毛女贈之詩。詩云。藥苗不滿筭。又更上危巖。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烟。太宗聞先生善相。人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丞。還問其故。曰。斯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於是建儲之議遂定。先生為种放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未為定穴。既葬。先生言地固佳。但安穴稍後。世世正出名將。种放不娶無子。嗣其姪世衡。世為將帥。有聲先生。以易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邵康節。以象學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堅授范諤。至今糟粕猶存也。

對玄英燕地廣陵人號海蟾子初名操後得道改稱焉明



經事燕主劉守光為相雅喜性命之說欽崇黃老之教
一日忽有道人自稱正陽子來謁海蟾邀坐堂上待以
賓禮道人為演清靜無為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乃
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凡上累十卵於錢
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之
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殆甚於此復盡以其錢碎破擲之
遂辞去海蟾繇此大悟是夜命家人設宴棄金王明
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遁迹終南山下後又入代州鳳
凰山于壽寧觀書龜鶴齊壽四字西蜀至代數千里皆
同日時而書以示分形散景神變無方之妙丹成尸解
有白氣自頂門出化為鶴飛冲天元至元六年贈明悟

弘道真君

譚紫霄。泉州人。閩王景封為正一先生。閩上。寓廬山棲隱洞。徒百餘。廣有道術。醮星宿。禹步。魁罡。禁沮。鬼魅。儀祈災福。知人壽夭。南唐主召至。建康賜之道號。皆以金紫。皆不受。金陵既下。無疾而卒。人知其尸。解莫知其壽筭。歸葬日。有祥雲白鶴盤遶送之。

景知常。鄧州人。少從趙龜襖學道。顏如渥丹。宋太宗召至。俄辭去。嘗遇呂真人。時或語。唐昭宗以來。事殆數百歲。或祁寒浴溪。或大暑曝日。有書生病。備噓酒飲之。却能行。所居夜神光滿室。卒舉其棺。甚輕。開視。惟衣食有異香焉。

蘇澄隱真定人。為道上住。龍與觀年八十餘。貌不衰。老五代唐晉之君。相繼聘召。皆辭疾不至。宋太祖征太原。還駐鎮陽。召見。因求其養生之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煉氣耳。帝王養生。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昔皇帝唐堯享國末年。得此道也。上大悅。後百歲尸解。

劉女汀州劉安上女。育於宋雍熙初。九齡與羽人談道。得度及笄。許妻何氏。劉母送之。忽有一白鷺。自空而墮。劉女乘之而去。陳軒詩曰。白鷺乘去人何在。青鳥飛來信已遙。若使何郎有仙骨。也須同引鳳凰簫。

劉女



劉希岳漳州人。宋端拱中。為道士。居西都。老子觀遇異人。得道。號朗然子。嘗自言辛勤未踰十年。人驚不老。歲月俄經一紀。自覺如新。又詩有云。夾脊雙關至頂門。修行徑路此為根。一日沐浴更衣。陳席而卧。須臾飛出一金蟬。遂失其所。

馬湘字自然。其先鹽官人。世為小吏。自然獨好經史。工文學。嘗與道侶徧游方外。至湖州。醉墮晉溪。經日而出。衣不沾濕。言為項羽。相召飲時。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指溪水。令逆流。指柳樹。令隨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一切小術。無所不為。人或疾告者。自然無藥。但以竹拄杖打患處。或以杖指之。口吹杖頭。作雷鳴。便愈。有以

財帛謝者固讓不取強與之輒散與貧人所游行之處
宮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一初分
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
自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徼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謔作
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省兄兄適出謂嫂曰特
歸與兄分此宅我惟愛東園耳嫂與食不食但飲酒待
兄三日不歸遽卒明日兄歸嫂告以故兄感慟曰弟學
道多年是歸託化以絕望耳乃棺歛棺中忽然有聲遂
笑之東園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秦梓潼縣道士馬
自然白日上昇詔杭州發其棺只一竹杖而已

張九哥宋慶曆中居京師雖凍雪亦單衣燕士奇之嘗召



天
人
之
道
也

與飲後見王曰將遠遊故來別有小技欲以悅王乃取羅重疊剪為蝶狀隨剪飛去遮蔽天日少頃呼之皆來復為羅王曰吾壽幾何曰與開寶寺浮圖齊後浮圖災王亦薨

甘始太原人善行氣不飲食間服天門冬行房中之事依容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成一卷後入王屋山仙去王鼎襄陽人初寄籍醫卜以養妻子後遇鍾離先生遂得仙術自號王風子人罕見其飲食也一日行江干人見其木中有二影怪問其故曰若欲更見之乎即現十影衆皆驚異宋真宗召至禁中長揖不拜後辨去莫知所之所著有修真書

賀蘭號棲真自言百歲善服氣徃徃不食或時縱酒能啖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登仙觀宋真宗召問曰人言先生能點化黃金信乎對曰臣願陛下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碩方士小術不足為陛下道真宗奇其言賜號宗玄大師賚以紫服白金仍蠲觀之田賦未幾求還舊居卒時大雪三日頂猶熱

曹國舅宋曹太后之弟也因其弟每不法殺人後罔逃國憲舅深以為耻遂隱跡山巖精思慕道得遇鍾離純陽純陽問曰聞子修養所養何物對曰養道曰道安在舅指天曰天安在舅指心鍾離笑曰心即天天即道却識本來面目矣遂引入仙班





侯先生不知何許人。宋大中間，貨藥京師，年四十餘，無鬚眉，而瘠贅隱隱，遍肌體。嘗醉，遇夜即與乞丐同處。有馬元者，夏月隨之出閭闔門。侯浴池中，元因就視，乃一大蝦蟆。元遽退引。侯浴出，着衣。元前揖之。侯笑曰：子適見我乎？乃召元飲酒肆中。出藥一粒曰：服之，壽百歲。自此不復見。有自蜀中來者，見其貨藥于市。

曾志靜，廬陵人，自少不御酒肉，端毅寡言。去為道士，益玄默。遇異人授以道術，自是杜門辟穀十餘年。異人來視之，曰：未也。去。又數年復至，曰：可也。宋至和三年春，忽語其徒曰：吾九月為衡山之游，至期正坐而化。既葬，有自衡山來者，持致志靜書，勉其徒學道云。

陳易興化縣人。好學工詩。王安石邀至相府。易一見不辭而歸。嘗不葷不娶。野服葛巾。日一飯。或經旬不食。居蔡溪之左巖中。五十年。猶一日。宣和中。跣趺而逝。

陳太初。眉山人。初與蘇東坡學道於張易簡。後東坡謫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來云。太初已得道。又數年見東坡于惠州云。太初已尸解仙去矣。

張栢端。天台人。少好學。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孜孜訪問。遍歷四方。宋神宗熙寧二年。遊蜀。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嘗有一僧修戒定慧。自以為得最上乘禪旨。誣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即到。與紫陽雅志契合。一日紫陽曰。禪師今日能



與遠遊乎。僧曰可。紫陽曰將何之。僧曰願同往揚州觀瓊花。紫陽於是與魯處一靜室相對瞑目。跌坐出神。紫陽至時。僧已先至。遠花三匝。紫陽曰可。折一花為記。僧與紫陽各折一花歸。少頃紫陽與禪師欠伸而覺。紫陽曰禪師瓊花何在。禪師袖手背空。紫陽乃拈出瓊花與僧把翫。弟子因問紫陽曰禪師與吾師同一神遊。何以有有無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修欲速見功。不復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之地人見無復形影。謂之陰神。陰神不能動物也。英宗治平中。隨龍圖陸公寓桂林。後轉徙秦隴。久之訪扶風馬默處。厚於

河東乃以所著悟真篇授麻厚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
願公流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意者元豐五年夏跌坐
而化住世九十九歲弟子用火燒化得舍利千百大者
如茱實色皆紺碧識者謂曰此道書所謂舍利羅金姿
也後七年劉奉真遇紫陽於玉屋山留詩一張而去紫
陽嘗自謂已與黃勉仲維揚于先生三人皆紫微星號
九皇真人因誤校勘劫運之籍遂謫人間今垣中光耀
可見者只六星已。

劉斗子名奉真或名劉斗子。齊康人。張紫陽弟子。初修煉
白龍洞中。後白日昇天。

石泰。常州人。字得之。號杏林。又號翠玄子。遇張紫陽得金

丹之道初紫陽得道於劉海蟾。海蟾曰：異日有為汝脫
韆解鎖者，當以此道授之。餘不可輕傳也。後紫陽三傳
非人，三遭禍患，誓不敢妄傳。乃作悟真篇行于世，曰：使
宿有仙風道骨之人讀之，自悟。復惟鳳州太守怒誣以
事，坐黥竄。經由邠境，酒肆中遇杏林，告以故。杏林曰：邠
太守，秦故人也，乃為之先容。一見獲免。紫陽感之，曰：此
恩不報，非人哉。盡以丹法傳於杏林。杏林道成，亦作還
元篇行于世。壽一百三十七。於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
中秋日尸解。後二年，易介復見杏林於羅浮山。

趙吉，瑞州高安人，狂而落魄，兩目皆翳。自言生一百二十
七年矣。宋元豐中，蘇轍謫高安，吉往見之，曰：吾知君好



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教
轍呪水以漑百體。經旬。諸疾皆愈。吉後尸解於興國軍。
徐問真東萊濰州人。有道術。與歐陽脩善。一日求去甚力。
脩留之不可。曰。我友罪我。與公卿游。脩使童子送之。果
有鉄冠。丈夫長八尺餘。俟于道。以瓢覆酒于掌中。少飲
童子。因遣回。遂不見。童子後亦發狂。莫知所之。嘗教脩
引氣。愈足疾。蘇軾試之亦驗。

黃希且。昭武長樂里人。號支離子。居九龍觀。儵然有出塵
之志。宋熙寧五年。作五福宮。成希且以戒行清潔。召至
京師。後二年。化形於太一宮。後復見于蜀。寄友人詩曰。
昔游西太一。今日返成都。若問去來事。雲藏月影孤。

徐熙春邵武人。宋熙寧初夢一鉄冠道人。儀容脩偉。既寤。至城南五峯院。後遇道人。如所夢者。自云姓蔡。住武夷。遺以五華草。食之甘美。自此不復粒食。惟飲清泉。約以某日會武夷。至期而往。蔡已先至。徐以水深不能渡。止於金身院。修煉。頃尸解。

申屠有涯。宋人。居宜興。嘗携一瓷餅。一日與衆渡。舟中出瓶。中酒飲。大吐。衆惡逐之。乃挈餅登岸。倚杖吟曰。仲尼非不賢。為世所不容。蚩蚩同舟子。不識人中龍。吟畢。躍身入餅中。衆駭。舉餅碎之。寂無所見。

朱有涇州人。少竄。成五符。宋元豐初。瀘賊犯塞。詔起秦卒。征之。軍次資中。郡有醮壇。山李阿試仙臺。有往來臺上。



俄二鳥飛鳴爭食墜地若松肪者有取食之即腹脹且渴求池飲水遇一道士指松曰食此葉可療也忽不見有如其言渴遂止自覺心爽神清有初不知書不飲酒至是高吟劇飲脫五符而仙夫。

陳仁嬌南海陳玘女也嘗夢為逍遙遊及寤每專思舊游不釋忽八月望丙夜有仙女數百從空招之仁嬌超然隨衆往朝于帝遂命掌蓬萊紫虛洞宋元祐中降于廣州進士黃洞家者再。

邵琥宋湘陰縣人少與兄玘第珪同游太學遇至人後歸都嶠山結庵修煉元符初蘇軾自嶺表歸訪琥留庵旬餘後琥又於西蜀峨眉山結庵無何遁去但留詩壁間

云徃徃來來三十年。更無踪跡在西川。功成行滿昇天去。回首山頭月正圓。

雷隱翁名本。少磊落不群。既長業進士。再試即棄去。默坐終日。或謂其癡。隱翁笑曰。終不以吾癡易汝黠。一日以術授其子。因出遊不返。宋元祐間。有朝士遊羅浮山。見其坐于松下。自道姓名云雷隱翁。

林靈素字通叟。永嘉人。母夜歸室。見紅雲覆身。因有孕。懷二十四月。一夕夢神人綠袍玉帶。眼出口光。執筆告曰。來日借此居也。次日靈素誕。金光滿室。五歲不語。忽有道士不告而入。見靈素曰。久別。特來相謁。相顧撫掌大笑。自此能言。七歲粗能作詩。日記萬言。蘇東坡以曆日



與讀。一覽能誦。東坡驚曰：子聰明過我，富貴可立待。靈素笑而答曰：生封侯死立廟，不離下鬼，非予志也。年二十，遊西洛，遇道上姓趙，授以神霄天壇王書。書中有神仙變化法，并與雲致雨符呪，驅遣百鬼，役使萬靈等法。自後無施不靈。次年岳陽酒肆，復遇趙道士云：吾漢大師弟子趙昇也，向授王書，宜謹行之。行當為神霄教主，兼雷霆大判官，以輔東華帝君也。崇寧五年八月十五夜，徽宗夢遊神霄府，赴玉帝召，騰空而上，遙見天門一人，星冠法服，執圭引帝入門。上有朱牌，字曰神霄玉闕之門。次過一小院，曰玉樞院。一朱衣吏迎帝入，曰：此帝君舊居也。及朝見上帝，傳旨云：宜任忠賢，去奸邪，保社

穆帝自天門而下。百餘步見一道人。青衣青巾。跨青牛而上。導從甚肅。至帝前。呼萬歲。言訖。駕青牛而上天門。帝夢覺。記之。大觀二年。詔求天下有道之士。茅山宗師。以靈素薦入。見帝曰。卿有何法術。靈素云。臣上知天上。中識人間。下知地府。先年中秋上朝。至帝。臣曾瞻見天顏。帝曰。朕方省之。向乘青牛何在。曰。寄養外國。不久當進上也。帝甚奇之。不時宣召入內。刪定道史。經錄。靈壇等事。帝以師事之。特建神霄宮。宮成。帝引百官遊行。吟曰。宣德五門來。萬國蔡京等。沉思無咎。靈素輒應曰。神霄一府。惣諸天帝。大喜。帝欲修雷書。金經。全足。收入道藏。未訪。不得靈素。靜夜飛神奏告上帝。乞賜觀雷書。并

寔司等印。上帝遣玉女以二印授之。併雷書五卷。靈素遂緣雷書進上。至是始全政和七年。高麗國果進青牛。帝大喜。即以賜靈素。重和元年。華山因開三清殿。基石匣中有雷文法書一冊。金地蘭紙。進至御前。與靈素所錄雷書一字不差。帝於禁中封自書青詞密奏。次日問靈素曰。昨朕所奏青詞。達否。對曰。未達。緣誤寫一字。靈官未敢以聞。乃讀帝青詞。朗朗帝撫靈素背曰。先生真神仙也。因賜號金門羽客。一日靈素侍膳。帝嘆曰。日思皇后英魂。先生可能致一見不。靈素曰。諾。至夜設醮。飛符召之。奏云。皇后見在玉華宮。與王母宴集。頃刻即當至矣。俄異香襲人。天花亂墜。仙樂滿空。皇后駕青鸞而

至謂帝曰。臣妾昔為仙官主者。因神霄相會。思凡謫下人間。今還復居舊職。願陛下防丙午之亂。任忠去奸。誅童蔡。以謝天下。其禍可免。帝問卿昔在仙班。是何職位。后曰。即紫虛元君陰神。陛下即東華帝君也。帝曰。禁中諸人有自天降者不。后曰。明節乃紫虛玄靈夫人。玉皇。后乃獻花菩薩。太子乃龜山羅漢尊者。蔡京乃北都六洞魔王大頭鬼。童貫是飛天大鬼。母林先生是神霄教主。兼雷霆大判官。徐知常是東海巨蟾精。帝又問國祚如何。默默不答。漸隱身而去。靈素嘗侍宴太清樓下。見元祐黨碑。即稽首。上恠問之。對曰。碑上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因為詩曰。蘓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為社稷。

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帝他日又謂靈素曰。安得見真武聖像。靈素曰。容臣同虛靜天師奉請。焚符畢。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現出龜蛇。須臾降一巨足塞於殿前。帝拜云。願聖祖見身。俾得瞻仰。遂現身長丈餘。端嚴妙相。皂袍金甲。玉帶腕劍。披髮跣足。頂有圓光。立一時久。帝自為寫真。與昔太宗皇帝時寫者無異。帝愈敬之。又請見王母。靈素但燒一小符。王母即領諸王女乘雲而降。帝捻香再拜。王母曰。東華帝君久不見矣。帝請訓教。王母乃授以神丹補益之法。臨去曰。察姦臣遷都長安。法太祖太宗行事。不然後悔無及矣。靈素居一室外。常封鎖。雖駕到亦不引入。蔡京譖于帝。

曰室中有黃羅帳銷金龍牀椅卓皆朱故不欲帝見耳願陛下親往觀之帝即幸神霄宮與京徑入其室但見粉壁明窓椅卓二隻他無一物京惶恐請罪靈素請問帝語其故靈素笑指壁上見一金樓王殿龍床黃羅帳如錢大帝亦笑曰先生遊戲自佳也後太子奏於靈素俱妖術陛下如不信乞宣諸法師破其邪法正罪誅之時有十二人俱善法術帝命十二人會於疑神殿闢法宜太子諸王暨群臣觀之靈素喫水一口化成五色雲雲中有金龍獅子仙鶴鳴躍殿前十二人奏曰昔紙獅籠鶴耳臣等誦大神咒當令返形衆念咒龍鶴愈加多帝曰負矣更有何術十二人奏能咒水使沸靈素取氣

一口吹盃中水即成冰。靈素乃云：乞聚炭為火洞。臣先入令十二人隨之。靈素入火洞，火不着衣，諸人伏地哀告乞救。帝怒，發開封府刺面配遣。靈素見朝政日非，密上疏云：蔡京鬼之首，任之以重權，童貫國之賊，付之以兵柄。彗星示變，陛下不能修德以禳之；太乙離宮，陛下不能遷善以避之。若云數不可逃，然古昔却有過期之曆。臣今暫辭龍顏，願陛下自愛。帝降詔不允。靈素呼諸弟子，將前後給賜之物，約可三百擔，編號封鎖室中，竟私出國門而去。帝乃賜觀溫州。一日謂弟子張如晦曰：塵世不可久戀，况大禍將及吾將去矣。他日神霄再會，言訖端坐而化。先自指墳於郭外，遺命曰：可於正穴中。

更深五尺見龜蛇即下棺見五色氣出不可蓋土宜急走百步弟子依其言下棺後忽山崩石裂不知所在大子卽位遣人伐靈素塚三日不知去處見亂石縱橫黑風雷雨火光繞地對面不能相覩使臣還奏淵聖始悔異之勅封通真達靈真人立祠天慶御至今存焉趙鼎嘗作記曰先生古趣淵深非博學士夫莫能曉識僕未仕時先生曾許僕當中興作相若遇春頭木會之賊可以致仕不然則相遇於潮陽古驛中初不以為然後作相時因奏事果遭秦檜之害被罪滄島道經潮陽驛中方抵驛庭見一少年繡衣朱鞋徑入驛中視之卽先生也笑問曰前言繆乎始知先生是真仙也



李臯涌宋紹聖初劉延仲寓秀州嘗有道人過門或從來藥則以臯涕和垢膩為丸與之病立效因目為李臯涕延仲延之坐曰今日適無酒為禮道人笑曰床頭珍珠泉一尊何不出以待客劉大慚呼童取尊道人曰不必取但將空尊來尊至索紙覆之少焉香溢於外成美酒矣坐者皆醉明日劉有他客出所謂珍珠泉者而尊中無滄滴矣一日詰劉別云後二十年某月某日當於真州相見至期劉卒於真州

吹角老兵高州人忘其姓名宋紹聖初一日題詩樵樓上曰畫角吹來歲月深誰樓無古亦無今不如歸我龍山去松竹青青何處尋遂遁形莫知所終

張俞字叔才明縣人。為道士。自稱白雲片鶴。宋紹聖初游
汴。見趙鼎大呼曰。中興名相。人驚異之。他日又遇鼎曰。
吉陽相逢後。鼎紹興五年為相。晚竄吉陽。忽與白雲相
遇。白雲曰。憶疇昔之言乎。公將歸矣。未幾鼎果卒。

莎衣道人。淮陽軍朐山人。姓何。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道
人避亂渡江。嘗舉進士不第。紹聖未來。平江身衣白襪。
久之衣敝。緝之以莎。嘗臨池。照影朗然大悟。人問休咎。
罔不奇中。會有瘵者求治。持一草與之。即愈。求而不得。
者病遂不起。孝宗連召不至。賜號通神先生。賜衣數襲。
皆不受。後莫知所之。

王文卿撫州臨川人。解呼雷致雨。役使鬼神之術。宋政和初。召見。時將有事明堂。雨不止。上命禱晴。天即開霽。禮成。復雨。賜號中虛通妙先生。凝神殿侍宸時。揚州大旱。詔求雨。侍宸爲伏劍。嘆水曰。借黃河水三尺。後數日。揚州奏得雨。水皆黃濁。後歸。紹興一日。謂其徒曰。西北有黑雲起。當速報我。移時果然。即入室解化。龍道初。人有見之於成都者。

陶道人。黎州卒也。宋政和間。入獅子山採薪。遇異人。得道。與王畫龍同時。王每畫龍。必有所缺。不然。則隨雷雨變化。陶每見王。輒以杖擊之。曰。此龍妖也。後俱不知所往。

王畫龍附

李思廣吉水人。自幼志操特異。放情山水。間得錢。即易酒。或獨飲于市。年七十餘。容貌愈少。宋政和四年。游螺川。常住習溪橋酒家。酒媪以其異。來則飲之。不問其值。一日謝別老嫗。晨起視已死矣。報所親殯葬之。月餘。有客見思廣于千里之外。衣冠如故。乃開棺。不見其尸。

羅晏閬州人。兒時牧山下。見二道人。奕晏釋牧觀之。道人出囊中餅與食。食已歸家。覺腹中如燎。因發狂。累日。自是惟飲水。稍稍預言禍福。無不神驗。宋宣和中。賜諡慈妙。應處士張浚。延至軍中。晏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退。果然。加號太和冲夷先生。年一百七十八始逝。

張虛曰。鄧州南陽人。通太乙六壬術。留心丹竈。遇真人得

秘訣宋徽宗聞其名召管太乙官恩賚無虛日官太虛大夫金門羽客出入禁中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政曰朝廷事有宰相非予所知也金人尤重之呼為神仙一日曰某年月日吾當化去至期果然

魏二翁濮州雷澤人遇異人得道手持蒲箠時時語人禍福里閭重之每製纊奉以禦寒倫兒夜至欲竊之二翁輒呼其名曰爾欲我纊乎盜驚謝而去宋徽宗聞其名遣使召之至其廬但聞鼻息齁齁如雷不見形影惟得頌一章以歸宣和初尸解仙去

羅昇宋宜春人少貧以屠狗為業晚乃貨藥市中遇異人授以方術年幾百忽一日辭親故奄然而逝時政和二

卷之三

三



年也。後有客見其在海陽市，貨藥，有書寄鄉人，驗其日，
廼其解去之明日也。

劉益藍田人，隱直庵廬六十年，肌膚如玉，雨泥徒步，騎不
能及。徽宗雖禮之甚厚，然非所樂也。方求還山，宣和未
常曰：山川草木，何腥羶之甚耶？遂尸解去。已而戎難果
作矣。

武元照紹興蕭山人，方在女孩，母或茹葷，輒終日不乳。及
菜食，乃乳。母異之，後長，議適人，女不樂，忽夢神人告曰：
汝本玉女，坐累，暫謫塵世，今可絕食。及覺，欲不食，母強
食之，又夢神怒曰：違吾戒也。乃剖腹，滌之，因授靈寶法。
自是能以符水療人疾。一日詣數十家，聚話，諸人往其

家訪之云已死矣請數十家之日即尸解之日

孫賣魚不知其名嘗賣魚楚州市暑中遇一道士謂曰汝魚餒矣能飲我可使魚活遂飲以斗酒因與談論而去魚果活自是言人禍福輒應宋宣和中召至京師賜號塵隱處士復還楚州靖康初忽於亳州太清宮號跳大哭人莫之喻有記其時口者乃汴京陷之日也

梅志仙檀州人戒行嚴峻修道黑山二十餘年遂能出神分身遠遊郡國人莫能測有無根柏一株使其徒栽之立見茂盛卧於不崑決辰不食虎馴遠其側年九十餘尸解

范子珉處州道士嗜酒落魄談人意外事多奇中善畫牛

忽訪郡守錢竿曰負公畫田軸故來相償畫成儼然就
遊將歛得片紙於席間書曰庚申日天帝召范子珉即
其解日也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七

終

有象列仙全傳卷之八

吳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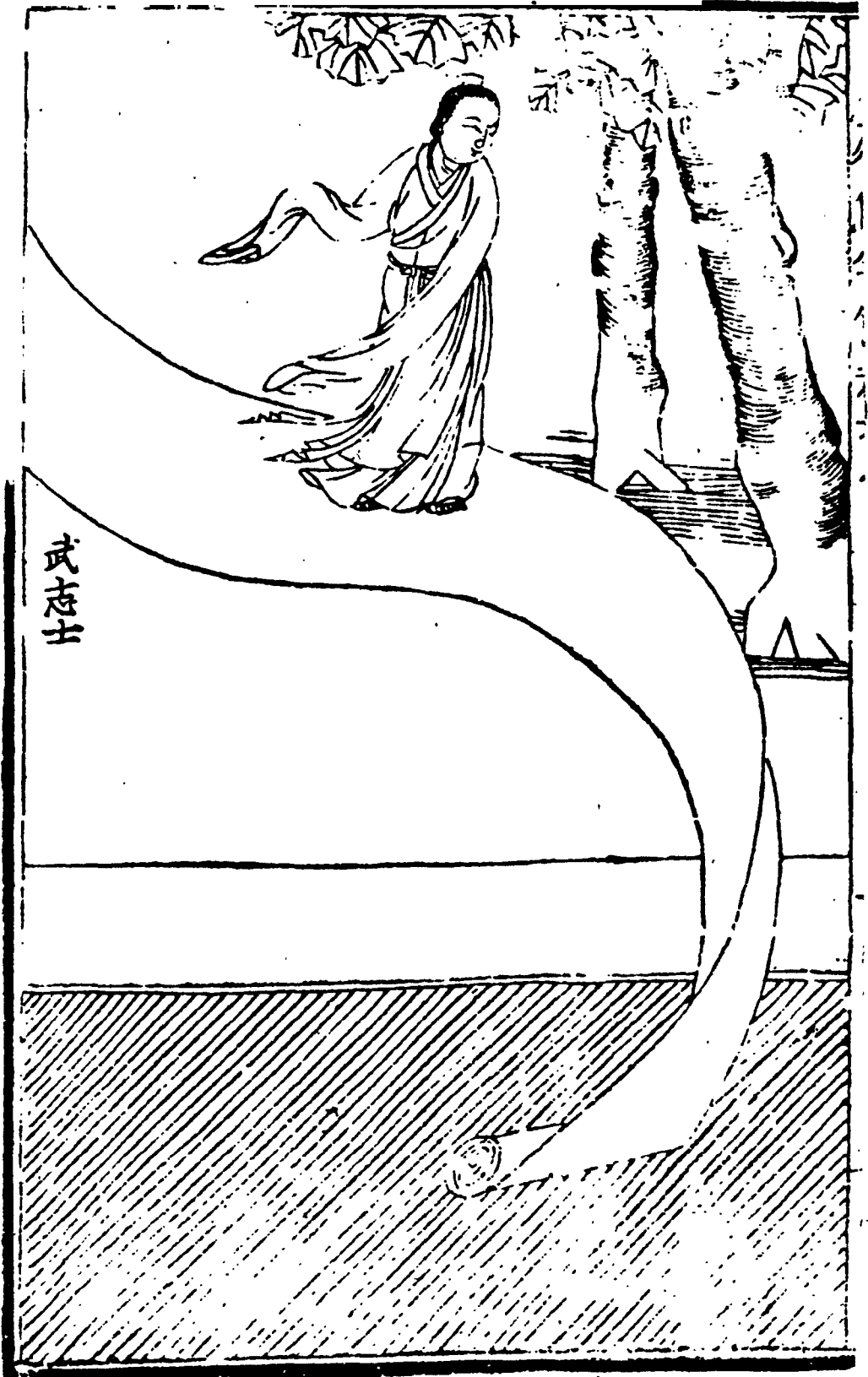
玉世貞編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武志士不知何處人。修煉於來賓之武禪山。每出赴齋供。即架青布幕為橋。去五七里。或至市廛。人見而奇之。數年道成。宋建炎初。白日上昇。

薩守堅。蜀西河人。少有利物心。嘗學醫。誤用藥殺人。遂棄醫。聞江南三十代天師虛靜先生。及林王二侍宸道法。步往師之。至陝行囊已盡。見二道人來問堅何所往。堅告以故。道人曰。天師羽化矣。薩方悵恨。一道人云。今天師道法亦高。吾與之有舊。當為作字。可往訪之。遂授以



武志士

莊子堅



咒棗之術曰咒一棗可取七文。一日但咒十棗得七十文。則有一日資矣。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與之。椽扇。把曰有病者扇之即愈。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乃雷法也。及達信州見天師投書。聞舉家慟哭云虛靜天師手筆。吾與林侍宸王侍宸遇薩某各以一法授之矣。可授以未盡之文。薩由是道法大顯。嘗經潭州。居人聞神言曰提刑來日至。次日伺之。但見真人携龕笠至。身懸提點刑獄之牌。馬繼至湘陰。寓城隍廟數日。太守夢城隍告之曰。薩先生寓此。令我起處不安。幸為我善遣之。太守至廟。逐薩使去。薩恨之。行數十里。遇人昇豕。往廟酬愿。薩以少許香附之。曰酬愿畢。願為置爐中。

焚之其人如約。忽迅雷火焚其廟。越三年薩至。渡無操舟者。舉篙自刺。置三文錢於舟中。以償舟金。因捫水浣手。見一神。鉄冠紅袍。手執玉斧。立於水中。薩呵之曰。汝何物。速見形。荅曰。我王善。即湘陰城隍也。向君無故焚我廟。我無依。因訴之上帝。帝賜玉斧。令我相隨。遇真官。有犯天律便宜行事。今隨真官已二年。並無犯律事。且置錢舟中。以此微暗且不欺。無可報君之時矣。今願為部將。奉行法旨。薩曰。更隨三年。亦只如是。乃詞奏玉帝。擢為部將。每有行持。報應若響。後遊閩中。一日諸將現形環侍。云天詔召君。天樞領位真人。起身立化。

馮觀國邵武人。游方之外。遇異人。得內丹法。自稱無町畦。

道人寓宜春言人吉凶盡應或有諗其醉任者觀國以詩謝曰踏遍紅塵四百州幾多風月是良儔朝來應笑酖顏叟道不相侔風馬牛紹興中端坐而逝郡守李觀民塑仙像于治平觀

王嘉號重陽子咸陽人母感異夢而姓二十有四月始生身脩長貌雄偉弱冠業進士善屬文才思敏捷偽齊聖豫政元阜昌初大飢人相食嘉家富厚為鄰里劫取家財一空有司率兵捕得嘉曰吾不忍寘之死地有司賢之一日遇呂純陽於醴泉授以修仙口訣并秘語五篇且曰速去東海投譚捉馬已而亡失所在嘉乃捐妻子送次女於姻家竟委家去嘉性不檢束人呼為王害風



常携鐵錐乞食。經行藍田登州崑崙之間。其隨行馬鉦
譚王劉處玄。丘處機。皆其傳道弟子也。一日作詩別衆
親友奄然而逝。年五十八歲。馬鉦嗣其教。與譚劉丘繼
為宗盟。元至元六年。贈為重陽全真開元真君。有前後
韜光集。行于世。

宋耕號雪溪先生。世家雙流。遷崇慶。宋紹興中。為閩中令。
得道仙去。後其孫德之。聞其在四明。競往訪焉。至雪竇
山。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有爛平山。有二居士焉。
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果見有丹坐。而仙踪
不可復尋矣。乃置祠其上而歸。

孔元。不知何許人。嘗服松脂。松實。茯苓。容更少壯。年已一



百七十餘歲。酒筵間或譖元作酒令。元乃以杖拄地。倒頭向下。持酒倒飲。人不能為之也。常于水邊鑿地作一方丈。住其中。絕不飲食。月餘復出。後入華嶽。得道不返。石坦。渤海人。遍游趙魏諸名山。遇異人得道。能分身同時詣十餘家。各家皆云坦於某時到。所言各異。後不知所之。

馬鈺。寧海人。孫仙姑其妻也。初名從義。字宜甫。後改名鈺。號丹陽子。母初孕時。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時金太宗天會五年也。兒時常誦乘雲駕鶴之詩。李無夢見而奇之。曰。額有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材。孫君以女妻之。生三子。嘗題詩云。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

今一也無終日銜杯暢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衆皆不
曉其意。一日王重陽祖師自終南來訪之云。宿有仙契。
既食瓜從蒂食起。鉦問其故曰。甘向苦中來。文問從何
方來曰。不遠千里特來扶醉人。鉦默念與前所作詩合。
異之。遂師事焉。始鉦夢一鶴從地湧出。至是起菴南園。
供事重陽。名其菴曰全真。重陽欲挽西遊。鉦未能。輒棄
家業。重陽多方點化。乃命鎖其菴。日饋一食。時風雪四
入。然重陽神形冲暢。如在春風中。且日與鉦夫妻梨芋
與栗。鉦念始決。遂以貲產付三子。從居崑崙之煙霞洞。
孫仙姑在家結菴。各行其所傳。修煉二十餘年。一日鉦
謂門人曰。今日當有非常之喜。輒歌舞自娛。俄聞空中



樂聲仰見仙姑乘雲而過。仙童王女旌節儀仗擁導前。後俯而告宜甫曰：先歸蓬島待君也。於是夜坐談。將一鼓風雨大雷震動。遂東首枕肱而逝。是夜鈕扣酒監郭復中門索筆書頌云：長年六十一。在世無人識。烈雷吼一聲。浩浩隨風逸。又書劉錫屋壁一頌。少頃人云：師已逝矣。方悟所見者皆其陽神也。後進上涂。紹祖等見重陽雲冠絳服丹陽三髻素衣。現於雲際。移時方去。

孫仙姑名不二號清靜散人馬宜甫妻也。俱寧海人。母夢鶴入懷覺而有孕。姑生而聰慧好濟人。重陽祖師自終南來。化宜甫泊仙姑入道。夫婦雖敬奉若神。未能輒弃家從之。一日仙姑見重陽大醉。徑卧於仙姑寢室。姑怒。

鎖門使僕人呼宜甫歸而告之宜甫曰師與我談道未
離几席寧有此事及開鎖其室已空復窺所鎖之菴祖
師睡正濃也姑愈敬信乃始作菴修煉時年五十矣後
復從鳳仙姑遊至洛陽六年道成一曰忽謂弟子曰師
真有命當赴瑤池遂沐浴更衣書頌云三千功滿超三
界跳出陰陽包界外隱顯縱橫得自由醉魂不復歸寧
海書畢跣趺而化香風散漫喘氣氤氳竟日不散
上官道人劍浦人辟穀煉氣一日作辭世偈云處世紅塵
五十八混沌獨存今始沒時人若問吾歸處掃盡雲霞
一輪月後戍兵下廣西有復見之者

呂道章垣曲人金大定間為縣吏夜夢神人教以修道



即避役居洪慶觀。功成治人疾疫皆驗。比修觀宇買木
管州山。放棧遠近不一。每木上皆有道章。身董之工訖
乃解衲置黃河水面。道章坐其上。順風而去。

譚處端字通正。初名玉號長真子。寧海人。生而骨相不凡。

六歲隨井則安坐水上。又所居失火。棟折於榻前。處端
方熟寢。呼而起之。神情自若。十歲誦木架葡萄。有云。一

朝行上青龍架。見者人人仰而看。居家以孝義稱。博學
尤工草隸。因醉卧雪中。感風痺疾。乃暗誦北斗經。以求
愈。忽夢大席橫空。欲取之。見諸星坐其上。處端拜禱之。
恍然而覺。自是歸道之心遂決。金世宗大定七年。聞王
重陽祖師在馬刃陽家。往師之。重陽留同宿菴中。時大

寒重陽展足令抱之。少頃汗出如置身甕中。明日以洗手餘水令滌其面。宿疾頓愈。後隨重陽之崑崙。一日寓新鄉府君廟。尋復往衛州。新鄉廟廟官溫六。忽夜見菴中燈火熒然。竊視之。見處端向火獨坐。溫拜於前。處端微荅不言而出。溫待師久不至。乃迹之。不知所在。急呼道衆白其事。衆令朱四者詣衛質之。主人曰。先生自來衛。未嘗少出。朱回告其衆。始知處端陽神也。後乞食磁州。一狂徒遽以拳擊其口。血流齒折而容色不變。但云謝他慈悲教誨。時重陽在關中。聞而讚之曰。一拳消盡平生業。去過高唐縣。書龜虬二字。贈茶肆人。吳六吳懸之於肆。時隣舍失火。多所延及。而吳肆獨存。人以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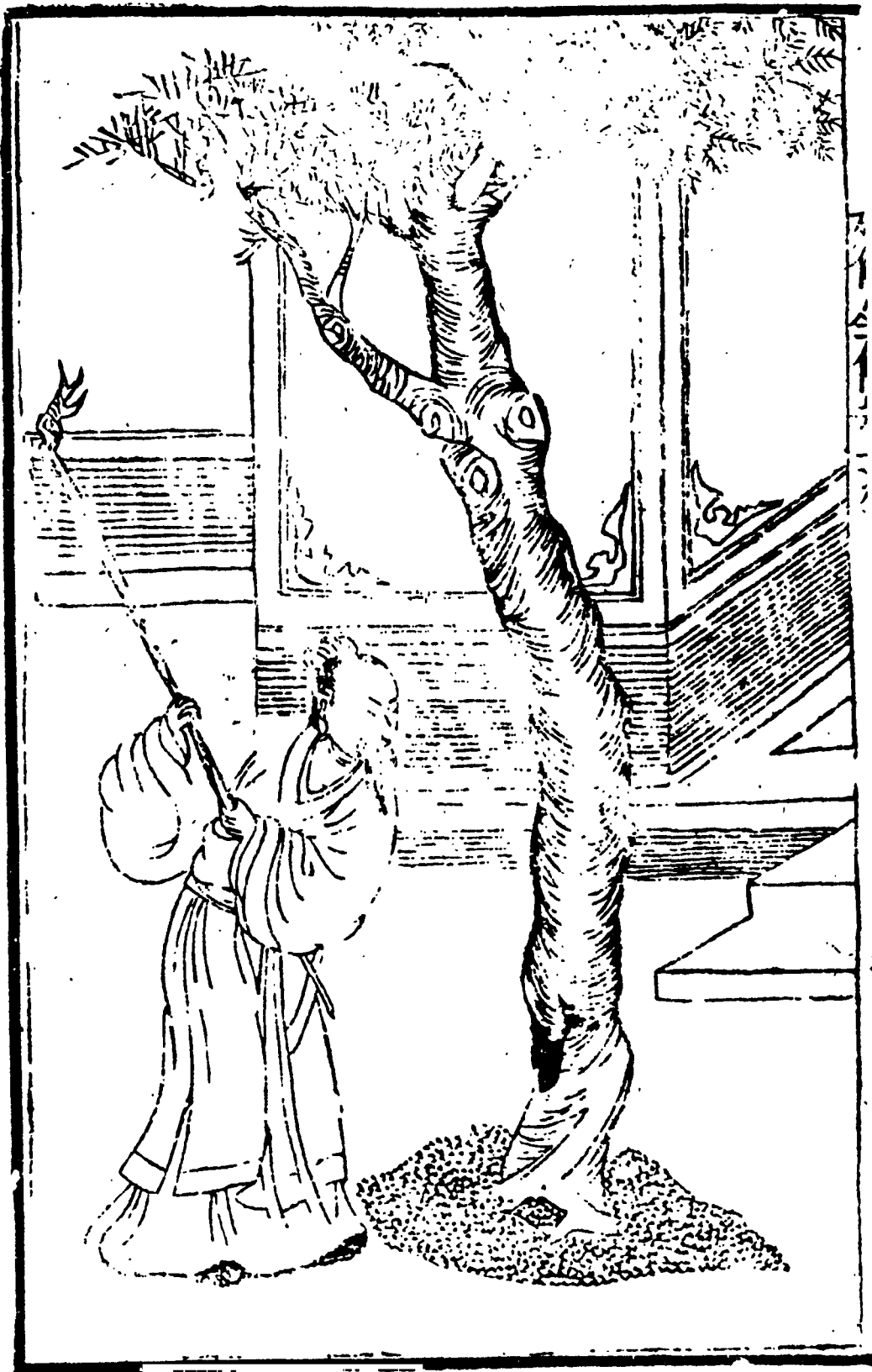
北呂純陽辟火符東遊至陽武夜見北斗交換星如車輪語石孔曰今年此地當有大水災是年果河決後寓華陰夢遇重陽丹陽報以飛仙之期乃作長短句一首書畢曲肱而逝有水雲前後集行世

劉處玄字通妙號長生子母夢白衣翁指取王樹金葉葉忽墮于手視之乃金蟬飛入口中處玄乃生是夜紫氣二道從大基山橫貫其家處玄弱冠即不欲娶一日於隣居壁間得二頌其墨尚濡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地須作長生不死人是年重陽與其徒丹陽長真自東而來玄與母叅謁重陽問之曰汝解壁間語否因令從遊梁註道德黃庭清靜等經有駙馬都尉出鎮萊州見其

歸向者甚衆。而不見有異于人。乃捕處玄于獄。俄市人見玄於城南。押獄鄭姓者亦見之。意為逃。出急往視獄中。處玄方熟睡。乃驚駭。具白。駙馬丞令出之。泰和二年。主濱州醮。正月中旬。小雪初霽。古城濠冰上。現瓊葩玉樹。干數。若珊瑚之狀。尤多。桃杏花衆。皆以為通明所感也。次月羽化。春秋五十有六。有大虛安閑仙集至真語錄等集行世。

徐鸞。海鹽人。少有道術。貫牧捕邪精。錢塘有社氏女。被邪鸞為符召之。見白衣人入門。鸞一比即成白龜。後登石嶠山。不返。兄弟往尋之。見鸞在山上。荷樹不動。抱下。惟空殼耳。





丘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人幼穎悟夙有遁緣年甫
十九近居崑崙山後聞王重陽住寧海全真菴即往師
焉相隨遊梁未幾重陽羽化與馬丹陽譚長真劉長生
四人護喪葬之終南廬墓三年餘金世宗召見待之甚
優辭還終南賜錢十萬不受元太祖遣侍臣劉仲祿萬
里迎之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訪以至道對曰人生
四十以上血氣漸衰宜修德保身以介眉壽又諭以服
藥節欲之理藥為草精為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財金
以金易鐵久之金盡囊之所存者全鐵耳夫何益哉服
藥者何以異此又言兵火相繼流散未集宜量免稅賦
以蘇黔黎亦祈福之一端耳又言為治在敬天勤民長

生在清心寡欲太祖悅命左右書共策嘗禱雨及退焚
惑皆驗大寵眷之後辭歸乃賜以虎符凡道家事一委
處機處置一日持梨花贈張公去華公養之瓶中至秋
結實二十四枚延祥觀枯槐一株處機以杖遶而擊之
云此槐生矣及今榮茂他槐莫及至元六年六月東湖
水涸北口山摧處機曰其為我乎九日登寶玄堂留頌
書畢而逝春秋八十有磻溪鳴道集行世

唐廣真嚴州人既嫁得血疾夢道人與藥服而愈自是與
夫相離從師修道得謁何仙姑宋淳熙中在郭家食飯
若有人喚者出門逢三仙人引至海邊跨大蝦蟆渡海
因隨游名山仙人問曰汝欲超凡入聖耶留形住世耶



棄骨成仙耶對曰有母在願奉終養曰如是且留形住世遂與丹一粒吞之自是不米食後召入德壽宮封寂靜凝神真人。

李楠字南木號翠虛博羅人以盤纏籬桶為生後得太乙刀圭金丹法於昆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琅書於黎姥山神人能以符水捻土愈病時人呼之為陳泥九時披髮日行四五百里鷄衣百結塵垢滿身善食犬肉終日爛醉嘗之蒼梧遇郡禱旱翠虛執鉄鞭下潭驅龍須臾雷雨交作過三山大義渡洪流舟不敢行翠虛浮笠而濟行欽管道中遇群盜拉殺之瘞三日盜散復甦遊長沙衝帥節執拘送邕州獄數夕又回長沙矣中夜坐或倉



水銀。越宿成白金。常自言閱世四十五。然人傳有四世見之者。以丹法授白王蟾。寧宗嘉定間。於漳入水而解。去。當日有葛縣尉在潭州寧鄉見之。素虛與尉父相識。因寄書潮州達其父。計之。即水解日。已復與其父相見。有翠虛妙悟全集行于世。

嘗曰。陳留人師丹陽馬鈺。長春丘處機。自號寧真子。人稱紫仙翁。游歷濟南。抵鄭之釣臺。金泰和間。大雪丈餘。且不出已十餘日。人以為死矣。除雪視之。端坐儼然。殊無寒餒色。貞祐間。大兵破關隘。軍民震恐。且曰。無妨。已而果然。哀宗奔蔡。問曰。天下城池攻陷殆盡。此城獨堅。何也。僉以紫仙翁對。且遂溘然羽化。未及葬。翌日城陷矣。

葛長庚。宋瓊州人。母以白玉蟾名之。應夢也。年十二。應童子科。後隱居于武夷山。號海瓊子。事陳羣虛。九年始得其道。蓬頭跣足。一衲弊甚。喜飲酒。未見其醉。博洽儒書。出言成童。文不加點。大字草書。若龍蛇飛動。兼善篆隸。尤妙梅竹。嘗自讚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食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雷印。常佩肘間。祈禳則有異應。時言休處。警省龔俗。嘗遊京都。遊西湖。至暮墮水。舟人驚尋不見。達旦。則玉蟾在水上。猶飄然也。一日有持刀追脅者。玉蟾叱之。其人刀自墮而走。玉蟾招之曰。汝來。勿驚。以刀還之。時稱玉蟾入水不濡。逢兵不害。宋嘉定中。詔徵赴闕。對御稱旨。命館太一宮。一日不知所

往後每往來名山。神異莫測。詔封紫清明道真人。所著
有上清武夷二集。行于世。

彭帮。字季益。三山人。早有文聲。事白王蟾。得太一刀圭火
符之傳。九鼎金鉛砂汞之書。紫霄嘯命風霆之文。隱居
鶴林。以符治疾。與世絕交。遊其內子潘禁珠。厥志惟一。
後尸解福州為鶴林真人。

朱橘。號翠陽。淮西人。母夢吞一星光。大如斗。有娠。懷十五
月。母常憂焉。一日遇道人於門。手持一榻。曰。食此子生
矣。母喜而食之。請問姓氏。道人曰。鞠君子。吾姓氏也。言
訖不見。移時橘生。父因命名橘焉。兩領鄉薦。不遂。因臨
池顧影。倏然警悟。遂厭名利。慕修煉。一日復遇道人。手

握一橘狀若風狂行歌曰。橘橘橘無人識。惟有姓朱人。方知這齋的。衆皆莫曉其意。獨橘有所感。尾至郊外。拜而問曰。真人非鞠君子乎。道人曰。子何人斯。橘以姓名告。道人曰。子今何所欲。或富或貴。惟汝擇之。橘曰。人生富貴如海上漚。空中雲何足慕。惟神仙不死之旨。所願聞也。道人因點化之。且戒今往皖公山築室。依法修煉。橘拜謝訖。道人乘雲冉冉而去。道人即鞠君子。號九霞。陳翠虛之弟子也。橘遵教入皖公山。後有人見一小兒。潔白如玉。洗手菴前池上行。如流星隨其所之。入菴不見。惟橘端坐人皆謂小兒是橘之分身也。一日謂鄉人陳六曰。吾今當立化於縣衙前。願將淨土護之。陳從其

言化後用泥塑之。博羅吏醉怒曰：此假化也。乃執笈鞭之。但唯泥墮地而已。衆方知橘示化而尸解去。宋理宗淳佑二年也。

鞠君子附

郝大通字太古。號恬然子。寧海人。少孤。事母甚孝。嘗夢神人示以周易秘義。由是動曉陰陽律曆卜筮之術。重陽至寧海。因點化入道。後至岐山。復遇神人授以易義。凡言休咎。無有不驗。嘗坐趙州橋下而不語。時為小兒輩戲。累磚石為塔於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河水泛濫。累不為動。而亦不傷。如是者六年。寶慶元年。仙蛻于寧海。先天觀年七十有三。前此三年。已預修葬事。



郝大通

賣薑翁未詳姓字在衡州市荷擔賣薑三十餘年顏貌不改偶遇一道人於茶肆謂曰吾有黃白之術徧求有常德者授之翁不應但就擔頭取薑一塊納口中吐出即成黃金道士遂相頤而咲自是皆不復見

李志方初名益安陽人金宣宗時為戶部令史後棄官隱隆慮山修煉謁丘處機錫號重玄子嘗主天慶宮有萬鶴遊壇之異生平不作詩惟羽化時留頌曰四大既還本一靈方到家白雲歸洞府明月落棲霞投筆而逝

王處一寧海東牟人號玉陽母周氏孕時夜夢紅霞繞身驚寤而生兒時游戲山中遇一老人坐大石上謂之曰子異日揚名帝闕為道教宗主大定八年遇重陽祖師



於全真菴請為弟子。後從重陽至烟霞。授以正法。其母亦拜重陽。願俱學道。號玄靜。散人處一獨在鐵查山。重陽與丹陽輩行龍泉道中。時日方熾。重陽執傘忽騰空而去。自辰至哺。其傘墮於處一之菴前。傘上有祖師手字。龍泉距查山幾二百里。處一隱於雲光洞。常臨危崖翹足駐立不移者數日。人以鐵脚仙人目之。二十七年。世宗徵赴闕。凡所應對無不時中。章宗二年。復徵見於便殿。問曰。凡有所問而輒知之。何也。對曰。鏡明猶能鑒物。况天地之鑒。無幽不燭。何物可逃。所謂天地之鑒。即自己靈明之妙也。章宗嘆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先生之謂也。明年。元妃施道經一藏。驛送詔旨。至虛觀觀之。

水洞前有大石斜出數丈俯其下。過者懼怯。衆欲鑿去。攻之數日。僅去百分之一。處一笑曰。汝等安能辦此。遂躬詣其傍。運鎚三擊。聲若雷霆。巖谷共石。即墜。見者悚然。明年四月。忽語門人曰。群仙已我約矣。乃沐浴冠帶。焚香朝禮十方。而逝。有雲光集。行世。

李靈陽。京兆人。為人沉嘿寡言。博學好仙。遇至人。授以抱一符。火大丹之訣。與玉蟾重陽為友。嘗謂重陽曰。子化日。道化九圍。教行四海。非吾輩可及。日丹陽挈丘劉譚來謁。靈陽預留錢於終南。食肆曰。今日有仙客。丘劉譚馬者。至則款之。四師至。食肆道姓以邀之。丹陽笑曰。子何知予等姓氏。曰。李仙君預教。故知之。四子食畢。往

謁靈陽以其為重陽侶。咸以師叔稱之。

顏筆仙高郵人。少落魄。宋寶慶初。鬻筆遇仙。日售筆十矢。則止。會轉運使過。見之。問曰。能飲不。曰。能飲一斗。飲畢。長揖而去。遺所携筆於舟中。運使令左右取還之。衆盡力莫能舉。凡得其筆者。剖管中。必有詩偈。紀其破毀年月。及人姓氏禍福。無不奇中。故號筆仙。年九十七。一日積葦庭中。坐其上。自舉火。人見烈焰中。仙乘火雲而去。郭志空。金章丘人。遇異人。傳以秘法。遂坐而不卧。善運氣。或變為靈風。而通透關節。或變為玉液。而灌漑骨髓。神幻變化。非止一端。

宋有道。字德芳。號黃房。公沔陽府人。無雲則能以等而行。



雲有雲則能披雲而見斗。故時號披雲真人。一日過丹陽。授以金丹火候秘訣。行之兩年。能二其身。弗死。因遊東海。適元太祖召丘長春。及諸真十八人。為之輔行。公為首焉。後以至道授李大虛。寓燕之長春觀。坐逝。

李雙玉。名珏。崇慶州人。既得黃房公金丹之道。改名棲真。號太虛。即往武夷潛修。半載餘。道將成。乃回。道經龍虎山。先夕。雲壇有夢真人至者。時久旱。祈禱弗應。次日真人果至。眾皆弗知。惟夢者曰。是此人也。眾請祈雨。應。時霑沛。至真州。王虛庵結褵而坐。後出寰。以道授張紫雲。囑曰。金丹宜潛修。大道當人授。後入青城山。莫知所終。

盧六。士林人。生不食肉。一日往樵大山。見二白衣對奕。六

寓安仁熙春宮。紫瓊求授金丹。太虛弗與。繼而適市。因見施丐錢三十文。乃曰可授。已遂以金丹之道付之。次年復會真州。始全火候。紫瓊後以至道。授于趙緣督。乃即隱去。

趙友欽字緣督。饒郡人。為趙宗子。幼遭兵火。早有山林之趣。極聰敏。天文經緯地理術數。莫不精究。及得紫瓊師授以金丹大道。乃搜群書經傳作三教一家之文。名曰仙佛同源。又作金丹難問等書。已巳之秋。寓衡陽。以金丹妙道授上陽子陳觀。吾今衢州龍游縣治南二里鷄鳴塔下。尚有趙緣督葬衣冠墓存焉。

周史卿。浦城人。宋淳祐中。遇異人。得養生之要。隱油果山。

二十年鍊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丹失去遂出神求之
囑妻曰七日復來有一僧謂其妻曰學道者視形如糞
土當焚之實釋其贅累也妻遂從之明日史卿來空中
啞啞貴其妻而去

張拱宋汴州人舉進士不第賣藥宜春門忽有道士抵其
肆授棗七枚食之自是不食二年瘦矢俱絕日行數百
里後游名山不返

洪志不知何許人高才博學學道廬山常乘青牛來往忽
遇異人授以神方自是能明六甲役使鬼神變化不測
常携一小籃籃中脯果取之無盡嘗宿旅舍時天寒人
見其單服試暗窺之見其於小籃內取出錦裘編褥畢

洪志



盡富麗。始異之。後丹成仙去。因名其常往來山谷為青牛谷焉。

李笈字定國。濟南人。一日往西湖淨慈寺。過長橋。忽于竹徑迷路。見一道人林下斲筍。笈揖問之。道人曰。何往。曰。往淨慈。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筍食之甚美。俄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少頃雨霽。出寺門外。即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及歸舍。不復飲食。乃入蜀。隱青城山。其從兄李莫為梓州路提刑。使人至蜀訪笈。蜀守報書數年。前已輕舉乘雲而去。今惟繪像存耳。

洞真子。元涿州人。姓丘。壯年學道。嘗游礪山縣。創建聚仙宮。北游京師。賜號寶岩大師。道侶號為洞真子寶祐中。

邀里中故舊會茶云。有他適告別。次且人見其向西去。弟子開戶視之。已羽化矣。

岳真人涿州人。其母夢老人皓首長身。冠劍莊偉。告之曰。我今當寄母家矣。明日州人見有青氣西北起。自天而下。隨往視之。止于岳家。真人乃生。自幼不嗜酒肉。長即辭親學道。師太玄真人。卒得其秘。元至正中。封崇玄廣化真人。丞相安童病。真人視之。即愈。大德初。升仙而去。是素陽襄陵道士。師事梁古賓。居阜山道院。元末兵亂。鄉人匿山中。唯素陽與師不去。兵至。索財不得。欲殺古賓。素陽曰。師老矣。願以身代。兵即以刀砍素陽。刀忽斷為三。兵皆驚異。羅拜而去。

莫月鼎諱洞一字起炎湖州人生而秀朗肌膚如玉雪雙
目有光射人入青城山文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
又聞南豐有鄒錢壁者得玉侍宸斬勘雷書秘重不傳
乃委身僅隸事之會鄒病革將遣去月鼎拜且泣其以
實告鄒稱嘆即以書相授於是月鼎自名雷師驅破鬼
魅動與天合時嬉笑怒罵皆若有神物從之者元世祖
召見時天色爽霽帝曰可聞雷否月鼎曰可即取胡桃
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廷元主為之改容復命請用
立至元主大悅賜以金緡月鼎碎截之以濟寒婁者性
愛酒無日不醉醉輒白眼望天陰威脩脩起衣袖間嘗
與客飲西湖舟中當赤日如火客請借片雲覆之月鼎

笑拾果殼浮觴而頃之。雲自湖濱起翳于日下。蕃釐觀
道士中秋方會飲。觴既舉。有雲蔽月。久不解。月鼎時寓
觀中。道士知其所為。急請赴筵。且謝過。月鼎以手指之。
雲散如洗。山民為鬼物所憑。狂不可制。月鼎以酒嚙其
面。鬼即解去。賣餅師積餅於筐。時被精怪竊去。月鼎召
雷轟雲中。斬緱孫首于市。一人娶婦。半路為日猿精所
擄。至門但空車焉。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狀。狂風忽作。飄
婦還舍。婦云適在北高峯。何以忽然至此。七十三歲一
日。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將化於汝家。及
期。風雲雷雨電交作。索筆作偈。書畢。泊然而逝。顏面如
丹。

張三手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君寶，字玄玄。生有異質，龜形鳴骨。大耳圓目，身長七尺，鬚髯如戟，頂作一髻，手持刀尺一笠，一衲，寒暑御之，不飾邊幅。人曰：為張獵獨。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半升，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元末，居寶鷄金臺觀，留頌辭世而逝。上人楊軌山置棺殮訖，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洪武初，至太和山，修煉結庵於王虛宮菴前，古木五株，嘗栖其下，又則猛獸不距，鷲鳥不搏。人益異之。後入武當，當語鄉人云：茲山異日當大顯。於時居二十三年，拂袖遊方而去。未幾，樂初勅正孫碧雲於武當建宮，以候天順中，贈為通微顯化真人，或隱或見。

劉道秀安肅人。少徃磐溪山。禮和光道人為師。後歸省。見莊客暴死。與之符。立活。又宗人妻死。亦治之。立生。嘗有群盜夜劫。秀遽呼。大風歛起。盜皆潰走。其靈異大都類此。後仙去。

張中。字景和。臨川人。遇異人。授太乙數。談禍福多驗。今人多秘錄其言。常戴鐵冠。因號曰鐵冠道人。時

高皇帝初。駐師滌陽。道人謁

上曰。天下大亂。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其在明公乎。

上問其說。對曰。明公龍瞳鳳目。狀貌非常。貴不可言。若神采渙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之日也。



上奇之。留於幕下。屢從征伐。每令望氣以決休咎。言出必驗。鄱湖之戰。陳友諒已中流矢死。兩軍皆未知。覺道人望氣知之。密奏曰。友諒死矣。然其下未知。猶為之力戰。請為文以祭。使死囚持往哭之。則彼眾氣奪。而公事齊矣。

上從其言。漢兵遂大潰。徐武寧王為列將時。道人謂之曰。公兩顴赤色。目光如火。官至極品。所惜者。僅得中壽耳。後果以五十四而薨。梁國公藍玉携酒訪道人。道人野服出迎。玉不悅。因戲曰。吾有俚語。請先生屬對。云。脚穿芒履迎賓足。下無禮道人指玉所持椰杯復之曰。手執椰瓢作盞尊。前不忠。後玉以謀逆伏誅。道人居都下。

數年。一旦無故自投於大中橋水死。乃水解也。

上命求其屍。不獲。已而潼關守吏上奏云。某月某日。鐵
冠道人策杖出關。計之。正其投水之日。

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南康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
南昌。三十餘年。忽有異言。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
其詞曰。告太平。是時元天下承平日久。將亂。故顛先發。
此言也。

高皇帝每出。顛必向前遮拜。而每以告太平為言。上厭之。
命沃以燒酒。觀其如何。顛劇飲。終不醉。欲遂除之。顛曰。
公寧能死我乎。水火金挺。直若無耳。乃命覆以巨缸。積
薪燬之。火熄。啓缸。正坐晏然。乃復燬之。顛猶故也。再加

薪火煨之。啓缸，但煙凝缸底，顛微撼其首，即醒然無恙。上乃令寄食蔣山寺。日與諸僧撓競，月餘，僧以實奏。言其異常，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

上便命駕往視之，顛出謁

上，殊無倦容，饑色

。上飯於翠微，設盛饌，召之侍食。既訖，令僧且餓之，諭之。以為清齋，僧因閉顛空室中。水米不入口者二十有三日。

上又自往諭之。吾來為汝開齋，今諸將校先饋之。衆各進酒饌，顛盡食之，既悉吐去。

上命至侍食，仍大飲，亦似有酣態，乃趨出先行，伺



上還伏於道右。以手畫地為圈。顧謂

上曰。你打破一桶。成一桶矣。已而王師徇九江。

上問顛。此行何如。對曰好。

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搖手曰。上面無他的。

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不三里。風起。旣而狂飈猛作。倏忽達小孤。

上諭衆。但聞顛言。即來白。至馬當。江豚戲波中。顛曰。水怪見。當損人多。

上聞之怒。令持顛去投之江。父之衆與顛俱來。

上曰。何不投之。衆曰。顛擲不能死。

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飭衣。若遠行狀。趨近

上前。曲腰伸頸而喜曰。你殺之。

上曰。且未可殺。姑縱汝。乃縱之。廬山莫知所之。

上後親為文。勒石廬山。以紀其事。

冷謙字啓敬。洪武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撰。謙有

友人貧。不能自給。求濟于謙。謙曰。吾指一處所。汝往焉。

慎勿多取。乃於磴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友敲門。門

忽自開。入其室。金寶燦然盈目。其友恣取以出。而不覺

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疑庫中何以有遺引。必

此人盜也。乃書其姓名。執而訊之。詞及謙。因并執謙。謙將至城門。謂拘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拘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入。拘者曰。汝不出。吾輩皆坐死矣。謙曰。無害。汝但持瓶徑至御前。

上問之。瓶中輒應如響。

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

上怒。擊其瓶。碎之。呼之。片片皆應。竟不知所在。後有人於蜀中見之。

周玄初。姑蘇人。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事母孝。尤好澤物。初得道於李拱瑞。能除邪妖。禱雨奇應。洪武中。屢被

召命呼致雷雨數著神異時設神樂觀授正一仙官領
觀事別號鶴林有鶴林集

任風子。范縣人。狀貌奇異。少孤。為酒家傭。遇異人。授以仙
術。遂修煉。于安平鎮之真武廟。經旬不食。雖隆冬。單衣
行乞于市。氣體完粹。雙目炯然。言休咎立應。弘治甲子
冬。端坐而尸解。後有人見其在遼陽。

裴仙。弘治初。人嘗見之。後嘗寓夏桂洲公家。一日夫入歸。
寧裴拽其轎作兒啼。至晚夫人卒。公再相。裴聞命。輒喚
奈何。

沈野雲。本朝烏程人。名道寧。幼習外學。精仙傳。

朝廷累召。禱雨旱輒驗。賜三品誥。封為至高道士。

海上老人不知姓字。髮如銀絲。顏如渥赭。雙目澄澈。左手常握而不開。日進生果三枚。水一勺而已。洪武壬午。過濟。求樂間。復至。成化乙巳。濟南衛指揮朱顯奏聞。

賜姓名王上能

有象列仙全傳卷第八終

列仙全傳卷之九

新都後學汪雲鵬輯補

姮娥拜得仙藥於神人未及自服其妻妻今移聞而竊食

之奔入月宮為姮娥

吳剛一作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月中伐桂創隨伐隨合

長乘公子周宣王時采薪叟也常散髮行歌曰巾金巾入

天門呼清精歛玄珠鳴天鼓養泥丸人皆莫之曉獨老

聃曰此活國中入其語奧矣斯皆修習無上真正之詞

得服三五守洞房之道者也

張天翁名堅字刺磧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嘗張羅得

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

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劉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其車，駕白龍，振策登天。劉翁乘餘龍追之，不及。既到玄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為上卿，侯改白雀之胤，不產于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為大山守，主生死之籍，以居中嶽。

為延壽周宣王時，史官曰：乞食公，西嶽真人也。楚莊公時，有市長宋來子，遇乞食公，乞市經日而歌曰：天定發變，華山源障陰邪。清晨按天馬來，詣太真家。真人無邪惡，何以戒百魔。一市人無解歌者，獨來子有悟，乃拜求師之。棄職隨逐，積十三年，公遂授中仙之道，以居中嶽。

王中嶽高唐縣鳴石山，岩高百仞餘，人以物扣岩，響甚清。

越晉太康中。甌士田宣隱於岩下。葉風霜月。常拊石自
娛。每見一人着白單衣。徘徊岩上。及曉方去。宣後令人
擊石自於岩上。潛伺俄果來。因邊執袂詰之。乃言姓王
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光類適方壺去
來。經此愛此石音響。故輒留聽。宣因求養生術。唯留一
石如雀卵。初則透空百步。漸烟霧障之。宣得石。含輒百
日不飢。

王次仲向結庵隱居泉濠山。善書。因變篆為隸。體世共宗。
微秦始皇聞而召之。欲爵以官。不至。始皇怒。復遣使欲
殺之。次仲變為大鳥。振翼而起。使者拜告曰。君乃飛去。
吾無以復命矣。奈何。須臾墮下三翻。使者乃持還報。因

名其處為落翻山

張麗英漢寧都縣張芒女也。生稟異質，面有奇光，居常不照鏡，但對紈扇如鑒焉。年十五，矢志入山修煉。遂世道長沙王吳芮聞之，使使來聘，麗英弗許。乃昇山之甚高處，謂使者曰：山有石鼓，中通洞天。若能鑿通之，當就相見也。使返，芮自率兵攻鑿。既通，忽紫雲霧起，少頃方見麗英在半空中，語曰：吾為金星之精，特降治此山耳。語訖，投下石鼓文一章而去。後人因名其山為金精山焉。

搜神記云道家以是山為第三十五福地
山為五三十一也

王暉魏時人，白羊公子之弟子也。居華嶽，然守嶺，常種黃精於溪側，虎豹為之耕耘，出入迭乘虎豹。後以道術傳

王法冲乃尸解而去。

翟天師名乾祐。峽中人。身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手過肩。前卧常虛枕。晚年稍稍言將來事。嘗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當有八人過此。可善待之。衆不之悟。其夜火焚數百家。方悟八人。火字也。每入山。虎群隨之。曾於江岸與弟子數十人玩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之。弟子兩人見月。在半天。樓殿金玉燦目。應接不暇。數息間不復見。

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為灰袋。乃翟天師晚年弟子也。翟先每戒其徒曰。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嘗大雪中衣單。襦入青城山。其茶投蘭若求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

此恐不能相庇。但言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冽。稍無息聲。曾慮道者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而祖寢流汗。請知其異人。將欲挽之。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不逾信宿。曾病口瘡。不食數月。骨立若木。遊衣人素神之。因為設道場齋散。忽起謂衆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乃張口如箕。五臟悉露。衆驚作禮。問之。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

敖仙。晉人。未詳其名字。江西上高縣北之五里。曰敖嶺。即真人得道處也。上有真人祠。磨劍石。煉丹井。下有冲直觀。宋熙寧中。樞密蔣之奇。行部至寶積寺。題詩曰。嘉節長岐路。區區夢幻身。何年一舉掖。仙去逐敖君。

王慕隱京口馬跡山。晉永嘉末，中原大亂，加以飢饉，死者相繼。慕於靜室飛章告天，祈救生靈。夜感神人語之曰：子念生民，吾今得以盼子矣。竟得仙教。

魏存華，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文康公舒之女也。幼而好道，精嘿恭介，讀老莊黃庭三傳，味真耽玄，常欲別居閒處。父母不許，二十四適太保掾劉文生。二子乃離隔齋于別寢，後得仙道，咸和九年仙去。

單道開，燉煌人，常衣麤褐，食細石子，晝夜不卧。石季龍時，從西來，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送至鄴，佛圖澄與語，不佞屈也。南入羅浮山，卒以尸置石室中，表宏為南海太守，登羅浮，見道開形骸如生。

祁嘉字孔賓。晉酒泉人。少清貧。好學。博通經傳。年二十餘。一夜窓外有人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脩飾人間。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涯。孔賓且而西遊。海渚。教授門生。張重華徵為儒林祭酒。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受業者。三千餘人。竟以求壽仙去。

黃道真。晉武陵人。弃俗。居高吾山。修道。後乘白鹿而去。

黃防。南昌人。為句容縣簿。遊至晨觀華陽洞。至蕊珠殿。一紫袍人。稱東方大夫。華陽洞主。謂曰。汝之遠祖。蕭史真人。命董變成。與汝成婚。令梁王清引上殿。見一女子。交拜。至清致詞云。華陽王女。聖世才郎。仙凡契合。如鳳求凰。今日相偶。和鳴。綢繆壽等。天地慶衍。無疆。宴終。恍如

夢覺即棄官入山學道竟成飛舉。

宋玄白不知何所人為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言談給麗得補腦還元之術卧雪中身不沾漬常遊名山辟穀養氣遇越州大旱請玄白祈禱經夕大雨後至信州遇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乃請之遽作法飛釘城隍雙目刺史韋德璘以為狂妖將加責辱玄白笑曰使君不悟劉根欲誅爾祖耶德璘恨須臾雨至以禮遣之後於撫州南城白日上昇。

陸法和素有道術能先知禍福北齊文宣時為江夏郢督理十州諸軍詣闕但稱荆山居士文宣嘗宴之於昭陽殿賜賚甚厚和亦隨緣盡散後隱于江陵百里洲梁侯

景之亂遣任約擊湘東王於江陵。法和率蠻兵敗約，禽之。封江陵縣公。慮梁室日頹，嘗大聚兵艦，欲襲襄陽。元帝使使止之。法和乃還州，望其城門，麻衣韋坐。及聞梁敗滅，衰服終身。臨解尸，縮止三尺許。後啓棺無尸。

神和子，姓屈穴，名無為。六朝時人。張詠嘗游京師，於封丘門逆旅遇一道流，與飲至醉。詠曰：「不知姓名，何以相識？」道者曰：「我神和子。異日見子於成都。」後詠守成都，始異其言。嘗物色訪之，弗得。後游天慶觀，觀壁上畫像，一道人儼然視其題曰：「神和子。詠惆悵不能已已。」

錢妙真與妹依陶隱居，日誦黃庭經，積功修行三十年。至梁普通二年，道成，忽披白衣入茅山燕洞，妹後至洞已。

高矣。唐大寶間，建宮名燕洞宮。至今有紫萸浦碧桃花在焉。

劉珍，廣漢什方人。隋開皇中，居安樂山，忽取所齋道書，鍾磬對于石室中。曰：後三十年當有聖君取之。吾功行已成，四月之望當昇天矣。是日自以火化。往見隋文帝，帝遣使至山訪其事。令建三觀。後唐太宗遣取丹經、鍾磬以進，顯慶中，詔書孝淑撰三觀記。治平中，賜額延真。

潘師正，宗城人，隱居嵩山逍遙谷。唐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高宗尊真之，詔卽其廬作觀。時太常獻新樂，遂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年九十八而逝，贈體玄先生、司馬，承禎盡得其道。

謝自然蜀梓陽女真也。幼而悟道。遇師示以黃老仙經。一覽皆如舊讀。及長。風神清爽。言談迥異。年四十。出遊名山。洞府靈跡之所無不抵歷。聞司馬承禎在天台玉霄峯。遂往師之。終日為採薪執爨。禎憐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堪此。然爾果何所欲。自然悲請曰。萬里向師。惟求度世耳。承禎恐泄慢大道。沉吟未敢。卽傳復逾歲。自然感嘆曰。明師未錄命也。因登玉霄峯。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遂辭禎去。乃浮一席。欲航海至蓬萊。會遇新羅舟載之。數月。見水怪甚多。風濤洶惡。遂依一山。歇泊。自然獨登山。眇睽見道士數人。侍者皆青衣。中一道士。花冠霞帔。狀貌端美。令青衣問自然何往。對曰。往蓬萊尋

師求度世法道士咸咲曰蓬萊隔弱水三千里非舟可通非仙莫到天台有司馬承禎者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爾之師也盍求之俄聞舟師呼促登舟忽風發飄三日夜仍到天台自然趨見承禎具言其事並謝前言於是擇日升壇授以上清秘法後歸蜀於貞元十年白日昇

天

與熊備真同與

胡惠起字警俗唐則天以蒲輪召之引見武成殿問仙術惟陳道德帝王治化之原遣使送歸復賜書有曰軒曆之廣成漢朝之河上後白至蟾云胡天師字拔俗唐長慶三年二月十六日命躬予於伏龍岡造壇解蛻年數百歲謚洞真先生

御紫陽。名思權。臨川人。隱麻姑山中。唐開元末。感虎駕雷車之異。奄忽而化。靈昌太守李邕作碑紀其事。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笏。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多

見之。不測其年壽。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病得藥即

愈。人皆謂之神醫。得錢皆施與人。唐周寶鎮浙西時。七

七復賣藥。寶聞之。召見。謂曰。鶴林杜鵑花。天下奇絕。嘗

聞能開。刻花可副。重九乎。七七曰。諾。及九日。花果爛

爛如春。寶遊賞。累日。花忽不見。適會賓主。趨迎。有佐酒

倡優。輕侮之。乃白主人欲以二栗為令。可乎。咸喜。謂必

有戲術。於是。以栗巡行。接者皆聞異香。唯侮笑者。栗化

作石。綴在鼻。掣拽不落。穢氣不可聞。且起狂舞。花鈿透

地相次悲啼。鼓樂皆自作。四坐笑皆絕。倒久之相為祈謝。石自落。復為粟花。鈿悉如舊。諸術尚多。不可勝記。

李昇。字雲舉。江夏人。唐德宗甲午年生。幼而聰悟。及長博通群書。机捷。出口成章。性高古。師少室山道士。學煉氣養形之術。時元稹白居易與之友。謂昇曰。生當太平之世。何不就榮祿。而久為布衣。曰。不為世徵徵。亦不就。以詩酒延留。歲月。值宗貞子歲。黃巢犯闕。徙居之宛陵。久之容貌光澤。鬚髮更黑。目瞳且方。牙齒尖銳。如棗核。忽告人曰。厭此兵革紛紛。不如去矣。時年一百四十七歲。翌日氣絕。顏色不變。舉之就棺。空衣而已。

賈文禕。字子安。好道得仙。偶過江夏辛氏酒館。而飲焉。辛

復飲之。巨觴明日復來。辛不待索而飲之。如是者數載。累無愆意。乃謂辛曰。多負酒錢。今當少醉。於是取橘皮向壁間。画一鶴。曰。客來飲。但令拍手歌之。鶴必下。舞後客至飲。鶴果踟躕而舞。回旋宛轉。曲中音律遠近莫不集飲而觀之。踰十年。辛氏家貨巨萬矣。一日。子安至館。曰。向飲君酒。所償何如。辛氏謝曰。賴先生画黃鶴。因獲百倍。願少留謝。子安笑曰。來詎為此。取笛數弄。須臾白雲自空而下。画鶴飛至子安前。遂跨鶴乘雲而去。辛氏卽于飛昇處。建樓名黃鶴樓焉。

杜光庭。唐縉雲人。咸通中。與鄭雲叟賦萬言不中。遂入天台學道。應制為道門領袖。僖宗時從幸興元。後隱于青城。

城山蜀王建封為廣城先生年八十五而逝人以為尸
解去有文集百卷。

劉無名嘗夜坐守庚申服雄黃後見一鬼使告之曰我來
攝君君頭上有黃光數丈不可近一金二石謂之丹君
服其石更服其金則鬼籍落名青華定錄矣後遇青華
真人授丹訣曰鉛為君汞為臣石為使黃芽為田遂能
口內煉汞成金竟得仙去

葉千韶字魯聰建昌人少事西山道士學十二真君道能
辟穀服氣嘗獨居山中大雨雹忽一白衣人言君道
德臻備仙籍褒升猶當在人間役使用鬼神今奉詔授君
天壽韶焚香讀之若人間兵籍也自是能立致風雨驅

使雷電救人疾疫其應如響後遍遊天下至唐咸通間
遊至濠州刺史劉昉忽中風召治則書符二通貼於之
脅腿處曰驅風從脚出風果冷冷然自脚心出而愈後
隱西山不見

山圖隴西人少好乘馬馬蹏之折其脚遇山中道人教令
服地黃苦參散服之一歲而脚愈身輕復遇道人言能
隨吾使汝不死圖卽隨之遍游名山踰六十年一日歸
家正母死葬畢復去遂莫知所之矣

晏仙人嘗採樵鄞江山間見一道人食桃餘半顆與之食
遂能前知人之禍福汀人目曰晏仙人

揚州志尚清虛唐景福中自京兆至眉州乃藥曰昔史

通平先生得三一之旨。修之已。白日升天。獨無繼者。平遂往青神縣。遊仙觀三十餘載。感五岳丈人希受真君降。授以朱明龍文。亦得尸解之道。

紫通玄。陝州閿鄉人。為道士于承天觀。自言百餘歲。言其末事。歷歷可紀。善辟穀。長嘯。最喜飲酒。宋太宗召至。懇求還真宗祀。汾陰亦召對。明年春。通玄作遺表。遣弟子詣闕。又集官僚士庶。言生死之要。夜分盥濯焚香。遲明而逝。

少微。亳州真源人。隱華山潼谷。密邈陳希夷所居。志尚清潔。善服氣。多餌藥。百餘歲。康強無疾。宋太宗召至闕。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為獻。留月餘。請還山。尋卒。

趙自然居銅陵縣陶村者種杏煉丹宋太平興國中一夕
夢真君授以篆法遂能篆又夢食以栢枝遂不食雍熙
中召至闕下賜觀于鳳凰山。

張無夢永嘉開元觀羽士宋真宗召對講易謙卦真宗問
曰獨說謙卦何也對曰方大有時宜守之以謙復命請
還元籙敷對詳明真宗大悅宸翰特賜以詩寵其還山
無幾戶解。

後道士居清溪天樂觀年八十餘夢大羅天賜詩因白衆
尸解而去。

抱一道上姓趙深泉人嘗遇一老人篋中取物餌之狀如
蘆服又與一小瓢中有藥如葦豆曰遇有疾者施之自

是通粒。宋真宗東封召見賜名抱一。

元桂林人號桂華子。為道士于七星山於詩妙究精
微。無天禧中。世逝。謂門人曰。榮謝當然。未喪之文。予其
嗣之。盡出平生所作詩二百餘篇授之。曰。凡吾之所得
子之所知必傳之。有桂華集存。世後人見之於武夷。

林通賢。宋咸平初來寓長洲之明覺禪院。常以酒肉自縱。
酒家或遇其飲。則售酒數倍于他日。人稱為酒仙。語人
禍福必驗。以符治病必痊。時創佛舍。助錢數百萬。未嘗
稱巧於人。而人不知所自來。

郭上竈。宋天禧中。以傭淪湯滌滌器。汴州橋茶肆。一日遇純
陽。隨去十餘年。復歸。謂趙長官曰。大數垂盡。願施一小

棺棺首可穿一穴插通節竹於穴中趙許諾明日汲水
浣身卧槐下遂絕葬於河岸是秋水漲趙往視之獲棺
無尸。

甄棲玄字道淵號神光子博涉經傳長於詩賦應舉不第
嘆曰勞神敝精以博虛名遂讀道家書以自娛初訪牢
山華蓋先生久之遊京師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宋祥
符中寓晉州紫極宮性和靜怡淡晉人愛之年七十五
遇許旌陽曰汝風神秀異雖老亦可仙因授鍊形養元
之訣行之二三年顏童髮黑盤高躡險輕若飛舉或月
餘不食乾興元年冬坐磚榻而卒月餘形如生衆始知
其尸解去

管歸真錢塘人。天聖間遇一青衣，自言姓邊氏，有點化黃白之術，願以為贈。歸真問曰：「歷歲久遠，不曰五百歲後當復爾。」歸真謝曰：「得不悞後人也。」青衣以手加額曰：「子真人也。吾有紫府符法珍藏已久，今豈可隱乎？」於是遂受之。不踰年，符法大振。祥符中，召赴闕行符救病，無一不愈。京師旱，召歸真作法，龍虎飛隲，膏雨大霑。加大法師，賜號正白先生。一日，召其徒告之曰：「綉衣使者告吾功業成。」帝召任職矣。遂偃然而化。熙寧中，趙抃守揚州，記其行事。

魚肉道人，不詳其姓氏。家成都，生于宋天聖中。兒時手足攣縮，瘖不能言。遇異人以藥一粒納之口中，遂能言。行

知隱匿事。遇武當孫坦先生曰：羅浮山王野人，五代時
惠州刺史棄官學道，宜往拜之。道人至羅浮，緣藤上崖，
見野人踞坐拜畢，拱立。野人曰：子可教。取魚肉與食。道
人自此能食生肉。紹興末，召封達直先生。王野人附

藍荷。宋龍川人舉進士不第，乃隱於霍山，常吹笛賦詩。云
太一亭前是我家，甯床書史足生涯。春深帶酒不歸去，
老却碧桃無限花。嘗自云是羅浮山仙人。一日飛昇而
去，後有人見於洛陽，布衣百結，入酒肆中，一飲數斗，常
置紙百張於足下，令人片片拽之，無一破者。蓋身輕也。
是日復置紙於足下，令人取盡，足浮風雲，脩脩而去。有
仙鶴南來迎之，空中歷歷聞笙簫聲。

趙崇宋曹州人。弃官隱居番禺。汴京景德寺有異僧曰志言。人傳崇與僧常以偈頌相寄。萬里間數日即達。崇死。值盛夏。尸不變。

劉混康。晉陵人。幼遇異人。授以咒術。治疾輒驗。宋仁宗聞而召之。事皆稱旨。後住茅山。賜號葆真冲和先生。

侯谷神。為沂州道正。貌古形臞。酷慕神仙。黃白之術。一日一鵝。交道士入觀中。少話間。袖出丸藥一粒。與谷神啖之。年八十有五。忽沐浴。別諸弟子。梳肱而羽化。

楊父號越漁翁。生一女。絕色。有謝生求娶。父曰。吾女有詩一聯。能續之則可。詩曰。珠奩半窻月。脩竹一簾風。生日。何事今宵景。無人解與同。女曰。天生吾婿。遂偶之。七年。

忽瞑目而逝。後生見之江中。曰：吾本水仙，暫謫人間耳。崔自然，巢縣人，少好道，得服松脂法。後隱于城南洞中，辟穀修煉，積雪凝寒，嘗于溪中澡浴。每入山，虎豹見之皆馴服。一日謂其徒曰：我為仙官所召，語訖而逝。有人自豫章來者，見之于道。今石床藥鼎見存。

陳葆光住晉陵天慶觀，嘗夢玄武神舉白壁授之，遂善符篆，治病立應。撰丹神篆求三卷存世。

韋恕女及笄，有張老者，六合縣之園叟也。自求婚于恕，恕曰：卽下聘錢五百緡，方可。老諾不移時，而錢至。旣娶，老負饘糲地鬻，疏不輟。女執爨濯。一日女來辭，恕曰：玉屋山下有小莊，今隨婿往。他日煩令大兄來相訪。後恕令

男義方訪之至一甲第見青衣輩引一衣冠人卽張老也喜曰賢妹正梳頭卽延入見宴款累日別時奉金三十鎰并一舊薦帽曰金多不便提攜可持此帽于揚州王老家取錢一千萬義方歸告復訪王老果如數得錢再尋之不復有路矣

劉野夫青州人居東都嘗約龔德莊曰君家人夕必出我夕當往見君德莊至晚坐待火之見火自門起德莊遂冒烈焰而出四傍皆燼翌日野夫來曰君家人幸出可資也陳瑩中尤深重之宋政和間寓興國寺人計其壽一百四十五歲

許疇自言高陽人少舉進士不第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

岳名山湖府無不徧歷。石崖層壁人不及處。卽題云許
借自峨嵋尋。偃月子到此。或詰之曰。我天仙也。向在崑
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後當春景。插花
滿頭。於酒樓上醉歌。身雲飛去。

蘇舜卿字子美。長於詩。與梅聖俞齊名。徙居蘇州。買水石
作滄浪亭。號滄浪翁。後崔存遇於王屋山。問曰。世傳學
士仙矣。良久曰。瀛洲有召。遂飛去。

沈麟字廷瑞。彬之子也。學道於王筍山。常衣單褐。風雪不
易嘗酒。工詩。時呼為沈道者。有詩寄故人陳智周云。名
山相別後。此去會難期。金鼎消紅日。丹田老紫芝。訪君
雖有路。懷我豈無詩。休羨繁華事。百年能幾時。後尸解。

而去。

牟羅漢有人名安。如峨山陟上清坂。忽遇尊者顧笑曰。汝飢何不食栢子耶。言訖。摘子投其口。髻者不復見矣。於是遂不火食。一日江水暴漲。舟不可行。或懸指其笠曰。乘此渡可乎。安遂置笠水面。趺坐其上。截江以濟。人乎為牟羅漢云。

劉遁宋丁謂嘗拔之。往來。一日遁作詩贈謂。有他時駕鶴游滄海。同看蓬萊海上春之句。謂當未解及南還。見之于崖州。謂方悟遁異人也。遂與之泛舟海上而飲。曰。成子之詩意矣。

李常在蜀人。少治道術。人累世見之初。有二男一女。婚娶。

已畢。乃去。唯二弟子隨之。後各以青竹杖度二弟子身。遣歸家。置杖卧床。逕還。其家并見兒尸在床。各泣而埋之。百餘日。有人於鄂縣逢二子。隨常在。因附書達家。各發棺視之。惟一青竹杖耳。常在。又娶婦。前婦令子往尋之。常在曰。婦欲來見我。法不得見。見見婦泣而訣去。

張遠。霄。眉山人。一日見老人持竹弓一。鉄彈三。云。質錢三百千。張無靳色。老人曰。吾彈能辟疫癘。宜寶而用之。再見老人。遂授以度世法。熟寐見老人。目各有兩瞳子。後往白鶴山垂釣。西湖峯上遇一老人。曰。四百老人子之師也。尚不記授竹弓鉄彈時耶。遠霄遂大悟。而成仙。華賢孝先。成都人。宋至和二年。游青城山。至一村莊。遇老人。

延之坐因壞其竹床。孝先不自安。請償其直。老人笑曰。成毀數也。子但視其下。書云。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為。費孝先壞。孝先計之。已二百餘年。遂懇拜為師。得授易義之秘。竟以卜鳴天下而仙去。

張道清。郢州人。宋熙寧間。住鄂渚九宮山。修煉。聲動禁中。光宗嘗有疾。召道清治之。以符水進。立愈。修黜之。父光景加書。因賜號真君。寧宗親書。欽天瑞慶宮五字。賜之。謝枋得詩。真人何代結。出棲累世奎章煥。紫泥日月高。奔黃道近。衡廬傍出玉繩低。

二張仙翁。一名道溫。京兆人。一名崇真。澤州人。同居澤州。上司社。修真觀。偕出東遊海島。遇劉長生。密傳妙法。後

歸結茅于舊棲相繼坐蛻。瘞之同穴。皆傳同仙去云。
張先生貴池人。少遇異人得道。結廬齊山中。常默不語。士
大夫問之。直視不對。終日端坐廬下。三十年。神觀超然。
毛髮玄潤。肌理如玉雪。宋政和間。尸解而去。後沔陽蕭
行美年九十餘。篤行履。素嘗游對融山。遇一老人。自稱
張先生。指草一叢曰。移栽之。可煮鐵成銀。但勿漏泄。行
美受教。遂移草歸。試之果然。久之漸泄其秘。一夕大風
雨。漂失其草。再入山求訪之。俱不復見矣。

揚權。盱江人。自少穎悟不群。聞張真牧有道行。即往從之。
真牧授以九返之術。曰。逢江真行。至泥則止。後舟宿九
江。江沱紫便悟。遂結廬修煉其中。時大疫。施以符水。輒

效遠近慕之。後作頌而解去。宋咸淳中。封通慧孚惠真

人

裴老人。世居江左。得道游閩。愛清源山。遂卜居其下。嘗自
吟曰。好酒啜三杯。好花插一枝。思量今古事。安樂是便
宜。凡遇飲。只三杯而止。元所居處。有虎十餘。旬日必食
一人。裴老每十餘日買肉一塊以飼之。且祝曰。食此肉
毋食人肉。久之。虎為所化。絕不傷人。裴老常到泉城。朝
牲暮還。其虎迭候裴老於郭外。負之而歸。又嘗游嵩福
山頂。渴無水。以拳扣石磐。磐微傾。甘泉漸出。至今一人
飲之不盈。百人飲之不竭。卽聖泉岩也。隰里有相公廟。
者。鄉人祈禱之立應。每有三牲祭獻。則看官是巫戒人

母得窺伺而神必食其半。每一年必生食一孩童。鄉人咸輸出幼子以薦之。不爾凶荒災疫立降。一老翁年八十餘。只一孫。鄉人推飼之。翁未忍抱孫於廟門而泣。裴老適見之。詢得其情。因代翁抱其孫。以斗覆燈待之。至夜半。相公口中轟轟有聲。腥氣逼面。遽出火視之。皆臭虫也。遂抱兇出。及明取熱水澆之。臭虫死。相公亦不靈。而害遂除。又泉城諸父老。每歲中秋夜。共推年登八十七者一人。架高座於橋。老者坐其上。夜靜皆見紅燄一對。自雲中來迎去。其子孫親戚。卽設酒樂延賓。宴樂其下。以爲祖考升仙矣。因名橋曰登仙。里中老人唯恐不與也。裴老偶過之。拊心曰。祟也。吾當爲除之。泉人素敬信。

裴老求。是遂仗劍升座。俄紅燈來以劍擊之。血流滿地。衆始訝異。天明依血踪至清源山後。見大磐石下一大蛇被傷。伏其下。衆競刺殺之。傍一洞皆向登仙人骨也。裴老令其子孫卜穴而合葬之。後裴老忽登清源上洞。蛻骨而去。土人塗其骨。即石室中祀之。因名蛻岩焉。

張秉。武陵人。一日行于山澤間。遇仙女曰帝以君功在吳分。故遣相配偶。生子以木德王其地。且約踰年再會于此。秉如期往。果見女。以襁褓中子付秉曰。當世世相承。血食吳楚。後子名勳。為祠山仙長。

甲志云。尋吾人號通真子。父母亡。自負土築墓。一日捨妻子。為黃冠。居唐縣磨岩。坐栢樹下一磨石。日乞食村落。

夜還宿石上。每有猛獸巨蛇見之。皆俛首而退。里人咸異之。為創觀居焉。年八十而逝。

吳守一。蘭陵人。早為黃冠。後從淵然劉真人受煉度秘術。入琅琊神峯山之陽。棲霞辟穀有年。忽一道人入庵與語。須臾袖中出茶一包。命烹其殼。出戶。道人不見。自是年逾九十。鶴髮童顏。羽化之夕。奇香滿室。白鶴澆空者移日。

程守善。金城狄道人。含真養素。禱雨治疾。立應所居。萬壽觀。栝槐復茂。至正中。無恙而逝。賜號通真子。

吉志通。邵陽人。幼穎悟。師喬潛道。及潘清客。博學令聞。後居武當山。十年不火食。但餌黃精蒼朮。精神澄澈。行步

若飛。一日召弟子戒以珍重道教言訖。曲肱而逝。時元中統甲子歲也。

王當陽。桐汭人。元初遇異人。能幻化之術。後遊武當而歸於郡南平頂山。建昇平道院。修煉其中。撰述精語。年九十餘。忽端坐而化。

張得一。台州人。有忻解元所居後嶺山林深邃。人跡罕及。嘗有樵者至山顛。見小草菴。一道姑坐其中。歸告忻。忻即策杖訪焉。佇立良久。俟出定。開目乃前。作禮問先生何處人。何年至此。不荅。又曰。欲蓋小屋。與先生蔽風雨。可乎。亦不荅。忻竟召王作屋。且築土壺。以供宴坐。時得二年。方弱冠。欲棄家學道。齋香拜謁。啓曰。某妄意修真。

未知前程可以達道否。姑欣然應之曰。汝當逢至訣。宜速離此。吾授汝數語。能賢持受行之。不可勝用矣。云。心湛湛而無動。氣綿綿而徘徊。精滄滄而運轉。神混混而往來。開崑崙於七竅。散元氣於九垓。鑿破玉闕。神光方顯。寂然圓郭。一任去來。張矍然有悟。歸告家人。遂遠遊不復還。故里每歲八月中。祥光見焉。或有仙鶴飛鳴。遠近咸覩。

梁野人。名戴。長沙人。父兄皆儒業。獨戴慕尚道造。得鉛汞修煉之術。嘗晝寢三清殿後銅像之側。夢金人長丈餘。提其左手。以一金錢按之。戒曰。汝欲錢時。但縮左手。袖中振迅。則錢隨取。多寡慎勿妄漏。戴拜受。恍然而寤。歸

左掌微痛視之隱隱有錢頂謝訖試之果驗以後益放曠飲酒自娛其母責之曰吾生二子莫以終身爾兒少年登科汝落魄如此吾何所望乎欲遊外方母留之不可遂去十二年無消息兄顏守廬州戴謁之顏見且喜且悲飲之酒數行曰吾為邦伯豈忍見弟藍縷令換衣冠戴曰山林風致唯事內觀何索我於形骸之外即出寄旅即醉卧夜半有錢聲主驚起曰此道人必偷兒也何錢聲之多穴隙窺之一無所睹且而伺其出錢緝推梁半壁上有書貽太守曰弟野人以烟蘿侶久候不果奉辭唯異珍重有少錢煩周卹貧乏仍遺下所著敝衣異香襲人殆非世所嘗聞驗其去蹤撥屋瓦少偏乘空

而升。後不知所往。

鄧牧。錢塘人。通老莊諸書。下筆追古作者。嘗居餘杭洞霄宮。之超然館。經月不出。四方名勝以文字詣者交至。非其人。雖千金購之弗與也。元大德間。無恙而逝。所著有洞霄志文稿。

張金箒。山西平陽人。多幻術。聞濟源湫水之蹟。往視之。對水沉思。久之。曰。不過術耳。歸以後。圃鑿池。積水設机。亦能既物。有一老道流至。問曰。聞君多術。故來探耳。張引觀池。老道笑曰。他日請遊寒窟。亦可為樂。數日後。遣二童子各騎龍。邀張龍友。童鞭之。始伏。至一長山。枯松落落。上有國壁。老道危坐其中。曰。老夫不欲涉塵世。以二

足置他所俟取至為禮張見兩腿兀然倚壁老道以手
搯之腿自轉及其體施禮畢謂張曰君後日必為術鬼
不若移家至此同享仙境之樂張謝不能老道為童往
移倏忽之間張之房業男女皆在目前張大驚俄頃忽
不見止留張在荒山中尋路久之還家問前故皆曰未
嘗少移也

高皇帝聞之召至問其用術何似對曰臣術能採蓮為戲
瓶中又能出五色雲即

命為之袖中取一鐵瓶書五符與水投瓶中用火四炙
初出如縷漸勃然五色雲迷布上下又以蓮子撒河中
須臾蓮花萬柄挺出復以紙剪作採蓮舡投之美女無

數俱在舡採蓮競唱吳歌為樂

上不覺大笑忽失所在人舡俱不見矣

童伯華成化間居泉州能呼風喚雨無不立至又嘗賣雷

圖一雷符賣錢一文兒童輩常買之藏符于手心到雙

門前開手雷即應聲而震後登清源山坐岩門尸解

周思得錢塘人少穎悟從四十三代天師張守初讀道家

書求樂初召至京嘗扈從北征寵賚優出旨德正統間

累封崇教弘道高士領道錄司事卒年九十二贈通靈

真人